





J
10914

3

17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璧家趙



種七十第

電

作創金巴



行印司公刷印書圖友良海上

1936

No. 340

序

《電》是雨的續篇，寫完了牠，我的「愛情的三部曲」算是完成了。

《說電》是一部戀愛小說，也許有人覺得不恰當。因為在電裏面，戀愛的氛圍氣比較淡多了。《電》和《雨》中間的距離與《霧》和《霧》中間的距離相等。

但是我仍把戀愛作了這小說的主題。事實上這三部曲所注重的是性格的描寫，我用戀愛事件來表現一個人的性格。《霧》的主人公周如水是一種性格，模糊的，柔弱的；《雨》的主人公吳仁民是一種性格，粗獷的，浮躁的，但比周如水已有了進步；至於《電》裏面的李佩珠的性格則可以說是近乎健全

了。

不過電和雨不同，和霧更有差別。電裏面的主人公有好幾個，而且頭緒很多，牠很適合電這個題目，因為恰像幾股電光接連地在漆黑的天空裏閃耀。

還有一個短篇，這算是一個小小的插曲，牠應該放在霧的後面，現在却收在我最近的一本短篇集沉默裏了。電裏面的幾個人物，慧，敏，明，碧，影都會在霧裏面現身過。

這小說是在一個極其安舒的環境裏寫下來的。一個朋友讓我住在他寄寓的花園裏面，過了三個星期的清閒生活，使我從容地完成了這「愛情的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我應該在這裏感謝他。

一九三四年九月在北平

「佩珠，佩珠。」

一個青年學生站在石階上用手機敲着窗板，低聲喚着那名字。

「是賈嗎？你等一下罷。」從房裏送出來一個清脆的聲音。

「你還沒有起來？他們要你到維那裏去。」學生說着微微地笑了。

「什麼事情？這樣早，我還沒看見太陽呢！」一個女郎在房間裏帶笑地說。

「你要等太陽？要到下午太陽纔會照到你的背上來！」學生撲嗤笑了起來，接着又催促道：「快點，快點。」

房門輕輕地響一聲，便開了，一個年青的女郎從裏面走出來，她走到學生的身邊，把右手在他的肩上一拍，微笑地責備說：「你這頑皮的樣子，這麼早就把人家吵醒了。究竟有什麼事情？」

學生把臉掉過來看了看女郎的鵝蛋形的臉，笑一笑，接着就換了一個莊嚴的表情低聲說：「有人從S地來了。誰他們要你去。」

這時候吹起了一陣微風，天井裏那株樹上許多隻麻雀吵鬧地叫起來。學生的話被這叫聲掩蓋了。但是在女郎的心裏牠們却清晰地響着。

有人從S地來，這麼早他們就要她去，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佩
佩這樣一想，她的面容也就變得莊嚴了。

「好，我就跟你去，你等我一下，」她低低地對學生說，就往房裏走，那學生跟着她進了房間。

房裏的陳設很簡單：一張大的架子床橫在中間，把房間隔成了兩部分，帳子垂下來遮住了後面一部分的地位，但床頭留了一些空間通到裏面去。靠着窗放一張書桌，一個書架，此外還有一張小方桌和椅子，凳子。

這個叫做賢的學生是常來這裏的客人，他用不着受什麼款待。他一進屋，就動手翻閱桌上的書報和紙件，好像是在自己的家裏一樣。女郎並不干涉他，讓他做着他所願做的事。她卻捧了面盆走出這房間，通過天井進裏面去了。

過了一會兒女郎又捧了面盆進來。她問道：「你等得不耐煩了嗎？」
「沒有什麼，我在看你父親的來信，很有意思。」學生高興地回答

着，他的眼睛還在信紙上。

「我父親很配做一個說教者，他給我寫信和他給別的學生寫信都是一樣的口氣。許多人都說他的道學氣太重。你高興和他通信嗎？」佩珠已經走進裏面去了，她的這些話都是從床後面傳出來的。

「好，佩珠，你就給我介紹。……你得了德華的信嗎？她什麼時候回來？」賢摺好信，依舊把他夾在一本書裏面。他想到了另一件事情。他想到了德華。德華是一個女學生，她就住在佩珠這裏。但目前回鄉下去了。

「我昨天還接到她的信。她大概就在這兩天回來。」佩珠在裏面回答說，過後走出來。她忽然帶笑地問：「明怎麼樣？」

「你不是常常看見他嗎？他永遠忙碌着，不喜歡說話，總是帶着憂愁的面孔，」賢把信封拋擲在桌上，回頭去看佩珠。「慧說明愛上了德華，

「我却不信！」

「你這孩子，你還不懂得這些事情。我們走罷。」佩珠玩笑似地在賈的肩頭拍了一下就拉着他走出房門，把門鎖了。

他們快走出大門，一個聲音便從後面追來：「佩珠，這麼早你出去？」一個老太婆正走下天井來喚他們。「吃了早飯再走，賢，你也留着。」她用一對帶笑的眼睛看着這兩個年青的面孔。

「我不吃。我陪着賢到學校去。」佩珠站住了，對着老太婆微微一笑。臉部的表情是很親切的。

「林舍，賢也笑着喚那個老太婆。」

「你們年青人整天忙着，究竟幹些什麼？你們吃過早飯再走呀！」老太婆大聲說着便向他們走來。她走得快，不管她有着一個肥胖的身體和

雙纏過的小脚。頭髮已經灰白了，但圓臉上還有些光澤，那笑容時常留在她的臉上。她愛這些年青人，好像愛他的兒子；他們也愛她，把她當作母親一般。

「英還在睡嗎？」賢這樣問，英是林舍的兒子，剛剛在初中畢業了。但他不是林舍親生的，他是買來的。在這城裏有一種習慣，沒有兒子的人家可以花錢買了小孩來養。

「他睡得很好。昨晚上他很晚纔回來。」林舍溫和地回答說，又笑着問：「你們要叫他起來嗎？」

「不要叫，讓他好好地睡罷，」佩珠連忙阻止說。「我們走了。」兩個人走出來，和林舍打一個招呼。讓林舍把門關了。

街道上很靜寂，沒有別的行人。全是石板舖的窄路，青草在路邊石板

縫隙裏生長着，顯出得意的姿態。陽光染黃了半段牆頭，幾株龍眼樹從院子裏伸出頭來。空氣裏充滿了早晨的香氣。這兩個青年正迎着太陽走，把整個身子都沐浴在光明裏面。

佩珠好幾次在街中停了脚步，仰起頭半閉着眼睛，深深呼吸了幾口，彷彿要把光明都吸進肚裏去，過後她帶了感動的表情低低叫出了幾個「呵」字。賢在旁邊默默地看着她，臉上帶了好奇的笑。

「快點走，快點走，不然他們又會說是我耽擱了，」賢終於忍不住催促起來。

「你這孩子，倒這麼厲害。」佩珠又把手在他的肩頭拍一下。她比他差不多要高過一個頭。他已經過了十六歲，但看起來却只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你加入我們裏面來有多久了？」

「兩年了，」賢得意地說，他做了一個姿勢，好像要把他的年紀顯得更大一點。

佩珠笑了，這是善意的笑。她忽然止了笑問道：「你猜我有多年的歷史？」

「誰知道？他們只告訴過我，你到這裏來也不過兩年多，」賢直率地回答。這時候他們穿過了一條熱鬧的馬路，走進另一條石板鋪的窄巷裏去。

「不說這個了。賢，我問你，你也覺得太陽可愛嗎？」佩珠換過話題這樣問道。

「太陽常常把人頭都要晒焦了。牠有什麼可愛？我只喜歡雪。聽說在你們那裏每年冬天都要落雪。是那麼白，那麼乾淨。我們這裏却永遠看不

見，「賢帶了渴望的神情說。他極力在想像裏去尋找雪的形狀。他彷彿看見一片白的發光的東西蓋住了一切，房屋，樹木，土地，全是白的。沒有風，沒有寒冷，沒有黑暗。」

「那麼，我帶你到我們那裏去罷，」佩珠忍住笑說。

「不，我不能去，我這裏有事情。人不應該隨着自己的意思到處跑。工作更重要。」賢換了嚴肅的表情說。

佩珠又笑了：「你說話，就像我父親。你將來也是一個說教者。……太陽，那樣可愛，當我沐浴在陽光裏的時候，我真想把整個身子都溶化在那金光裏面。……牠點燃了我心裏的火，牠把我的血燒起來。我只覺得身體內裝滿了什麼東西，要發洩出來一般。」她說到這兒又把頭仰起望着那乳藍色的天空，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氣，臉上露了笑容，過後又更輕快地往

前面走了。

賢一面走着，一面帶了笑容看她。他也覺得很輕快，好像全個身子就要往空中飛。他的眼前的一切全是鮮明的，清潔的，他的心也是這樣。他是這樣的一個青年，他沒有悲哀，他沒有憎恨，一隻溫暖的手常常愛撫着他。給他掃去了一切。這手不是一個人的，是許多人的。過去的兩年不會給了他一點痛的回憶。

「佩珠，你有弟弟嗎？」他忽然想到這句話，便開口問，兩隻黑眼睛定在佩珠的臉上。

「你這孩子，我不是告訴過你好幾次了嗎？」佩珠把手輕輕在他的頭上一拍責備似地說。「你的記性這樣壞。」

「我希望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姊姊，」賢把一對黑眸子轉了一圈，換了

個莊嚴的表情，他又把嘴閉起來，包住了他的略略突出的牙齒，那神情很有些可笑。

佩珠忍不住撲嗤笑了：『你不要做這種傻樣子罷。你這張小嘴真有趣，說些話總是甜甜的，怪不得大家都喜歡你，你的姊姊不是多着嗎？』
『碧也是，慧也是，影也是，德華也是，還有許許多多。我有什麼特別好呢？』

『但是我特別喜歡你』，賈說着滿意地微笑了，他的一嘴的白牙齒又完全露了出來。『大家都說你好。』他拉着她的一隻膀子，像一個頑皮的孩子那樣地糾纏着。

佩珠一面笑，一面撫摩他的被亂髮蓋着的圓圓的頭，口裏說：『你是被大家媽養慣了的孩子。我們以後應該嚴厲地教訓你才對。……現在好好

地走罷。快到了。』她掙脫了他的手，走開在一邊，把衣服整理了一下。她穿着普通女學生的裝束：花格子布的短衫，配着青的短裙，一頭濃髮飄散地垂在腦後。賢也不再露笑容了。他見了那個院子，一株龍眼樹從裏面伸出頭來，恰恰遮住了門前的陽光，對面是一堵破舊的牆壁，牆頭生長着龍舌蘭和仙人掌，街心的石板已經破碎了大半，路顯得很不平坦，草從縫隙裏茂盛地生長出來。是一條荒涼的陋巷，是一個修建了多年的舊院子。

『到了』，好像有一個聲音在他的心裏叫起來。他覺得很高興，便加速了脚步，把佩珠牽在後面，很快地走到了那門前。

賢上了石階，把一隻小手在那油漆剝落了的黃色的門上擱着，這時候佩珠已經趕上來了，只聽見裏面有人用本地話問道：『什麼人？』

『誰，是我，』賢分辨得出這是誰的聲音，他用本地話回答着。

門開了，露了一個縫隙，一個穿藏青西裝的長身青年現了一下，給外面的兩人打個招呼，讓出一個地位，給他們走進去了。於是大門又關起來，關閉了裏面的一切，靜靜的，沒有一點聲音。

佩珠和賢進了雄的書齋，那裏面已經有了好幾個人，他們正擠在一張方桌旁邊，俯着頭看什麼東西，聽見說佩珠來了，便站開來招呼她。而賢却在這時候出去了。

『我來遲了』，佩珠抱歉地說；她一面把眼睛兒在每個人的臉上轉了一下。一個似乎是陌生的，但又是熟習的面孔留住了她的眼光。一個身材略微高大的人站在她的面前，伸出一隻肥大的手給她，用清朗的聲音說：『佩珠，你好嗎？』那略帶了點蒼老樣子的圓臉上露了一個微笑。

『仁民，是你！賢這頑皮的孩子却不早告訴我！』她快活地伸出手給

那肥大的手掌握了。

仁民微微一笑慢慢兒放開了佩珠的手。在旁邊一個方臉闊嘴的漢子接口說：「他剃光了鬍子，我們幾乎不認識他了。」他親密地把手在仁民的肩上拍着。

「你來，我們更熱鬧了，你預備在這裏久住嗎？」佩珠的一雙清澄的大眼睛射出了喜悅的光輝，她溫和地望着仁民的臉，等候他的回答。

仁民把手插在西裝褲袋裏，站在屋子的中央，他的西裝上衣敞開來，露出了那米色襯衫掩蓋着的結實的胸膛。他立在那裏好像一座石像。喜悅的表情留在他的臉上，他迅速地動着頭，他望望佩珠，望望志元，志元就是方臉闊嘴的漢子的名字；又望望別的人。他滿意地說：「你們都好，都很好。」又回答佩珠道：「我在這裏不會住多久。我就要走的。」他的眼

光仍舊留在佩珠的臉上，他又笑了，溫和地說：『你比從前胖了一點。我想你在這裏一定過得很好。』

佩珠把頭向後一仰，把那快搭在她的眉上的頭髮拋到後面去，但她一埋下頭，那幾縷頭髮又慢慢地垂下來。她笑着說：『你問問他們，我過得怎樣？他們待我真好。這全是他們給我的。』

『劍虹聽見這消息一定很高興。他的精神倒很好，和從前沒有兩樣。只是我却老了一點，自己也覺得。』仁民說着，臉上仍留着笑容，雖然這中間他微微把眉頭皺了一下，但馬上便恢復了安靜的樣子。他並沒有感傷。他提到的劍虹就是佩珠的父親，住在S地。

『你倒和從前不同了，』志元插口說。『你比從前好了許多。你還記得你從前在兩個女人包圍中演戀愛的喜劇的時候？』志元說話素來很率

直，他這個人想到什麼，便說什麼，他不怕他的話會使人難堪。他和平時一樣，張開大嘴，噴出了白沫到聽話的人的臉上。

仁民把眉頭又一皺，但馬上用笑容掩蓋了。他淡淡地分辯說：「你爲什麼還提那些事情？我覺得比從前強健多了。我漸漸能夠忍耐了。」他說到忍耐就把身子往下一沉，好像在試驗他是否有力量把腳跟站定。

「這裏的朋友你都認識嗎？……你什麼時候到的？爲什麼不先給我們一個信息？」佩珠繼續問道，她把眼光在房裏幾個人的臉上又輪了一轉，她看見黃瘦的雄，三角臉的陳清，塌鼻頭的雲，小臉上戴一對大眼鏡的克，眉清目秀的彭，面貌豐滿的慧，圓臉亮眼睛的敏，小眼睛高顴骨的碧。每個人都用親切的眼光來回答她的注視。她覺得自己是被一種友愛的環境圍繞着，心裏非常輕鬆，說一句話就彷彿在發一個表示快樂的符號。

「我昨晚到的，睡在志元那裏。就只見過這些朋友。」仁民回答着，也把眼光在那些男女的面上輪了一轉，和佩珠一樣，他也得了同樣的表示友情的回答。「我素來就不大高興寫信。在信裏說話根本就不方便！」

「我父親前兩天還有信來，也不會提到你來的事情，」佩珠一面說，便走到方桌旁邊。「你們在討論什麼事情嗎？仁民，你給我們帶來什麼好消息？」

仁民也走到方桌旁邊，他換了嚴肅的語調說：「S地的朋友叫我帶了這些信函來和你們商量。在我們那邊情形比較困難一點。」他說罷便俯下身子去翻閱桌上的紙件，一張一張地陸續遞給佩珠看。

雄和碧出去搬了椅子進來，慧和彭也出去搬。椅子全搬進來了，每個人都有了一個座位。大家圍着方桌坐下，仔細地輪流翻閱桌上的紙件。房裏

靜靜的，在天井裏誰也不會想到房裏會有這許多人。於是仁民的窒息的低聲響起來了，是一篇長的報告。過後就有好幾個人接連地發言。碧和志元說得最多，佩珠，雄，慧也說得不少。他們的聲音都很低，在房間外面人便聽不清楚。

在某一點上，一個小的爭論起來了，慧和志元站在反對的兩方面，兩個人起初都不肯讓步，反覆爭論了好一會兒，衆人帶了興味地看着。志元的不清楚的口音漸漸蔽卻狂憊的明快的口齒了，他顯得着急起來，差不多紅了臉。這其間佩珠却出來抓住了兩個人的論點，而極力使牠們接近。後來志元作了一個小小讓步，讓大家修正了慧的提議而通過了。衆人又帶着微笑來討論新的問題。沒有人覺得奇怪，在他們的會議裏事情常常是如此進行的。

這些時候賢在外面天井裏閒走着，他不作聲，但他並不覺得寂寞。他的臉上時時露了笑容，因為在他的眼睛裏現露了另一些景象。

十二點鐘的光景會議完畢了，克和陳清先出來，開了大門走了。賢把大門重新關住，院子裏又顯得熱鬧起來。

「碧，我們做飯去，」雄拉着他的愛人碧到廳堂後面廚房裏去了。

「你們大家來幫忙呀！瑟，影，佩珠……都來呀！」碧回過頭笑着喚那幾個女子。影馬上就跟了去。瑟應了一聲，却依舊留在天井裏面。佩珠已經走上了廳堂，却被志元喚住了。志元說：「佩珠，你不要去，我們來陪仁民多談談話呀！」

賢跟在佩珠後面，佩珠回轉了身子對賢說：「賢，你進去罷，」她走向天井裏，靠着一株龍眼樹站着。

仁民正在天井裏踱着，一面和志元談話，看見佩珠便停住脚步，把她端詳了一下，微笑說：「佩珠比從前高了一點，從前她梳了兩根辮子垂在腦後，好像一個小姑娘。」

志元第一個粗聲笑起來，接着別人都笑了，佩珠自己也忍不住笑，她並沒有紅臉，却說道：「聽你這口氣好像你就是我的父親。可惜你的年紀還沒有那樣大。」

「你說我老？我不相信。我們這般人是不會老的，」仁民最不願意聽見別人說他老，他一聽見就分辯，他的態度是半正經半開玩笑的。

「說得好！」志元在旁邊拍手稱讚起來，仁民掉過頭看他，嘲笑似地說：「你還是從前那樣子。」

「你還記得從前的事情嗎？」志元哈哈笑道。「還有那個女人……她

叫什麼名字，我只記得她姓熊……你那時候正迷着她。她嫁給那官倅去了。……你爲了她還罵過我。」

仁民用責備的眼光看了志元一眼，似乎怪他不該說出這些話。他把眉頭略微一皺，把嘴唇皮一咬，低聲說：「她已經死了。她嫁了那官倅不到一年便被拋棄，那時候她的病已經沉重，不久便孤寂的死在醫院裏。我不知道她的墳墓在什麼地方。人死了，用不着再提了。」他的聲音有些苦澀，他也不再說下去，便埋下了頭。

衆人都知道仁民和那個姓熊的女人的關係，看見他現出這樣子就不好說什麼話。志元和佩珠知道得更清楚：因爲那時候他們都在S地；尤其是佩珠她想到那個爲了愛情犧牲的脆弱的女人，心裏也有些不愉快。志元很後悔不該提起那個女人，却找不出話來表示歉意，他爲這事情窘住了，他

以爲仁民在暗暗吞眼淚。

仁民抬起了頭，他的眼睛是乾的，他噓了一口氣，驚訝地問衆人道：

『你們爲什麼都不說話？』

志元把手在他的肩頭輕輕拍了幾下，一時間說不出話來。佩珠却明明地說了：『我只記得她的一句話：事業上的安慰纔是真正的安慰。』

仁民感動地看了佩珠一眼，然後用平靜的聲音說：『你們以爲我還想念着那個女人嗎？我的心已經很平靜了。佩珠你一定可以看出來。』他又抓住志元的手膀說：『我不會再爲那些事情流眼淚了。你不要替我擔心。我比從前強健多了，我不需要什麼安慰。』他把眼睛向天空看，天空是藍的，非常清朗，沒有雲，於是一個光耀奪目的太陽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埋下頭來，眼睛裏全是金光，並沒有那一個悽哀的面孔。

志元和一種感情掙扎着，正要開口說話，忽然埋下頭打了一個大噴嚏。那聲音很大，就和『哎喲』相像，彷彿有人在鞭打他的背。他抬起頭，嘴邊盡是鼻涕和口涎，他慢慢地摸出手帕揩拭了。

『志元你哭了？』慧在旁邊嘲笑說，她正在和敏說話，便停了來看志元。

『慧，你幾時看見我哭過？』志元着急地分辯道，又張開他的大嘴露出那一排黃牙。『你們女人家才愛哭。』

『我不承認，』佩珠插口說。『我問你幾時看見我們哭過？』

這時候碧從廳堂門裏探出一個頭高聲喚道，『佩珠佩珠！』

『什麼事情？』佩珠掉過頭去看碧，衆人都把眼睛掉向那邊看。

『你來呀！』碧命令似地說。

「快要吃飯了罷，」敏故意做出焦急的樣子問碧。

碧不答話就把頭伸回去了。佩珠半跑半走地進了裏面去。慧在旁邊玩笑似地回答敏說：「不勞働的就沒有飯吃。」

賢從裏面端了一碗菜出來，口裏叫着：「菜來了，大家快把桌子收拾好！」衆人就忙着進屋去安排。只有仁民和志元還留在天井裏。

「不許慧吃飯，」志元大聲說，但沒有人理他，慧已經跑進廳堂後面廚房裏去了。

「在裏面吃，好嗎？」敏從房間裏出來問仁民。

「在天井裏吃罷，今天又不曾下雨，」志元搶着說，便跟着進房裏去搬桌子樣子。

桌子放好在天井裏。慧和影從裏面接連地端了菜出來。唯一個人提着

燒飯的鍋子。碧捧出了碗筷。很快地他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吃罷，」志元拿起筷子說。「大家都知道我的性子很急。」他伸手去挾菜。

「佩珠呢？等等她罷，」仁民這樣說。

「不用等了，你們先吃起來罷，」碧說完話又往廚房裏去了。

「仁民，你猜我這時候有什麼感想？」志元忽然望着仁民帶笑地說。

「你在想氣象表罷，」仁民笑着回答說。他以為志元在和他開玩笑。

志元年青時不知道保養身子，得過一種病：天氣一變，肚皮就會痛，要吃八卦丹才可以把痛止住。因此朋友們便叫他做活的氣象表。

「不，我的肚皮早就不痛了，這許久就沒有發過一次，」志元張開嘴得意地說，口沫濺出來，幾乎落進了菜碗裏。

「當心點，志元，」慧笑着插口說。「我們不要吃你的口沫。」

「慧，你真是一個多嘴的女人，」志元用這譏笑來報復她，把衆人都引笑了。

佩珠從裏面端了一碗菜出來，碧也端了一碗。賢空着手跟在後面。碧看見衆人停住筷子在笑，便問道：「你們爲什麼不吃飯？在笑什麼？」

「我們在等你們，」慧搶着說。「你們快坐下來罷。」她就拿了碗去盛飯。

「這麼多的菜！今天是誰和碧請客，」塌鼻頭的雲許久都不曾說話，老是擺着笑臉看別人，這時候纔說出這麼兩句。

九個人圍着一張方桌坐下來，賢擠在佩珠和慧兩人的中間。志元第一個動着筷子，張開大嘴吃着。衆人一面吃飯，一面談話。每個人的臉上都

堆着笑，嘴裏都發出清朗的聲音。

「可惜沒有酒，今天是應該喝酒的，」志元忽然放下筷子說。

「你的嘴又饑了！現在誰都不許喝酒！」碧看了他一眼這樣說，她明白他的意思。

「我說喝你和雜的喜酒呢！你們兩個同居快到一個月了！」志元得意地說。

「喝什麼喜酒？你腦裏就充滿了封建思想！」慧接着來責備他。

「慧，你總愛和我作對。難道先前我們還不會吵夠？我已經讓了步，你還要罵我。」志元依舊帶笑說。

慧正要嚥一口飯，聽見這話就撲嗤笑了，把一口飯全噴出來，她連忙掉過頭，但已經來不及，落了好些飯粒在桌上，菜碗裏也落了幾顆。

「不行！慧把菜弄髒了，我們要她賠！」賢第一個嚷起來。慧却只顧笑，用手帕在揩嘴。

「今天就像在過節，大家這樣高興。」彭一個人忍住笑，望着衆人說。

「的確我很高興。今天就算是過節罷。我們來歡迎仁民。我見了他，心裏真快活！」志兀接口道。

「好，今天就算過節。」賢嚷着，他就推慧的膀子，逼着問：「慧，那碗菜怎麼辦？」

慧已經笑夠了。她看那菜碗，佩珠剛剛從那裏面挾了菜走，接着，敏又把筷子放進來。她快活地在賢的手腕上輕輕擰了一下，說：「你這頑皮的孩子，你不吃，他們會吃。」

衆人又笑了，笑聲就在空中飛，在衆人的周圍盤旋。街道上很寂靜。院子裏空氣很清潔。太陽穿過樹葉。射了好幾顆明亮的斑點在他們的頭上和身上。

「我想不到你們在這裏會過得這麼快活！」仁民感動地這樣說。

「我不是寫信告訴過你嗎？你看我來到這裏以後人都改變了。」志元說着他也很感動。

「我們的生活裏是需要着快樂的，」慧接口說，她放下碗，站起來低唱道：

「我知道我活着的時間不會多了，

我就應該活他一個痛快。」

「慧總愛說這一套話，」影略略皺着眉頭抱怨似地說。

「那麼你想活到七八十歲嗎？」慧走到影的背後，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上，溫和地反問道。

「也許，」影短短地回答着，回過頭一笑。

「我就不預備活到那時候，我只希望早一天得到一個機會把生命犧牲掉。」敏擱下碗，用了冷冷的語調說。「死並不是一件難事。我已經看見過好幾次了。我記得很清楚。」他最不能忘記的是有一次他處在危險的情形裏，一個喚做德的朋友來救了他，德犧牲了生命讓他逃脫掉。那人的心情他還不能夠完全了解，然而死是無可挽回的了。他看見那躺在血泊裏的屍體。他覺得生和死的距離在一瞬間便可以跨過。他這樣想，眼睛就有些模糊了。他慢慢把眼睛兒往上面一翻，他看見從斜對面座位上影的背後射過來慧的眼光，是責備的，疑惑的，探索的，他分辨不出來。然而慧却知

道敏心裏在想些什麼。

「敏，不要提那些事。記住今天是過節，我們都要快活。你一個人不要打斷大家的興趣。」志元聽見敏的話覺得有些掃興，便發言阻止他。但是一股憂鬱的風已經吹到這席上來了。恰恰這時候好些人擱下了碗。

「我從沒有想到死，死至多也不過是休息。我就不會想到休息，」佩珠沒有改變臉色，那友愛的微笑始終留在她的臉上。

「不要說話，有人在敲門，」碧忽然做個手勢嚴肅地低聲說。衆人就靜下來。

「我去開門」，賢搶着要去。但碧已經先走了。

不一會碧帶了一個穿學生裝的孩子回來，對敏說：「克要你去，這裏有一個字條。」她就將紙條遞給敏。

雲攤開紙條看，那上面寫着：

「雲——剛給人捉了。我們剛得到消息。你馬上就來。克。」的確是克的潦草的字跡。雲低聲把牠們讀了出來。

「啊！」志元驚訝地叫了一聲。

敏站起來，用沉重的聲音說：「我也去！」

一一

夜晚空氣很柔和，天空是深藍色的，在那上面佈滿了一天的星羣。

大街旁邊一條寬巷裏立着一所廟宇似的建築，門牆上掛了好幾塊木牌，工會的招牌就在那裏面。一盞電燈垂在門簷下，那微暗的光亮却不能夠使人看清楚那些木牌的字跡。

兩個青年女子跨過門限走進裏面去。她們走得很快，並不注意周圍的一切。

她們經過天井，經過那新近搭的戲台，看見幾個人站在那上面，她們依舊閉着嘴，不說一句話，就直往裏面走。到了一排右邊房間的門前她們纔站住脚步，低低叫了一聲「克。」

裏面沒有回應，却繼續送出來幾個男人談話的聲音。那個穿花格子布短袍繫青裙的女郎就先走進去。

那是會客室，克正陪着三個工人模樣的男子談話，看見那個進來的女子就對她點頭說：「佩珠，陳清在裏面。」他又看見了佩珠後面的穿灰布短旗袍的女學生，便驚訝地招呼了一聲：「德華！」

她們應了一聲就進了旁邊另一個房間。克又繼續着大聲談起話來。

陳清正俯在書桌上寫什麼東西看見她們便站起來，帶笑地問：「德華，你幾時回來的？」

「今天下午，」德華回答着，她沒有一點笑容，她的一對大眼睛裏射出了憂鬱的光，在陳清的三角臉上盤旋。她接着又微微張開小嘴問道：「明的事情怎樣？」她是憂愁的，但她的態度還鎮靜，她並不慌張。

「不要緊的。我們去交涉過好幾次了。過幾天他就可以出來。」陳清平靜地回答。

「你是不是哄騙我的？」賈告訴我明的事情很不好辦，有些危險。」德華搶着說，那憂鬱的眼光像刀一般割着陳清的醜陋的臉龐。

「一定是賈那個孩子說了謊！你不信你看這公函！」陳清起勁地分辯着，就把桌上的紙件拿起來「我正在給××處寫公函去。」

德華帶了驚疑的表情走到書桌前面去。佩珠在旁邊靜靜地望着，她的面容漸漸開展了。

「明並沒有什麼大罪名，他是爲了碼頭工人和軍隊打架的事情被抓去的，××處已經有公函回覆我們了，」陳清看着德華在翻閱信件，就繼續給她解釋。

「德華，不要疑惑了。是慧在搗鬼，你上當了，」佩珠在旁邊微微笑着說。

「慧？你爲什麼提到慧？」德華驚訝地看着佩珠的笑臉，有些兒不明白。

「你可以放心了。實告訴你的話一定是慧教給他說的，」佩珠安靜地回答說。

「慧和我開玩笑？我不懂你的話？」德華正經地問，她放下了紙件。

「這和我有什麼關係？」一個熟習的女性的聲音先進了房裏三個人的

耳朵，然後他們纔看見慧的被藍花格子布短衫掩着的健壯的身軀。慧的裝束和佩珠的差不多，只是她那飄散的頭髮垂下來掩蓋了她的半邊臉。那臉上現露着極力壓抑住了的笑容。

「你要試驗德華和明……」佩珠只說了半句話，德華就紅了臉不作聲了。

「慧你不應該這樣開玩笑，明是爲了大家的事情給捉去的。而且明是我們裏面很努力的一個。」陳清板起面孔給慧來一個勸告。他這人素來有一點道學氣。他做事多，說話少，但遇着他以爲不對的事情，他便板起面孔開口說幾句話，說過了也不留一點惡感。因此朋友們聽了他的責備也不覺得討厭。

「我並沒有什麼大錯過，」慧依舊帶笑分辯說。「即使說這是開玩

笑，這也沒有惡意。你也該知道明爲了德華受了多少苦？他那整天的憂鬱的面孔是誰給他的？德華也太狠心了！何必一定要裝得那麼冷淡！」

德華不回答，埋着頭，低低嘆了一口氣。

佩珠收斂了笑容，溫和地責備慧說：「不要提了。你不看見德華在嘆氣嗎？她回來一聽見實的話就着了急。都是你鬧出來的。你這戀愛至上主義者！」

「你們都笑我是戀愛至上主義者！我不怕！我根本就不相信戀愛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我不相信戀愛是和事業衝突的！」慧紅着臉起動地分辯道，那眼睛光亮地在房間裏閃爍着。

「輕聲點，慧，外面有人！」陳清對着慧做了一個手勢低聲說。「我們到裏面房間去罷。」他引她們往裏面走，進了一個較小的房間，那裏面

只有一張桌子一張床，此外凳子有兩個。陳清坐在一個凳子上，那三個女子就在床沿上坐了。

『慧，你不該這樣責備我。』德華坐在中間，她偏着頭看慧，她的柔和的又帶了點悔恨的眼光在慧的臉上盤旋着。那兩隻大眼睛真清亮，把慧的同情也引起來了。『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錯。明也把他的心事全關閉在肚裏，不讓我知道。』德華的懇切的聲音在這房間裏微微抖動，留下了低微的餘音。她的聲音裏面含着苦惱。

『德華，你不要相信慧的話。她的嘴好像是生來罵人的。沒有人說過你錯。』佩珠愛憐地撫着德華的肩頭勸慰說。

慧把一隻手腕圍着德華的頸項，親切地陪罪似地說：『德華，原諒我，我不過和你開玩笑。』

這三個女子偎在一起，似乎忘記了這房裏還有一個陳清，然而陳清在旁邊微笑了，他覺得有淚珠從他的眼臉裏流下來。

『走罷，佩珠，我們回去，』德華站起來，用了嘆息般的聲音說，現了疲倦的樣子。

『好，我們回去，』佩珠也站起來溫和地回答，又看那邊坐在床上的慧：『慧，你也走嗎？』

『不，我不回去，我就在婦女協會裏睡，今天是我值日。』慧回答着也就站起來。她接着又加了一句：『你們到婦女協會去坐坐吧。』

『不坐了，我覺得有些疲倦，』德華沒精打彩地應道，她跨了門限出去。

『佩珠，你不要忘記你答應我的文章！後天就要發稿了！』慧在後面

大聲說。

「我已經寫好一半了，我明天一定給你，」佩珠淡淡地回答着，她並不回過頭。她給慧主編的婦女週刊寫文章，已經成了一種義務，至少每兩個星期她應該交一篇稿子給慧，那週刊按期出版着，從沒有間斷過。

「你今午會看見仁民嗎？」慧繼續在後面問。「我要他給週刊寫點稿子。」

佩珠回過頭看慧一眼，急急回答說：「不，我今晚上不去看他了。」
恰恰在這時候克從客廳裏走進來，驚訝地說：「你們就走了？」

「克，明的事情怎樣？」德華搶着問道，她帶着關心的樣子，兩隻大眼睛不轉動地望着克，等候着一個確定的回答。

「沒有問題，他三五天就可以出來了，」克溫和地回答着，他看見德

華的眼光慢慢軟和起來，彷彿一個笑容掠過她的臉。

「不過，」克接着說下去，他的臉上忽然換了一個嚴肅的表情，「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們已經知道仁民到這裏來了，他們疑心仁民是帶了重大使命來的。仁民應該當心一點。」

「你告訴過仁民嗎？」佩珠焦急地問道。

「沒有，今天下午以後我還沒有見着他。」克低聲回答道。

「我去告訴他，」佩珠搶着說。她無意間抬起頭，看見慧在對她霎眼睛，她也不去管慧，便急急對慧說：「慧你陪着德華回去罷，她今晚很疲倦。」

「那麼，德華就率性在婦女協會睡罷，我一個人在那裏也很寂寞。德華，你覺得怎樣？」

『也好，』德華遲疑地回答着，她終於拗不過慧的挽留而應允了。

佩珠已經走出了外面的天井，却被克追上了。克交了一隻手電筒給她說：『這個你拿去，志元住的那街不容易走。』

『謝謝你，』佩珠望着那被口裏噴出的熱氣籠罩着的小臉，做了一個感謝的微笑，便接過手電筒捏在手裏往外面走。克把她送到大門口，還立在那裏看她的背影。但一瞬間她的影子便消失在黑暗裏去了。於是一圈光亮從黑暗裏射出來，很快地消滅了，接着又現了第二次的光亮。克默默地把手在頭上搔了幾下，然後慢慢地轉身回去。

克沈溺在思索裏，他走得很慢，他在想許多事情。這一天裏他所見過的景象又重新在他的腦裏現出來，像一幕影戲慢慢在發展一樣。他在想怎樣處置那些未完的事情。但他的思想總常常轉到佩珠身上去。他並不煩

躁，他却溫和地微笑着。這時候他的思想忽然穿過黑暗，跟着那個女郎在僻靜的街道上走了。

克回到辦事的房間裏，德華已經跟着慧走了。婦女協會的會所也是這建築的一部分，就在對面，被一個池子隔着，但有一道石橋通過去。從這房間裏人可以望見那邊的燈光。

克走在陳清的旁邊，看他抄寫那公函。在窗外起了一個熟習的粗聲：「克！」接着志元的脚步聲便在右階上響起來，志元的皮鞋上釘得有釘子，他的脚步声是很容易分辨的。但同時還有別的聲音。來的不只一個人。

志元嚷着進來了，在他的後面跟着仁民。兩個人走在一起，身材大小差不多，好像一對弟兄。志元的方臉上堆着笑。

『你看見佩珠嗎？』克一看見志元便發出這問話。他以為他們一定和佩珠遇見過了。

『佩珠，她在什麼地方？』志元驚訝地大聲問，把眼睛往四面看。

『她到你們那裏去了，剛剛去的，不過幾分鐘，你們去追還來得及，』克一急急地說。

『好，我們就去，不要叫她跑冤枉路。那幾條街很難走！』仁民關心地說，他拉着志元就要走。

『仁民，你等一下，我告訴你幾句話，』克一把仁民拉到裏面房間裏去，過了一會，兩個人一道出來，臉色和平時一樣，好像沒有什麼事情。

『走罷，』仁民在志元的肩上拍一下，聲音平靜地說。志元驚奇地望着他，志元不知道克一和他說些什麼話，又不知道佩珠為什麼這時候要去找

他們。

志元還想留着向克問幾句話，却被仁催促起走了。兩個人半跑半走地出了大門，像醉漢一般把身子擲在黑暗的街心，於是大步地走起來。

大街上還熱鬧着，有行人，有燈光，也有豔裝的妓女，但一切似乎都被蒙罩在一層霧裏。一個妓女走進他們身邊，用好奇的眼光看了他們幾眼，就讓他們走過去了。

他們轉彎進了一條曲巷，走了不一會就看見有光亮在幌動，一個穿學生裝的男子拿了火把在前面走，那熟習的背影給火把照亮着，在他們的眼前搖動。

『是敏，我們趕上去，』志元高興地對仁說，便加速了脚步，叫了一聲『敏。』

那男子站住了，掉過頭來看。問道：「誰呀？是志元嗎？」他聽見了鞋釘的聲音。

志元一面應着就大步走上去，親切地抓住敏的手膀，粗聲問：「你回家去？」

「真湊巧。我正要找你們，」敏現出高興的樣子。「仁民呢？」他剛說了這三個字，一看見仁民走過來，便嚴肅地輕聲對仁民說：「你應該小心一點，我得到了——」

「我已經知道了，我們走罷，你到我家去！」仁民急急阻止了敏，他匆忙地要拉敏一道走，他不願意在街中多站立一些時候，他怕會和佩珠錯過了。

「我不去了。我還要到克和慧那裏去。」敏堅決地說，他看了看手裏

的火把，那東西正燃燒得發叫，把火花往四面投。他就把火把遞給仁民，說：『這東西給你，你們用得着牠。』

仁民微微一笑，聲音戰抖地說：『你們都忙着，只有我一個人空閒，』那神情似乎是很慚愧的。

敏也笑了：『大家都爲着一個理想，你還說什麼客氣話？』他投了一瞥友愛的眼光在仁民的豐腴的臉上，掙脫了志元的手，這些時候志元就抓着他的左膀沒有放過。敏不再說話便邁步投入黑暗裏不見了。只有那腳步聲還回到仁民和志元的耳裏來。

仁民拿着火把站在街心，還回頭望那發出了腳步聲的黑暗，似乎想在黑暗裏看出什麼東西來。

『走罷，仁民，你難道發癡了？』志元在旁邊笑起來。

仁民不回答他，却埋着頭跟他往前面走了。

兩個人急急走着，不說一句話，讓黑暗包圍着他們。火把頭上放出一點紅黃色的光，照亮了一小段石板路，火花時時落在地上，紅一下就滅了。他們走完一條巷子又轉進另一條，沒有遇見一個人，志元的鞋釘在寂靜的夜裏清脆的響着。光亮漸漸地黯淡了。

「把火把給我，」志元忽然短短地說一句，就把火把搶了過來，捏在手裏往後面一甩，再一抖，許多火花落在地上，火熊熊地燃起來。這時候他們又走進一條巷子了。

「志元，」仁民的顫動的聲音忽然在空中響起來。志元含糊地應了一聲，依舊只顧往前走。

「我想哭，」仁民戰抖地說，把右手去挨志元的左膀。

『你想哭！這是什麼話？』志元掉過頭看仁民，責備似地說，把口水噴到了仁民的臉上。

『我快活得要哭了！我若見你們大家——』仁民再也不能繼續說下去了，他覺得心跳動得很厲害。眼睛開始模糊起來，像掛上了一層簾幕，許多個面孔就在那簾幕上輪流現出來，每個臉都是活潑的，年青的，那上面籠罩着一道光輝，每個臉都對着他微笑。最後是一個鵝蛋形的女郎的臉遮了一切。那臉是他所熟悉的。他看見那個臉，就看不見脚下的一塊突起的石板，他把腳踢到那上面，身子就向前面一伏，跳了起來，幾乎跌倒在地上，但他慢慢地站住了。

『當心點，』志元驚訝地看他，過後就微笑了，他張開大嘴溫和地說：『你的感情太多了！快活的時候應該笑，不應該流淚。我在這裏天天

都笑。』火把在他的手裏黯淡了，他埋下頭去看，只剩了一小段，火快燃到了他的手指。他把火把擲在地上，火把散開來，風一吹，火花便往上面飛，他也不去踏熄牠們，就往前面走了。他的眼睛裏還留着光亮。但是慢慢地，慢慢地路在他的眼前變得黑暗了。

『仁民，你當心走！你看得見嗎？快到了！』他斷續地對仁民說，他聽得見仁民的脚步聲，他聽得見仁民的呼吸。他很熟習路，他知道再過一條巷子便到家，路是直的，只要他放慢脚步，就可以毫無困難地走到家。

在仁民的眼前的確橫着一片黑暗，他的不熟習的眼睛是看不見什麼的，他抓住志元的一隻手膀，困難地移動着脚步，他忍耐着，沒有一點恐慌，他知道這黑暗的路程不久便會完結了。

到了他們的住所，志元的眼睛可以分辨出石階和大門來，他走上石

階，在門上接連撞了幾下。裏面起了一個應聲，過一會一個女孩子拿了一盞煤油燈來開門。

「有客人在房裏，」那女孩看見志元就用本地話說了，她的眼皮又疲倦地垂下來。

「一定是佩珠，」仁民高興地說着便急急往裏面走。志元在旁邊好意地微笑了。

仁民先走進了房間。佩珠正坐在書桌前面的藤椅上，埋着頭在看一本書，一面用手翻着，聽見脚步声，抬起頭驚喜地喚一聲就闔了書站起來。

「這夜深你何必趕到這裏來？佩珠！」仁民帶了感激地說，他微笑着望着她的臉，那臉映着燈光顯得很亮了，那一對柔和的眼光彷彿在撫摩他的臉。

「我來告訴你……」佩琛走過來，到了他面前，她關心地看着他，開始低聲說。

「我已經知道了，那不要緊。」仁民搶着說，就把她的話切斷了。

「我剛剛從克那裏來。」

「我也是這樣想，但你也得當心，」她平靜地說，並不把眼睛離開他的臉，她看他好像這臉是她所不認識的，其實她已經見過他不知多少次了，依舊是那麼圓圓的，但比從前黑了一點，臉上也多了些皺紋，只有那眼睛不會老，那一對眼珠子非常清明，似乎就要看穿一個人的心，眼光是溫柔的，但又是堅定的。她知道他很能夠保護自己，她知道他不再像從前那樣地粗暴了。生活折磨着他，反而把他訓練成一個更結實的人。她覺得放心了。「其實我們在這裏誰都是很危險的，不過我們住久了的人，更多

知道一點避免危險的方法。」

『佩珠，你看仁民現在改變多了，』志元似乎知道她的心理。就接口對她說，他帶着滿意的微笑看着他們兩個人。

『你們不是也都改變了嗎？現在的社會就是一個大洪爐！』仁民笑着說。他看佩珠，佩珠不再是從前的只帶着愛嬌的姑娘了。自然她現在還年青，比他年青得多，她的臉上到處都充滿着青春的活力，但是她的和諧的面部組織之中却存在着一種吸引人的力量，是她從前所沒有的。這力量把他抓住了。他不覺感動地說：『佩珠，我幾乎不認識你了。』

『你是在責備我嗎？』佩珠微笑着。

『責備你？我不配！我應該說讚美你，』仁民急忙辯着，從他的眼睛裏的確射出了讚美的眼光。『志元，你還記得我們在S的情景嗎？』他

忽然掉頭望志元這樣問道。

「近來漸漸地忘記了。」志元說着就走到床邊，一屁股在床沿上坐下來。「有時候想起那些事情，就像做了一個惡夢。然而我如今是醒轉來了。」他搖擺着頭，抖動着身子，樣子很得意，他的方臉上現了紅光。這時候佩珠在藤椅子上坐下了。

「你還記得那一番話嗎？你說過我們的命運還不及一根火柴。我們掙扎受苦，一直到死，都沒有照亮什麼的機會。」仁民背着燈光靠了書桌站着，人看不清楚他的臉，但聽得見他的嚴肅的聲音。

「誰記得那些鬼話？那時候病把我的腦筋弄昏了！」志元張開大嘴，發出了責備的聲音。他早已把那過去的痛苦的生活埋葬了，他把墳墓封得緊緊的，不要人再來替他挖開。

仁民不去管他，依舊用嚴肅的聲音說下去：『是的，我記得很清楚。很奇怪，我來到這裏，看見佩珠，看見你們大家，我便想起了陳真。陳真爲着理想，犧牲了一切，他永遠是那樣過度地工作着，讓肺病摧毀了身子。他這個二十幾歲的人却相信中國民族根本就沒有希望，却相信中國青年很脆弱。一直到他死，我沒有看見他快樂過。想起來這真是一個悲劇。他不能活起來看見這裏的景象，』仁民說到這裏略略停了一下，他的眼睛潤濕了，聲音也有些澀了。屋裏是陰暗的，書桌上的煤油燈光被他的鬮背遮去了大半。他彷彿看見了陳真的戴着寬邊眼鏡的瘦臉。陳真就坐在床上，在志沅的身邊，聽他說話。他抬起手拭了拭眼睛。『他挖苦佩珠叫她做「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現在佩珠還在這裏，許許多多青年都在這裏，可惜陳真是永遠消滅了。他連一線的希望也看不見！』

仁民閉了嘴，却摸出手帕拭鼻涕。沒有人開口接他的話。屋裏靜寂着。起先在外面街上就有狗在叫，現在那叫聲却顯得更大了。

『佩珠，你能夠原諒他嗎？他誤解了你，』仁民慢慢兒鎮靜了自己，偏過頭去對佩珠。她聽見他的話，便抬起頭來，她的眼角上有淚珠在發亮，那臉部的表情是莊嚴的。

『他並不會誤解過我，他的批評是不錯的。我的確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我只希望以後我能夠做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強健的人，盡我的力量做。他也曾給了我好些幫助，他藏的那些書本，那些傳記，你不記得嗎？』佩珠平靜地回答着，聲音並不高，但却有力量，一個字一個字清晰地印在人的心上。『可是你們大家不要忘記指教我。我需要着嚴厲的指摘。』說到這兩句，她謙遜地笑了。她一面伸手把那幾縷垂下來快遮住她

的眼睛的頭髮挑了上去。『在這裏大家待遇我太好了。我倘使能做出一點事情，那都是大家給我的。你問問志元。』

志元這些時候就不轉睛地望着仁民和佩珠，聽他們兩個說話，他的注意力全被那兩個人吸引了去。忽然間他看見佩珠指着他要他說話，他連忙張開口，但什麼東西阻塞了他的鼻孔，他一掙扎，就打了一個響噴嚏。聲音很大，響徹了這房間。

『只有這一點沒有變，』仁民在旁邊溫和地微笑了，他接着關切地問道：『志元，你的身體比從前好嗎？』

『好多了！我自己覺得很強健，肚皮不會痛過一次，』志元揩拭了鼻涕，昂起頭說。『在這裏日子過得很快。只愁時間不夠。我和佩珠都覺得很快活，亞丹也是，下個星期亞丹會回來了，那蜂場的事情需要他。你會

看見他，他也很快活。」他提到的亞丹也是仁民的朋友，志元到這裏來時，是和亞丹同來的。亞丹如今在鄉下一個小學裏服務，他還做着別的事。

『亞丹給我寫過不少的信。他每封信都說他是如何地快活，他整天和那些天真的學生在一起。』仁民聽見說到亞丹，便想起了那個長身的大學生。亞丹的相貌略略和權相像，他也有一個瘦臉，但他的身子比權還高。到這裏以後他喜歡穿一件灰布長衫，人很少看見他換過別的衣服。這些情形昨天有人告訴了仁民，仁民想起來不覺笑了。他接下去說：『我真羨慕你們，你們都很努力！』

『你就在這裏住下來，不很好嗎？』佩珠在旁邊懇切地插口說。

『以後慢慢地決定罷，』他不能夠馬上就決定這事情，便用一句話輕

輕把話題支開，但他自己又禁不住加上另一句話：『我也希望能夠長住下去，和你們在一起。』

鳳珠的臉上突然發出了喜悅的光輝。她站起來溫和地說：『我應該走了。』

『你今晚在這裏睡罷，』志元挽留說，他也站了起來。

『我還要給慧的週刊寫文章，我寫好了一半放在家裏，』鳳珠在房間裏踱着，預備着回去，她摸出表來看，快逼近十二點鐘了。

『這樣晚你不用走了，你平常太忙，也應該休息休息，文章明天寫，不是一樣嗎？』志元堅決地阻止她走。

『你回去也好，我們兩個就送你回去！』仁民提議說。

『不要緊，我一個人走好了，我不怕，』鳳珠推辭說。

志元責備似地看了仁民一眼，粗聲說：『這時候在僻靜的街道上走，是很危險的。這裏比不得S地。我不能夠放佩珠走。……況且我們有帆布床很方便。』志元變得很執拗，他的口法差不多要噴到了佩珠的臉上，她連忙避開了，她懂得他的話。這時候在街上走，的確不是安全的。她預備留下來了。

『佩珠，你餓不餓？我這裏有打汽爐，還有些米粉，仁民剩得有罐頭牛肉。我們來弄點東西吃，不好嗎？』志元想到了這事情便高興地去開那櫃子。

『好，讓我來做，』佩珠孩子似地搶着說，便去找打汽爐，她很容易地在屋角裏找着了牠，捧出來，放在條桌上，仁民遞了酒精瓶給她。她很快地把火弄燃了。

「佩珠，看見你這樣子，我真高興！」仁民帶了興味地在旁邊看着她，禁不住說了這樣的話，眼睛裏洩露出來愛慕的眼光。

佩珠沒有答話，不過掉過頭望着他微微一笑。

三

明被釋放了。陳清到××處去接他回來。他們到了工會，有好些人等着和明談話，但看見明的沒有血色的瘦臉和疲倦的表情大家就漸漸地閉了嘴，讓明安靜地歇一會兒。過後雲陪着他到婦女協會去。在那裏他們第一個看見慧，慧引他們進了裏面的一個房間，有好幾個人在等他們。坐在房門邊一把椅子上，穿灰布短旗袍的是德華，她正用右手支持着頭，在傾聽別人說話。她聽見腳步聲使掉過頭往門外看，把手從桌上取下來。她看見

明，臉上略略現了驚喜的神情，她把嘴一動，似乎要說什麼話，却又沒有說出口，只把頭對他微微點了一下，悲哀似地笑了笑，她注意到明的面容比先前憔悴多了。

「明，」明一走進門，賢就跑過去抓住明的手，快活地笑起來，把他突出的牙齒露給明看。房裏的人都站起來，全過來圍着明，爭着和他握手。明覺得有些頭昏了。他慢慢兒定睛看。他看見碧，看見影，看見佩珠，看見亞丹，還看見雲的妻子惠琴，這中年婦人也是婦女協會的職員。

「你們都好，」明看見這些溫和的笑臉覺得很高興，便微笑着說了。

「你這幾天一定受夠了苦，我們時時都在想你！」佩珠望着明的憔悴的臉，就好像看見人從她自己的臉上割去了肉，心裏十分難過。她想用快樂的話去安慰他，但說出來一句話，聲音就在抖動，使人聽見只有起悲痛

的感覺。

『受些苦，是不要緊的。我想不到還會活着出來，現在我好了，』他依舊微笑說，在他的充滿着受苦的痕跡的瘦臉上，那微笑也是悲哀的。

『你來了，』明望着亞丹說，『大家都說你在那邊很努力。』

『比起你，我却是差遠了。你簡直是爲着工作弄壞了身子，』亞丹懇切地回答說。

明又用眼睛找德華，她一個人站在桌子前面，離他較遠一點，她這些時候就默默的望着他，他却不覺得。

『德華，你爲什麼不來和明握手？』慧看見明在望德華，就馬上喚起來，她去找德華半推半拉地引到明的面前。衆人微笑地望着。

德華略顯出爲難的樣子，但她並不畏怯，她站在明的面前，伸出手給

他，低聲說：『你比較從前更瘦了。我們時時替你担心，不知道在那裏面人家怎樣待你？』她努力做出一個笑容，但淚珠却把她的眼睛潤濕了。她看得很清楚，明的左頰上還有一條傷痕。

『那些痛苦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明親切地回答，緊緊握着她的柔軟的手，他覺得她的手在微微顫動，他自己的手也慢慢地戰抖起來了。他用溫和的眼光撫她的臉，讓那黑暗時代替她說出更多的話。她並不避開他的注視，却只用微笑來回答。衆人靜靜地望着他們，彷彿在看一幕戲劇，連蘇也不開口了。賓却跑到佩珠的身邊，捏着佩珠的一隻手緊緊地偎着她。

明放了德華的手，溫和地說：『你看，我這不是和從前一樣的強健。』這強健兩個字從明的嘴裏出來似乎就表示着另一種意義，他從來便不會強健過，現在更瘦弱下去了。衆人聽見他的話，都帶了一種奇異的表情看

他。

「明，你在床上躺躺罷，你一定很疲倦！」佩珠看見明現出了支持不住的樣子，便大聲這樣說。

「不，我很好，」明搖搖頭不聽從佩珠的話，表示他並不疲倦，又用驚訝的眼光看衆人，一面問：「你們爲什麼都不坐？」

「你先坐罷，你應該休息一下，」慧回答道，她又對德華說：「德華，你讓明在床沿上坐坐，你沒有話，坐着說，不更好嗎？」

德華抬起頭看慧一眼，似乎責備慧不該這樣地說話。但她馬上又順着慧的語氣對明說：「明，我們在那邊坐坐，大家坐着談話更方便一點。」她先走到床邊，在床沿上坐了。明跟着她往那邊坐下去。賢跑過去，坐在德華的旁邊，他的身邊還有一個空地，他笑着對佩珠招手，接連說：

『佩珠，你來，你來。』

佩珠摸出表來看，說：『我應該走了。仁民他們在等我。』

明驚訝地看佩珠，他想起東清告訴他的話。仁民來了，這是一個好消息。他沒有見過仁民，但他讀過仁民譯的書。他常常聽見人談起仁民的種種事情。他覺得仁民就是他的——個很熟識的朋友。他很想馬上就看見仁民，他有好些話要和仁民談談。他便問：『仁民在什麼地方？我去看他。』

『你不要去，現在我們有事情，你也應該歇歇。我叫仁明天來看你。』佩珠阻止他說。她不等他回答，就喚着那個長身的小學教員：『亞丹，我們走罷。』

亞丹應了一聲，又和明打個招呼，便移動着他的闊步，伴着佩珠出去了。跨過門限時他還回過頭留戀地把衆人看一下。

慧跟着亞丹們走出去，她回來時正看見明和德華在談話，她很高興，她很少看見明和德華這樣地談話過。她帶笑地打岔他們說：『明，你應該謝謝德華呀！她爲着你的事情險些兒急壞了！』

『爲什麼單是我一個？你們不都是他的朋友嗎？』德華略略紅着臉分辨道。『難道你們就不着急？』她用手輕輕在賢的頭上敲了一下，責備似地說：『你這頑皮的孩子，你還忍心騙我？』

『慧叫我那樣說的！全是她的主意！』賢站起來指着慧帶笑地嚷着，過後又坐下去，拉着德華的一隻手膀。

『你又不是一架留聲機？』慧揆揆一笑，走過來，也把賢的頭敲了一下。

雲在旁邊看着微微笑了。他對衆人說：『慧專門愛和人開玩笑。』

慧正要答話，却聽見外面有人在喚她，便匆忙地走出。

房裏甯靜了一下，過後碧和影又在角落裏低聲談起話來，她們兩個站在那裏已經談了好一會兒，一個站在窗前，一個靠牆壁站着。

『碧，你們兩個在談什麼秘密話？』許久不曾開口的惠羣大聲說，她的臉上帶着中年婦人的和藹的笑。

『不告訴你，』碧掉過頭短短地回答了一句。

『你們應該陪着明玩玩。不該把他冷落成這樣！』惠羣帶笑責備她們說。

『惠羣，你不看見他和德華正談得起勁嗎？我們不要打岔他們才好！』碧接口說。

惠羣回頭在看，果然德華在對着明低聲說話，明很注意地聽着。她就

向着雲一笑，一面站起來輕聲說：『我們走罷。』她又向賈招手。賈做了一個滑稽的笑臉，默默地跟着這一對夫婦出去了。

房裏馬上少了三個人，也沒有人注意。碧和影依偎在屋角低聲談話，她們在討論工作上的事情。德華在向着明吐露她的胸懷，她在敘述她回家去的生活。明帶了興趣地注意聽着，在她的敘述中間，他不斷地點着頭。

『明，你爲什麼常常帶着憂愁的面容？我好像就沒有看見你高興過。彷彿你心裏就有什麼秘密似的。』德華忽然提起這事情，她的眼睛同情地，溫柔地看着他，那眼光同時又是深透的，似乎要刺進他的心。

明的瘦臉上掠過一道微光，但馬上又消滅了。他現出遲疑的樣子，他覺得有些爲難，他不願意談這件事情，但她的眼光却不肯放鬆他。他非同答她不可，然而他却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他支吾了半晌，斷續地說出幾

個含糊的字。最後他纔用比較清晰的聲音說：『我沒有什麼祕密，也許我生來就帶了陰鬱性，……我的身世是很悲慘的。』平常常說他的身世很悲慘，但他却從不會把他的過去告訴人。人只知道他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孤兒。

『我的情形恐怕也不會比你的好一點，在從前人家笑我愛哭。近年來自己覺得強健了許多。我也能夠忍哭。』德華說着，兩隻眼睛就在他的臉上盤旋，牠們在那傷痕上停了一下，便移開了。她略略把頭埋下來，去看地板。『我也知道過去的生活在一個人的靈魂上所留的迹印是很難消滅的。可是人不能夠靠憂愁生活。我已經忘掉許多事情了，我希望你也能夠忘記一點。』她的聲音微微戰抖着，留下了不斂的餘音。最後她嘆了一口氣。這些都送進了明的耳裏，他覺得彷彿在聽人讀一首詩。他的心猛烈地

跳動起來。

「德華，你有時候也看天空的星嗎？」他想壓抑下他的感情，但終於忍耐不住發出了這問話，黃黑色的瘦臉被雲霧罩住了。德華看他，却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我回到家裏，沒有事，晚上就坐在院子裏一個人望着蒼天發些癡想。我那繼母是從來不理我的。」她說起家裏的事情，便覺得不愉快。她不願再說下去，她便問：「你喜歡看星嗎？你爲什麼忽然問起這句話？」

明夢幻似地望着她的臉，好像不認識她似的。他自語似地說：「我晚上常常在黑暗的巷子裏走，你知道我常常從碼頭工會到這裏來。街道很黑暗。我沒有電筒，也沒有火把。只有星光照着我的路。我常常仰着頭望那些星。我愛牠們。牠們永遠在天空裏放射光芒，我只能夠看見牠們，却遠

不到牠們的旁邊。」他略略停頓一下，然後繼續說「那些星牠們是永遠不會落的。在白天我也可以看見牠們。」就在這時候他也彷彿看見有兩顆星在他的眼前放光，他完全不覺得那是德華的一對大眼睛。

「你不會想像到這幾天我是怎樣地過日子。在那裏面我整天看不見太陽。那裏的生活是苦的。但我也並不絕望。在那時候我也看見那星光。甚至在這裏面星光也照亮着我的路。」明開始說的時候，聲音還很低，但漸漸地聲音變高起來，他的眼睛也發光了，先前的疲倦和憂鬱都被一種激昂的感情掃了去，他的臉紅着，手動着，從他的口裏吐出來的每一個字都是很清晰的，而且帶了力量。這使得碧和影也停止了談話來看他。

「明，你說得這麼美麗，你說得我要哭了。」德華的眼裏含了一腔眼淚，她極力忍耐，却終於迸出這聲音來，這聲音同時把哭和笑混合在裏

面。這時候她不能再抑制自己了，她讓她的感情奔放著。『這些話，你不應該對我說，你應該對佩珠說，我是不配的。』她說罷便倒下去，把頭壓在被褥上，抽泣起來。

碧和影都跑過去，鶯奇地問：『德華，什麼事情？』影側身去扳德華的身子。

明也彎着身子去喚德華。德華沒有回答。碧溫和地安慰明說：『明，你也該休息了，我們不知道你受了這麼多的苦。』

『她怎樣了？她爲什麼哭？我完全不知道你們女人的心理，』明帶了點驚惶地問碧，他的聲音變了。他又找來了疲倦和憂鬱。好像他把精力都放在先前的一段話裏面。說完了那段話，他的力量便消散了。碧不知道這一個，她看見明的臉色不斷的變化着，愈變愈難看，她還以爲這打擊是德華

給他的，她便回答說：『沒有什麼事情。你不看見德華在愛着你嗎？』

『她真的愛我？』明疑惑地望着碧低聲這樣問道，好像就害怕這問題被德華聽見。

『你還不相信？』碧大聲說。

『我明白了，』明自語着，過後便笑了。在碧的眼裏看來這笑只像苦笑，碧覺得明的舉動有些奇怪，使人不容易了解。

『德華，』明溫和地喚着，正要俯下頭去和她說話，忽然一陣腳步聲打岔了他。克匆忙地跑進來，一把抓住他的膀子，並不問他在這裏還有沒有事情，便說：『明，快出去，有有些工人來你看。在那邊等着。你去對他們說幾句話。』克的小臉上堆着快樂的笑，他說話說得很快，嘴裏不歇地噴氣。明還來不及答話，接着雲又跑了進來。他們兩個人把明擁起走

了。

德華聽見脚步声，便從床上坐起來。她還有話要對明說，她喚了一聲「明，」沒有回應，脚步声已經遠了。她把一隻手搭在影的肩上，癡癡的望着窗戶。陽光穿過窗戶射進來，把窗戶的影子照在地上，無數粒灰塵在陽光裏飛舞。她的臉上還留着淚痕，她也不去揩拭。

「何苦來？」影摸出手帕替德華揩拭臉，一面憐惜地說。「這是不用着哭的。你平常愛說你能夠忍哭，今天却流了這麼多的眼淚。爲什麼哭呢？你愛明，那是很平常的事情，沒有人來妨害你們。」影說這些話好像一個姊姊勸她的小妹妹。

在外面有叫聲響起來，聲音糟雜着，彷彿許多人在用本地話喊口號。接着那些人又唱起歌來，聲音很粗，沒有一點曲折，而且不合拍子，顯然

是從不熟習的嘴裏唱出來的。

「你聽，外面多麼熱鬧。他們在歡迎他了，」影溫柔地撫摩着德華的軟髮，高興地說。

「別人不會來干涉嗎？」德華低聲問。

「爲什麼要來干涉呢？他們並沒有什麼激烈的舉動，現在並不是戒嚴的時期。」碧接口說，她的小眼睛圓睜着望着窗戶，好像從窗戶望過去便可以望見那熱鬧的景象。

「德華，我們出去看，我們四個人一道去！」慧走進來對德華說。

「好，我們走，」碧應了一聲。影挽着德華站起來，四個人一起走了出去。

走出婦女協會的大門，她們下了石階，又走過石橋。工會門前的石階

上有幾個人匆忙地跑來跑去。一個穿學生裝的青年抱了一大捲傳單從裏面出來。

「敏！」慧高興地叫了一聲。

敏站住了，掉過臉來看她們，望着她們笑了笑，並不說話，也不等候她們，他就匆忙地往外走。

賢從外面跑進來，口裏唱着歌，一看見慧幾個人便站住了，他快活地大聲說：「他們都在外面，你們快去看！」他就跑着進了工會。

賢的話像一把火點燃了這四個女郎的熱情，她們加速了腳步，懷着跳動的心走到外面了。

外面是天井，這是一個大廣場，平日顯得很寬敞，兩株大榕樹排列在左右兩邊，佔了小小的地位。這時候廣場完全給人頭堆滿了。這景象使得

她們驚訝起來。她們萬料不到在這短時間裏會來了這麼多的人。

那一個新近搭的戲台做了講台，好幾個人站在那上面。明在那裏說話，他的聲音很低，只有斷續的字句送進她們的耳裏，在前面人聲嘈雜着。好些學生在人叢中擠來擠去，散發着傳單。她們看見英吃力地擠着，滿頭都是汗，掙紅了那可愛的小臉，接着又看見賈抱了一捲傳單擠進人叢裏去。她們也用力在人堆裏擠着，一些人看見她們，便讓出了一條窄路，她們還不會走到講台前，掌聲就突然響起來。掌聲不斷地響着，後來漸漸地稀少了。人叢中忽然起了一個清脆的喊聲，是女人的聲音，叫着一個顯明的口號。接着許多青年的聲音從四面八方響應起來。於是全個廣場都震動了。那些粗暴的喊聲像海濤一般向着講台衝過來。

「你看，佩珠在那裏，」影像發現什麼似的驚喜地推着博華的手膀

說。

德華隨着她的手指看去。在左邊榕樹前面的那個石凳上就站着佩珠。她舉起一隻手在空中揮動，她口裏嚷着，頭搖着，那一頭的濃髮全散開來，跟着她的頭飄動，那麼一大堆一時而遮了她的半邊臉，時而又披到後面去，人遠看去，好像那是一個獅子頭，獅子在抖動牠的鬃毛。在她下面有許多人在那裏伸了頸子看。她又埋下頭來對他們說話。

「我也去，」慧熱烈地說了一句便離開她們擠進人叢裏去了。

「我們到前面去聽仁民演說，」彭這樣說，她和碧，德華，便直往講台那邊走，因為這時候在講台上正響起了仁民的洪亮的聲音。

她們到了講台旁邊；那裏已經圍滿了人，她們實在不能夠擠到正面去，空氣很熱，太陽沒遮擋地晒在她們的頭上。她們一頭都是汗，汗珠沿

着鬢角流下來，但她們並不去管牠，却只注意到台上的仁民的側面的影子。

仁民不是一個優越的演說家，那斷續的字句並不能夠抓住羣衆的注意力。他說得太慢了，停頓的次數很多，有時候那激動甚至使他說不出話來。但他的洪亮的聲音却也能夠響徹了整個廣場，而且那結實的身材，那堅定的姿勢，那熱烈的表情，也可以使那些聽不懂他的話語的人感動。所以這時候那廣場上反而靜了下來，似乎全場的人都在聽他說話。

不多久仁民便閉了嘴，於是掌聲像春雷一般地響起來。佩珠又開始在那邊叫了，差不多同時還起另一個女性的喊聲，那是慧，她站在另一株榕樹前面的石凳上。

克接着出來說話，克的聲音，克的姿勢是許多人熟悉的。他比仁民有

了更多的經驗，而且他知道用一些通俗的字句。他的聲音雖然比較低一點，但他却能夠抓住了聽衆的注意力。許多人都留神地聽他說話。

忽然一個青年匆忙地跑上講台，那是敏，他在克的耳邊說了幾句話，克略略變了臉色，回頭答了他幾句，便繼續着他的演說。敏留在台上和別的人低聲談着，過後他就和志元，陳清幾個人下了講台擠進人羣裏去了。克的態度是很鎮靜的，却也不能夠阻止羣衆中間的騷動。

『什麼事情？』碧蕊訝地問道。看見影的臉上帶了驚訝的表情。她回頭，那無數的人頭搖動着遮了她的視線。

德華在看講台上站着的明，她沒有聽清楚碧的問話，便說：『你看，明的臉色這樣難看，他支持不下去了，他們應該讓他休息才行。』她看見沒有人答話，就推動碧的手膀，請求似地說：『你去，你去告訴明，要他

進去歇歇。」

碧沒有注意德華的話，她癡呆似地望着那騷動着的羣衆。

影低低在德華的耳邊說：『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她的聲音帶了一點兒顫抖。

『什麼事？』德華驚訝地低聲問，她也回過頭去看羣衆，只看見人頭動着，人聲嘈雜着，似乎聽衆突然增加了一倍，擁擠得更厲害了。

『慧！』碧忽然驚喜地叫起來。在人叢中慧擠出了一條路，披散頭髮，紅着臉，手裏捏了一張傳單，氣咻咻地向着她們跑來。慧跑到了碧的面前，把一隻手搭在碧的肩上，喘着氣，激動地說：『我們被軍隊包圍了。』

德華驚疑地望着慧的激動的脸，過後她就掉頭去看講台，克還在對羣

衆說話，明，雲，仁民都還立在那裏。她匆忙地說了一句：「我去告訴明，要他進去。」她不等着慧說什麼話，便急急走了。

「軍隊來了，我不信！這是一個和平的集會，他們來幹什麼？」碧激動地說。她的心跳得很厲害，她並不害怕，但她很氣憤。她覺得今天就像在過節，大家應該快活地熱鬧地過一天，來歡迎明，來表示一些休戚相關的感情，別人完全沒有來干涉的必要，然而旅部却派來了軍隊。不僅碧是這樣想，影和慧也是這樣想，許多人都是這樣想。

「軍隊來幹什麼？誰知道？一定是來驅散羣衆的！」慧氣憤地回答說。「大家不走，看他們有什麼辦法！」慧的眼睛裏冒出火來。

「軍隊來了！」羣衆忽然驚慌地叫起來，於是起了一陣擁擠，有好些進來看熱鬧的人就想往外面跑。

「大家不要慌！不要怕！」克看見這情形，便大聲對羣衆說，但他的聲音已經不能夠鎮壓住騷動了。那些看熱鬧的人再也無心聽什麼人的話。他們在人羣裏亂嚷，亂跑，亂擠，把秩序弄得更壞了。

總華伴着閉下了講台，從人羣中擠出去，進裏面去了。雲站到前面去幫助克鎮壓羣衆。仁民一個人留在講台後面，帶了嚴肅的表情看着下面動着的無數的頭。

「仁民應該躲避一下，」慧在下面看見仁民便低聲對着彭和階兩個說。
「旅部裏很注意他。」

慧的話還沒有說完，她就聽見一個熟悉的尖銳的聲音在人羣中響了：
「不要害怕！我們是徒手的民衆，軍隊不會干涉我們！秩序，大家守着秩序！等着！我們就要散會了！」

這是佩珠的聲音，她依舊站在石凳上，揮動着兩隻空手，抖動着她的頭髮，掙紅了臉叫着。她的聲音飛起來，高出於別種聲音之上壓倒了一切。

『不要怕，大家守着秩序！……』佩珠的話被許多人響應着，賢和志元在佩珠對面的石凳上出現了。志元老是張開他的大嘴叫。

慧，碧，影，三個女子接連走上了講台。慧第一個開口：『仁民，我們到裏面去。』

『等一下，大家一道走，』仁民回答着，他不願意馬上離開眼前的景象。

『你應該避開一下，說不定今天會有意外的結局，』慧把她的細眉微微一皺，低聲說，面容是很莊嚴的。

仁民的臉上突然一變，好像有一股暴風吹過他的臉，他沉重地說：
「你是指流血嗎？」

瑟瑟地點了點頭。影把一隻戰抖的手搭在瑟的肩上。

「不，那不可能！我不相信！」仁民搖頭說，他的眼睛裏射出一股強烈的光，那是堅定的，裏面充滿着信仰。「現在流血是沒有用的，我們根本就沒有預備。」

「倘使人家預備好了呢？」瑟用一種恐怖的聲音反問道。

「那麼，我們就應該想法避開。」仁民堅決地這樣回答。「我去告訴克。」他說着便走到克的身邊去。

「克，現在就宣布散會！」仁民說這話就像在發一個命令，他的聲音是那樣堅定，使人沒有發疑問的餘地。

克驚訝地看他一眼，嚴重地低聲說：「等一下，等敏回來再說。」

「你應該穩重一點，事情很嚴重，」仁民嚴肅地勸告說。

「我知道，」克點點頭，接着他又說：「你也應該當心，這裏面一定有偵探。你先到裏面去，不要讓許多人認識你。」

敏和陳清一道來了。兩個人都跑得氣喘吁吁的，滿頭都是汗珠。臉色是很莊嚴的。敏在克的耳邊說了幾句話。

「好，我們散會罷。」克下了決心說。「敏，你去告訴佩珠。大家守着秩序走出去！」

「我去找佩珠！」慧搶着說。

「我也去！」影和磨一齊說。

「慧，你不同協會去？那裏也應該有人看守，」敏對慧說。

「惠澤在那裏，不要緊。」慧匆忙地回答着便跟着影，瑤兩個走下講台，擠進人羣裏去了。

「糾察隊都在下面嗎？」克問敏道。

「都在。全靠他們在維持秩序。今天看熱鬧的人也不少，所以秩序亂！敏這樣回答，他接着對雲說：『雲，我們到下面去。』」

雲跟着敏走下去了。人聲依舊嘈雜着。騷動也沒有停止。克在講台上宣布了散會。

慧。影，瑤走到佩珠的身邊就全跳上了石欄，這四個女子站在一起似乎變得更勇敢了。她們大聲叫喊着，傳達那散會的消息。只有影不大作聲，她靜靜地看着，把一隻手搭在慧的肩上。在她們的下面，羣衆慢慢地擁擠着往外面走了。那麼多的人結合在一起，就像一股水流。

「打倒××！」慧受了感動，覺得她自己的心也跟着那無數人的心跳動了。她很高興，忍不住，就忘了自己地叫起來。××是那旅長的名字。

「慧當心點，你不要亂叫，」彭拍着慧的肩頭說。

佩珠掉過頭，看了慧一眼，低聲說：「慧，我們今天不是預備來流血的。」

慧笑了，她解釋說：「這不要緊。我叫得高興，就順口叫了出來。」

「大家守着秩序好好地走呀！」佩珠不再和慧說話，又掉頭去看羣衆，對着那些搖動的人頭大聲叫了。許多臉掉過這邊來看她，對她微笑。許多隻手向她揮動。最後一隊人走過她們面前時，她們都跳了下來。

在外面羣衆毫無阻礙地通過了軍隊的防線，沒有一點衝突，秩序很好。

陰暗的廣場裏就只剩了佩珠這一羣人，談論着慢步回到裏面去。

佩珠忽然微微一笑，自語似地說：『今天的成績很好。』

『我恐怕事情還不會完結呢！』彭用一種不確定的聲音說。

『但是我們今天已經算是勝利了，』佩珠想到那景象，她便高興，她常常是樂觀的。

『佩珠，你不要過於樂觀，我們以後還需要更大的勇氣呢！』克在後面用沈重的聲音說，從他的眼鏡裏透出來那嚴肅的眼光。

『勇氣？』佩珠睜起一雙大眼睛驚訝地看他，平靜地說：『我想我是有的。我還能忍耐呢！』她無意間抬起頭正看見仁民從右邊送過來讚美的眼光。

賓跑過來握着佩珠的一隻手，拖長了聲音親密地頑皮地叫起來：

「佩——珠。」

正在這時候德華從裏面驚惶地跑出來，見着這一羣人就站住了。她一把抓住佩珠的手腕，聲音戰抖地說：「你們這許久都不進來！明——病了。」

「病了？」克沉重地唸着這兩個字，好像擲了兩個石子在每個人的心上。

「克，」在後面又起了男子的驚惶的叫聲，一個頗長的黑影向着他們投過來，使得衆人都吃驚地站住了。

來的是亞丹，他跑得氣喘吁吁的，剛剛站住，他便斷續地低聲說：「他們已經動員了。把工會收拾乾淨，他們連早會來檢查的。雄在後面，他馬上就來。」

衆人癡呆似地站住了。空氣突然變得緊張起來。德華想到明的病，馬上就跑了進去。

「婦女協會怎樣？」慧接口問。

「難道他們還不知道是一起的嗎？你們也應該當心！」亞丹嚴肅地回答着。他又繼續說下去：「我在路上遇見軍隊，我還以為這裏已經完結了。」

「賢，」克把賢喚過來，在他的耳邊吩咐說：「今晚學生組的會延期一天。你馬上通知他們。」

賢應了一聲立刻跑開了。這一羣人在戲台旁邊低聲交訂了幾句，接着默默地散去了。剩下那一個空的廣場，孤寂地躺在傍晚的天幕下面。

四

佩珠和慧在婦女協會裏談着明的病。

賢慌張地跑了進來。他的臉上沒有了平日的那種滑稽的笑容，他一看見佩珠，就張開那突出的嘴，露出不齊整的兩排牙齒，慌張地說：「佩珠，你們快去！明的病危險……德華要你們馬上去！」賢恐怖地睜大了兩隻眼睛，兩滴眼淚開始從他的眼角流下來。

「吳鵬接着來了！」慧自語似地在旁邊說。

『好，我們就去！』佩珠牽着賢的手，伴着慧出去了。她們到了雄的家。碧出來開門。她們看見碧的憂鬱的面容，心就變得更沈重起來。

『明怎樣了？』佩珠關切地低聲問。

碧搖搖頭，憂愁地回答說：『恐怕沒有希望了，』就讓了她們進去。在一個不很明亮的房間裏，一張舊式的架子床上，明靜靜地躺在那裏，一幅薄薄的被褥蓋了他的半個身子，德華坐在床頭一把藤椅上，用手帕在揩拭眼睛。

『德華，』佩珠一進門便低低喚了一聲。

德華站起來還來不及答話，明就在床上問道：『佩珠，你來了嗎？』佩珠應了一聲，便和慧同走到床前溫和地說：『明，今天好些嗎？』

她們看清楚了的臉，那臉上沒有肉，沒有血色，不像一個活人的臉。她們本想做一個微笑，然而佩珠却不由得讓淚珠流下來，慧能夠忍耐，她用力咬着她的嘴唇。

「佩珠，慧，你們都好。我是完結了。我要離開你們了。」明的瘦臉上現了一個悲慘的微笑，他的話語很清楚，表示這時候他的神志是很清明的，他說一句話他自己很知道這話的意思。

「不會的，你的病不久就會好起來，」佩珠極力忍住悲痛，溫和地安慰他道。

「我不會好了。那醫生是沒有用的。我完結了。想到你們大家都忙着，我一個人靜悄悄地死，這是很難堪的。佩珠，我不願意死。」他的聲音依舊很清楚，臉上帶着悲慘的微笑，眼睛裏却嵌着淚珠，一隻右手壓在

被褥上，手指微微地抖動。德華用手帕掩了面在旁邊抽泣起來。明略略停頓一下又繼續說下去：「德華常常哭，她待我真好，你們大家待我真好，然而我要死了。我不能夠再担任一點工作了。我要離開你們了。」

佩珠在床沿上坐下，伸手去把他的壓在被褥上面的手握著，一面安慰說：「明，你不要再說話了。你歇歇罷。不懂德華，我聽了你的話我也想哭了。」

「明，你不會死，在你這樣青的年紀是不應該死的！」慧立在床前對明說。

「不該死？誰又不該死呢？」明的眼睛睜大起來，他的手抖得很厲害。他說話，牙齒抖着。「我是被他們害死的。他們天天拷打我，折磨我，他們不讓我活，所以我就死了。我應該死了，在這樣青的年紀就死

了！』他帶了氣憤地說着，臉色變得很難看，聲音也含糊起來。但這些話並不會漏過這房間裏的人的耳朵。連新進來的敏，亞丹，志元，仁民都聽見了。

房間裏沈默着，沒有人想說話，佩珠把明的冷冷的手捏得更緊，好像害怕一放鬆就會馬上把他失掉。別的人却靜靜地站着，動也不敢動一動，好像是幾座石像，讓明的喘息和德華的抽泣聲在空中飛舞。這樣地過了一些難堪的時候。大家用同情的眼光看明，又用恐怖的眼光彼此看着。於是仁民低聲在志元的耳邊說了幾句話。碧走過窗下，便站在門邊，伸了個頭進來看。

明在床上慢慢兒嘆了一口氣，又把頭一動，用他的軟弱的眼光看站在桌子周圍的那些人。他把嘴一動，笑了，這笑容在別人看起來依舊是悲哀

的。仁民向前走了兩步，站得離他更近一點。

「仁民，你來了，我却要死了。」明望着仁民，眼裏又迸出了幾滴淚珠，他繼續用那戰抖的聲音說話。「我不能多看見你了。我并不怕死，可是想着你們大家都忙着工作，我真不忍心離開你們。」

「明，你放心，你是不會死的，我們大家都不願意你死，我們大家都愛你，」坐在床沿上的佩珠俯下身子望着明，含了眼淚地勸慰說。「賢不能夠忍耐，便撲到床前去，把頭壓在明腳邊的被褥上傷心地哭了。」

「明，你歇歇罷，你太激動了。你的病是不要緊的。你不要怕。」仁民想和他說許多話，但結果只說出了這幾句。

「我並不怕。不過在這時候大家一塊兒工作得很好，剛剛有了一點希望。我一個人就死去。這情形是有些悲慘的。」明說到這裏停了停又說：

「我不願意離開你們，我真不忍心離開你們。」

「好，明，你閉着眼睛一忽罷，你不要再說話了。」仁民溫和地說。

「不行，我閉上眼睛，在我眼前就像在開演電影，都是那拘留所裏面的景象，真可怕，你們決不會想到！」明的聲音裏帶了一點恐怖，他努力地睜大了眼睛，在他的瘦得只有皮包骨的臉上，這一對眼睛就像兩個小洞。

「那裏面的生活給他的印象太深了，」亞丹背靠着桌子站着，把一隻手捏成拳頭用力壓在桌面上，他側着頭低聲對志元這樣說。

「他們整天拷打他，他那瘦弱的身子怎麼受得住？」志元埋了頭低低地回答說。

「這就是人家對付我們的方法！」敏在旁邊插口道，他洗着臉，咬着嘴唇，從眼睛裏射出來似乎是憎恨的眼光，「這並不是第一個犧牲了。」

「呵，那星光，那星光就快要滅了，」明在床上眼睛望着帳頂自語似地說。

「明，你說什麼？」佩珠把頭俯下去溫和地低聲問。

「我說那星光，過一會兒，我就會什麼都看不見了，」明依舊自語似地說。

「不會的，不會的，星光永遠不會消滅的！」德華在旁邊搶着回答說。她已經不哭了：雖然她的臉上還留着深痕。她站在床前，微微低下頭把兩隻明亮的大眼睛望着他的臉。她還記得明的話，明對她說過在白天他也看見那星光，甚至在囚室裏星光也照着他的路。

「仁民，」明把頭一動這樣喚道。

「我在這裏，你看得清楚嗎？」仁民溫和地說。

「請你過來，請你過來，」明接連着說。仁民就走到床前，德華讓了地方給他。他站在佩珠的旁邊。他也俯下頭把他的溫和的但又是堅定的眼光投在明的臉上，低聲問：「什麼事情？」

明把仁民看了一會兒，好像要認清楚仁民的面貌，然後說：「我問你一句話，你比我們知道得多，我讀過你的許多書，」他微微一笑，這時候他的聲音有些不同了，這裏面似乎多了一種東西，但究竟是什麼，衆人也不明白。「我問你在我們中間——愛——我說那戀愛——我們也可以戀愛——和別的人一樣的嗎？」那軟弱的眼光哀求地射到仁民的臉上。「我們有沒有這——權利？他們說戀愛會——妨害工作——和革命——衝突。你不要笑我——我始終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許久我就想問你。」在這些話裏面明把希望和痛苦混在一起，雖然是軟弱的聲音，但人也可以分

辨出來。的確那個問題把明苦惱了許久，他很早就想寫信去問仁民，問劍虹，但他害怕會被人笑，所以他終於沒有問，他把牠藏在他的心裏一直到現在，這時候他依然不能夠解決牠。

仁民注意地聽着，他想不到明會把這些話來問他。這並不是一個難答覆的問題。他微笑了。他說：『明，你爲什麼還想這些事情？你應該多休息你的腦筋，你的身體更要緊。』

『你說，你回答我罷，我等了許久了，』明哀求地說。

仁民沈默了一下，把眼光略略在佩珠的臉上一掃，又看了看慧，他知道慧曾被一些朋友嘲笑地稱做戀愛至上主義者，他也知道慧和好幾個男朋友發生過關係。他又看德華，她正把畏怯的眼光向着他這邊射來，他知道德華和明正相愛着。他現在明白了：明被一個義務觀念折磨着，用工作來

折磨自己，用憂鬱來摧殘自己，只爲的是要消滅那愛的迹印。這事情在他如今看來是很不重要的，然而明爲了這個就毀了身子。明現在垂死地躺在床上，和這事情也有一點關係。仁民想到這裏不覺起了痛惜的感情。他痛苦地說：『爲什麼你要疑惑呢？個人的幸福不一定是和羣體的幸福衝突的。愛並不是一個罪過。在這一點我們和別的人不能夠有什麼大的差別。』他覺得對着明他只能夠說這樣的話了。但是他又明白他再這樣反覆申說下去，也沒有了用處，因爲現在已經太遲了！他想不到一個人會拿一個不必要的義務觀念折磨自己到這樣的程度。他痛苦地閉了嘴，略略側眼去看佩珠，她似乎在點頭。

明微微嘆了一口氣，帶了點欣慰的樣子說：『我原也是這樣想。』歇了一下他又用更低的聲音說：『可惜已經遲了。』他的臉上現了一陣痛楚

的拘擊。衆人屏着呼吸注意地看着他的掙扎。然而他是一秒鐘一秒鐘地衰弱下去了。

『我們又貢獻一個犧牲了！』敏的沈重的聲音響了起來。『在我的眼睛裏這已經有好幾次了。』

『敏，這不過是開始呢！你就不能忍耐了？』慧苦惱地說。

.....

『誰知道！我又不是預言家！』仁民搖搖頭，把兩手攤開，他的聲音很堅定，沒有一點煩躁。那態度甚至有點像驕傲。

衆人看着敏和仁民，他們不知道在這兩個人中間會發生什麼事情。但他們注意地聽着他們的問答，因為那兩個人所談的也就是那苦惱着他們的

心的問題。

敏煩躁地在房間走了幾步，他站在仁民的面前激動地說：『我的血每夜每夜都在叫：我知道這是那些朋友的血，他們在喚我。我眼看着好些朋友慷慨地交出了生命，我不能夠再做一個吝嗇的人。』

『並沒有誰說你是吝嗇的人，』慧在旁邊打岔說，她對敏很關心。

『那麼什麼時候纔輪着我呢？』敏側着臉，煩躁地問慧。他很激動，聲音抖動得厲害。他指着床上的明。『爲什麼就輪着他？他是不願意死的。他剛纔還嚷着他不願意死。』

『這全是偶然。也許你的輪值明天就到，也許我的輪值明天就到，』慧低低地說，她極力做出一個冷冷的微笑，好像她對於那命運完全是無關心。

「你不覺得那等待，比任何折磨都更可怕嗎？我很早就等着那輪值。我要找一個痛快有機會把生命交出去。」敏苦惱地說着，兩隻眼睛裏射出來強烈的憂鬱的光，舉起一隻手用力搔他的頭髮。

「敏，不要這樣說！」仁民用他的堅定的溫和的聲音說。「一刹那的痛快固然使你自己滿足了，然而社會要繼續存在下去的。牠需要着那些勇敢的人。」

「但是……，」敏激動地說，眼睛裏快要噴出火來，他那樣銳利地看着仁民，想把仁民的那堅定的態度打碎，但沒有用。

慧在旁邊微微一笑，這笑裏含得有苦惱，她溫和地望着敏，說：「敏，安詳些罷，你太激動了。」

碧走進來，她低聲接口說：『這種環境很容易使人激動。』

佩珠坐在床沿上捏着明的一隻手，這些時候都不開口，就靜聽着他們爭論。她忽然用了似乎是平靜的聲音說：『我們沒有理由輕易犧牲。血固然很可寶貴，可是有時候也會蒙了人的眼睛。痛快地交出生命，那是英雄的事業。我們似乎更需要平凡的人。』

『佩珠說得不錯。我們目前更需要的是能夠忍耐地沈默地工作的人，』仁民接着說。

『你們不了解我的心情，你們全不了解，』敏搖搖頭執拗地，苦惱地說。

『爲什麼不了解你呢？你的苦惱不就是——』慧正在溫和地勸着敏，佩珠的悲痛的聲音便響起來打斷了她的話。佩珠站起來，清晰地說：『我

們裏面又少了一個了。」淚珠開始沿着她的臉頰流下來。

「明，」德華喚着就撲過去，俯倒在床上傷心地哭起來。

「他死了！……」敏瘋狂似地悲痛地叫起來。

「他不會死，他永遠活在我們的中間，」慧接着說，她的眼前就彷彿現了明的憂愁的面孔，她的眼睛不覺潤濕了。

衆人沈默着，都把潤濕的眼睛掉向床上看。過了一會兒，磨走過去，把那俯倒在床上明的腳邊哀哭着賢喚起來，她說：「賢，不要哭了。你馬上去把克叫來。你就去。我們早些了結明的事情。」

賢茫然地站在床前，一面含糊地應着，一面用手不停地在眼睛上揩拭。

「我去！賢，你就在這裏留着！」敏搶着說，他的聲音是很沈重的。

他不等衆人說話，便踏着大步往外面走了。

五

明死了，就像一顆星從黑夜的天空裏落了，以後人便不見牠升起來。但在人們的口裏明這個名字還被人常常談着。

在最初的幾天裏德華時常想念着明，她和人一提到明，眼裏就要淌淚。

『德華，你爲什麼老是想着明呢？想念和悲泣都是沒有用的。明已經死了。』佩珠正坐在書桌前寫文章，看見德華淌淚，便放下筆這樣勸慰

她。她的聲音是很溫和的，她看待德華就像看待自己的妹妹。

『我以前待他太不好了。簡直是我在折磨他。你想他受了那麼多的苦！』德華說着便往床上一躺抽泣起來，她彷彿還看見明的眼睛帶了懇求的表情在望她。

佩珠看見德華把頭俯在枕頭上，低聲哭着，肩頭不住地在震動，她心裏也有些難受，就走到床前，坐下去，伸手去輕輕地撫摩她的頭髮，一面溫柔地說：『你看，這幾天你就瘦多了。悲哀很容易折磨人的。』

德華沒有答話，依舊低低哭着，那哭聲像針一般地刺在佩珠的心上，佩珠覺得忍耐不住了，走去扳德華的頸項要把頭抬起來，德華溫順地坐起抬了頭，那臉上滿是淚痕，兩隻大眼睛茫然地望着窗外。窗外正充滿着陽光，微風把樹葉吹得動，一些蜂羣在空中飛舞。

『過去的事是無可挽回的了，在我們的前面還躺著那未來，德華，你拿出勇氣來！』佩珠溫柔地在德華的耳邊說。『你看，你一臉都是淚痕，無怪乎人家要說你愛哭了。』便摸出手帕來，慢慢兒替她揩拭眼淚。

『佩珠，你待我真好，』德華感動地說，她很溫順地把頭靠在佩珠的胸前，她的抽泣還不能夠停止，這使得她的話語成爲斷續的了。『我沒有勇氣。我愛明，我就不敢把愛情表示出來。慧從前就責備過我了。我處處不及你們，我知道的比你們都少。我怕我沒有勇氣走那未來的路。』她說着就嘆氣，她覺得她的前面沒有路，只有一片黑暗。

『不要怕，你不知道你自己，』佩珠揩拭了德華的眼睛，把手帕放回在衣袋裏，依舊俯下頭看德華的臉，看德華的眼睛。她看見德華的畏怯的，悲痛的表情，她微笑了，她把德華輕輕抱着，愛憐地安慰着這個身子

微微顫抖的女郎。『沒有人生下來就有了勇氣，誰都是在那個大洪爐裏面磨練出來的。你想不到我從前也爲了別人說我太軟弱而痛哭過，我一晚上哭濕了一個枕頭。』她想到那過去的事情不覺微笑了，她彷彿自己就站在一條河邊看那對岸的景物，是隔得那麼遠遠的。

『你比我強，你的境遇比我好。我的境遇是很悲慘的，』德華聲音戰抖地說，『我怕我不能夠支持下去。我不想活，』歇了歇她又換過語調說：『佩珠，你想我能夠支持下去嗎？我能夠做一個勇敢的女子嗎？就像你們那樣？你說，你老實說！』她側着頭懇切地看着佩珠。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了一絲的希望把她的眼睛照亮了一點。

『爲什麼不會呢？你這傻姑娘！』佩珠笑了。她把頭俯下去輕輕在德華的軟髮上吻了一下。『我原也是很軟弱的。可是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我

就覺得有勇氣了。你怕什麼？你在這裏，不是我們大家都愛着你嗎？這友情會使你活潑起來，強健起來。」

德華注意地聽着佩珠的說話。佩珠閉了嘴，她也不回答；却沈默着似乎在想一件事情，她讓佩珠繼續撫着她的頭髮。她的畏怯和悲哀却漸漸地消去了。過一會兒她忽然問道：「佩珠，你常常看見星光嗎？」

「星光？什麼星光？」佩珠不懂得這意思，驚訝地問。

「明說的。他說星光是不會消滅的。他把我的眼睛當作星光。」德華夢幻似地說。

「德華，明說得不錯，你的眼睛有一天會發光。」佩珠又俯下頭。溫和地感動地回答道。「不是向着明發光，是向着那許多人。」她突然轉過話題問：「你看見那天廣場上的景象嗎？」

『是的，我看見的，那麼多的人，那景象使我的心跳得很厲害，那景象使我忘了自己，』德華點着頭回答說。『我看見你，你是那麼勇敢。』她記憶起那天的景象她就很激動。她到這城裏來，參加羣衆的集會，那天還是第一次：給她的印象是很深的，因為明站在講台上說話，那許多人似乎是爲了明而來的。她又記憶起佩珠站在石凳上動着頭像獅子抖動鬃毛的那姿態。她不禁帶了讚美的眼光看佩珠。

『我不算什麼！慧，磨，澎，她們都勇敢。你也可以做到她們那樣。』德華被佩珠的鼓舞激動了。她的臉色漸漸地光亮起來。她驚喜地問道：『你真的以爲我可以做到她們那樣嗎？告訴我，你們是不是用得着像我這樣的人？』

佩珠看見德華這樣地說話，她不覺高興地笑了。她輕輕在德華的頭上

拍一下，溫和地問道：「你要正式加入我們裏面來嗎？」

「但是我還沒有做過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肯不肯相信我？」德華遲疑地說，她這些時候就沒有把眼睛離開過佩珠的臉。

「德華，誰不相信你？你這傻姑娘！」佩珠快活地擁抱着德華。「我們同住了這幾個月。你和大家都過得很好！我們都愛你，都歡迎你。」

德華站起來，溫和地擺脫了佩珠的手，用平靜的脚步走到窗前站一刻。佩珠慢慢地走到她的背後，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頭。她忽然掉過頭看佩珠，莊嚴地嘆道：「佩珠。」聲音是和平常不同的，使得佩珠不禁驚訝起來。兩個女郎的眼睛對望着了，都是堅定的眼光。德華的略帶憔悴的臉突然發亮了。她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她的細弱的身子堅定地立在地上，就像一座石像。但是漸漸地，漸漸地，熱情在她的身體內生長起來，

她彷彿感覺到牠的生長，她覺得牠不停地湧着，湧着，她把牠壓抑不住。她的身子開始微微顫動了。她又用戰抖的聲音喚道：『佩珠。』這聲音有點兒像抽泣。她的眼睛裏開始流下了淚珠。

佩珠溫和地應着，她注意地把德華看了這許久，她的驚訝很快地就消滅了。她很清楚，她彷彿看透了德華的心。她知道這是很自然的舉動。她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驗。當她第一次決定把身子奉獻給一個理想的時候，也曾這樣地哭過。

『佩珠，我下了決心了。』德華迸出了這一句話，便辛然掉過身子又在房裏踱起來。

『我知道，』佩珠微笑道。她看見德華走出了房門，便跟着出去。德華走下石階，在天井裏站着，伸出兩隻手向着天空，讓太陽光洗滌

着她的全身。佩珠就站在石階上看。

亞丹拿了一塊桌礎架從裏面出來。他穿着一件襯衫，領口敞開，袖子挽到肘上。他看見她們便笑着問：『你們兩個真閒！也不來給我幫忙。』

『你什麼時候來的？我還不知道，』佩珠笑着說。『你來，也應該先來看看我們。』

『我來了許久了。我來的時候聽見你們房間裏沒有一點聲息，我以為你們出去了。』亞丹笑着回答，又問着德華：『德華，你怎樣了？這兩三天你爲什麼不到學校去？你們年青女孩子應該活潑點，勤快點才行。』

『女孩子？好大的口氣！』佩珠撲嗤笑了。接着她又說：『亞丹，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德華已經決定正式加入我們裏面來了！』

亞丹的長臉上現了一個滿足的笑容。他走到德華的面前快活地說：

『我祝賀你！我早就料到的。你想像不到我心裏的高興！』他伸出手來把德華的手握了一下。德華却羞澀地微笑了，就像一個小孩受了別人的過分的誇獎那樣。

『我很幼稚，我希望你們多多指教。』德華像一個女孩子般謙遜地說。

『你不要客氣，我們又不是新朋友，』亞丹還要說下去，忽然聽見裏面有人聲他便住了口，接着英跑了出來。

『亞丹，快來！佩珠，德華你們都進來看！』英看見他們便這樣喚起來。

『什麼事情？你這樣大驚小怪！』佩珠笑着責備他。她知道英的脾氣，他平日就喜歡嚷，喜歡跳。

「我們的蜂！看我們的蜂！」英快活地回答着。「今年成績一定好！將來你們大家都有蜜吃！」他說罷就往裏面跑，亞丹們跟着進去。

他們走進裏面，穿過一個天井，穿過一個廳堂，由一道小門出去，就進了蜂場。那是一個園子。地方還寬敞，種了好些樹木。許多個蜂箱堆在地上，三四個疊在一起，從每個蜂箱旁邊的縫隙裏，那些黃色的小蟲不住地飛進飛出。園子裏充滿着蜜蜂的吵鬧的叫聲。

亞丹把手裏的巢礎架放進一個新的蜂箱內，那箱是空的，正擺在一塊石頭上面。

「這幾天我們正忙着，蜂拚命在分封，要添出許多箱來，亞丹一面說，一面做事情。英却揭開一個蜂箱的蓋子，從裏面取出一個巢礎架，兩面都被蜂貼滿了，蜂密密麻麻地動着，人看不出來牠們究竟有多少。英拿

一隻手提着架子用力一抖，把大部分的蜜蜂都抖去了，他又接連着抖了兩下。於是他們的周圍就憑空添了不少的蜂。空氣中原先充滿着蜂羣，這時候顯得更擁擠了。有幾隻蜂貼在英的手上，有幾隻便飛到德華和佩珠的頭上站住了。

德華畏怯地搖動着頭，被英看見，他就平靜地帶笑說：『不要怕，牠們不會刺人的。』又看見手裏的架子上巢礎已經被蜂咬壞了，只剩了一小塊，便去取了一塊新的來放進去。

亞丹也同樣地忙着，他却時時掉過頭來囑咐着英：

『英，不要忘記加糖水。』

『英，記着看見蜂在做王台，就給牠毀掉，免得分封太快了。』

佩珠和德華在旁邊走來走去，看着他們做這些事情，她們也覺得很有

興味。佩珠禁不住微笑地對德華說：「亞丹這個人很奇怪。慧說他粗暴。他却可以和蜜蜂，和小學生做很好的朋友。」

「粗暴？是的。這是你們女人批評我的話，因為我反對戀愛，因為我常常罵你們女人！」亞丹聽見佩珠的話，便帶笑地搶着分辯說。

「我在和德華說話，我並沒有和你說！」佩珠拿這話來堵塞亞丹的嘴。亞丹笑了。英和德華都笑了。

「佩珠，」歇了一會亞丹換了莊重的語調喚佩珠，他却不抬頭看她，他仍在做他的工作。

「什麼事情？」佩珠帶笑地問，以為他還在和她開玩笑。

「你看出來敏這幾天的變化嗎？」

聽說提到敏，佩珠就不笑了。她的面容漸漸變得嚴肅起來。她彷彿看

見了敏的苦惱的面貌，彷彿聽見了敏的煩躁的話語。她這幾天也鬆關心着敏的事情。她低聲回答說：『我知道。』

『你不覺得有什麼危險嗎？我今天上午還和仁民談過，我們應該正式開導他一番。仁民等一下就會到這裏來。』亞丹的聲音裏帶一點焦慮。

佩珠沈默了一下像在想一件事情，過後她便憂鬱地回答說：『這沒有用。敏現在是很固執的。他知道的不見得比我們少。但是他的性情——他已經歷過了那許多事情，那樣的環境是很容易使一個明白的人變爲瘋狂的。』

『我們就不可以幫助他？』德華懇切地插口問。這是聽見他們的談話以後說的，事實上她並沒有注意到敏的變化。

『恐怕沒有用，』佩珠搖搖頭說。『敏也許比我們都熱烈，比我們都

勇敢。這是一個悲劇。生活的洪爐把他磨練到這樣。……德華，你不覺得可怕嗎？你決定了到我們裏面來。」

這一句話把德華問着了。她完全沒有想到那些事情。她也不很懂得佩珠的意思。她看佩珠的臉，那臉上有苦痛的表情，但眼光却是很堅定的，很有力量。她記起了她和佩珠同住了幾個月，她知道一點佩珠這一羣人的生活狀況，她認識那些人，她同情他們的思想。她甚至多少分享過一點他們的快樂和愁苦。她佩服他們，羨慕他們，愛他們。她願意和他們在一起。她並沒有一個時候在他們裏面發見過恐怖，她自己也沒有感到過。她爲什麼要害怕？她就直率地回答道：「我爲什麼害怕呢？和你們在一起我什麼打擊可以忍受，你該曉得在我的胸膛裏跳動的，不再是我一個人的心，那是你們大家的心。任何大的悲劇，我可以忍受。」她說到後面，自

已很受感動，聲音戰抖着，她一面指着自己的胸膛。這時候她彷彿看見穿過那飛舞的蜂羣，透過那些樹木，越過那土牆，便立着那監獄，便現着那刑場，那槍統，那大刀，那許多種她叫不出來名稱的刑具排列在那裏，使她的眼睛昏花起來。漸漸地從遠處現出了許多面孔，許多帶笑的面孔，都是她的朋友的。牠們逼近來，遮住了一切，於是消失在土牆後面，樹林後面，蜂羣後面，她沒有一點恐怖，她反而微微地笑了。亞丹在她的對面躬着腰拾一個蜂箱，聽見她說話，便舉起頭帶了讚嘆的眼光看她一下。英瓊積着給蜂毀王台，就停止了來對她做個笑臉。

佩珠看見德華的笑，心裏就高興起來，把方纔的憂鬱趕走了。她無意間抬起頭看天空，天是蔚藍色的，非常清明，沒有一點雲片。她看不見太陽。太陽給樹梢遮住了。她埋下頭，看見滿地都是陽光，在樹蔭下面也有

好些明亮的斑點。這時候她忽然想起了那未完的文章，就對德華說：「你在這裏玩玩罷，我要去寫完那篇文章。」

「好，你先走罷。」德華溫和地應着。佩珠剛移動着脚步，就看見林舍動着兩隻小脚一偏一跛地走進來，在她的後面跟着仁民。

「佩珠，客人來了！」林舍的臉上堆着笑，她張開大嘴說話。「亞丹你這樣忙着，也該休息一下！」她看見亞丹忙着開關每個蜂箱的蓋子，就這樣嚷着：「我來給你幫忙。」她就往亞丹那邊走去。她走路時樣子似乎有些吃力，但她却走得很快。她也去拿巢礎架，她也去開蜂箱，她一面做，一面喚亞丹，時時和他說話。

仁民和衆人招呼過了，歇了歇，說了幾句話，就走到佩珠的身邊，極力做出平靜的樣子低聲說：「佩珠，我們到外面去。」佩珠點了點頭默默

地跟着他走出去。德華癡癡地望着他們的背影。亞丹從蜂箱後面投過來一瞥匆忙的眼光。英正忙着去找王台，林舍俯着頭在揭蜂箱的蓋子，他們都沒有看見什麼。

走出廳堂，仁民便在佩珠的耳邊說：「報館馬上就會有問題。」

佩珠側過臉投一瞥驚訝的眼光在仁民臉上。

「旅部裏的朋友剛纔送了消息來，報紙的壽命至多還有一天。」仁民嚴肅地低聲說下去，他和佩珠的脚步並沒有停止過。

佩珠默默地咬着嘴唇，她的心跳動得很厲害。她幾乎不相信這消息，但她知道這是真確的事實。她的憤怒是很大的。她只覺得血不住地在她的身體內湧。她就莊嚴地說了一句：「我們去看維。」維就是那報館的一個編輯。

『堆到報館去了。慧在婦女協會裏等你。』

『好，我們就走，』佩珠堅決地回答着。他們進了房間。佩珠把那未完的文章收拾起來，另外留下一個字條放在桌上給德華看。

這兩個人匆忙地走了出去，一個工人來給他們把門關上。

街道上異常靜寂，花在荒涼的舊院子裏開放着。蜜蜂在空中飛舞。陽光給石板道鍍上了金色，石板縫裏的青草昂着頭呼吸這溫柔的空氣。這一切和平常沒有兩樣，但是他們的心却很厲害地跳動着，使他們幾乎不敢說一句話，恐怕一開口心就會跳出口來。

他們走過幾條窄巷都沒有遇見行人，偶爾在大開着的舊院門前，看見兩三個婦女坐在那裏談閒話。空氣一點也不緊張。但他們依舊匆忙地走着。在一個十字路口，他們和一個背槍的兵士對面走過。那年青的兵士好

奇地把他們看了一眼，但也沒有做什麼舉動。

他們進了大街，走在平坦的馬路上，他們纔驚訝地注意到這條馬路上今天忽然地顯得異常擁擠了。許多人吵鬧地談論着迎面走來，往他們後面那方向走去。在人叢中時時現出來武裝的兵士。

『我們先到報館去一趟！』佩珠忽然感到一個預兆，就變了臉色，低低在仁民耳邊說，聲音略略有點顫動。

仁民沒有說話便跟着她掉轉身子往後面走。他們依舊走得很快，穿過那人堆裏。沒有人注意他們。但有兩次他們幾乎和對面走來的人相撞了。兩次他們都聽見人用本地話罵他們，他們却沒有功夫去細聽那些話。

走完兩條街，他們看見前面的許多人停了脚步。那些人全停在一個建築的門前。那裏已經聚集了不少人。佩珠吃了一驚。她不用思索，知道那

裏正是報館的館址，是一所一樓一底的舖面。她輕輕把仁民的肘一觸，等仁民側過頭，她把一瞥恐怖的眼光投在他的臉上。仁民不開口，他的臉上突然飛來了一堆黑雲。他馬上掉頭去看前面，他一面走着，一面用手去挽了佩珠的一隻膀子。

一些人忽然從前面退了下來，原先聚在報館門前的一堆黑影馬上散開了。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却依舊用力擠上前去。後面有人在推動他們，前面有人退下來，這擁擠是很費力的。仁民把佩珠的手膀緊緊挽着，兩個人的身子靠在一起，用力向前面慢慢兒移動。有幾分鐘光景他們實在不能夠前進了，就蹣跚起腳伸長了頸子看前面。他們看見一個警察拿着鞭子在趕人。但過一會兒那警察不見了，退下來的一羣人又圍了上去，前面鬆動了許多，他們趁着這機會，費力擠到了報館門前。

報館前面停着一輛大汽車。步道上站着十幾個持槍的兵士。門開着，兩個兵在門前守衛。在報館裏面閃動着兵士的影子。

佩珠低低嘆了一口氣，把身子緊緊靠在仁民的身上，仁民用一隻手抱着她的腰。他們隱在人叢裏，只露出了兩個頭。他們都仰起頭去看樓上，那些關閉的窗戶遮住了裏面的一切。但從那裏面却送出來腳步聲，吵鬧聲和移動傢俱的聲音。

一個兵捧了一束紙件跑出來，另一個兵又抱了些簿子和書本。他們把這些東西都放進汽車裏面。接着在報館裏面又起了大的響聲。

「前面去，」佩珠低聲在仁民的耳邊說。她便往前面擠去。人羣中起了一個騷動，衆人都爭着往前面擠。

從報館裏面一些警察趕了幾個人出來，讓他們走開了。接着幾個武裝

兵士押着一個人出現了。

「維！」佩珠禁不住悲痛地唸出了這個字，她往前面一撲，她的身子就微微戰抖起來。仁民吃驚地看着她一眼，把她的腰緊緊摟住，恐怕她要跑到前面去。

維穿着青西裝褲，上身只穿了一件襯衫，兩隻手反剪地被縛在後面，一張臉陰沈着。那臉上沒有一點懼怕的表情。四個兵押着他。他平靜地走着，一面把他的鋒利的眼光往四面射，好像在人叢中尋找什麼人一般。

佩珠和仁民差不多忘記了自己，那激動把他們壓倒了。他們把頭伸出去把眼光向着維的臉上投去。於是他們的眼光和維的遇着了。維微微一笑，那眼光就變得溫柔起來。佩珠的眼裏進出了淚珠，她幾乎要叫出聲了，却被仁民一隻手輕輕把她的嘴蒙住。他們還在看維，但馬上掉開了

臉，低下頭跟着兵士走了，彷彿並不會認出他們來。

佩珠用眼光把維送上了汽車。仁民却癡呆似地望着那報館門。一陣驚駭使他的眼睛變花了。從那門裏兵士們又押出來一個人，是一個三十幾歲的漢子，穿了一身的灰西裝，兩隻手反剪地縛在背後。他昂然地走着，並不掉動他的頭，兩隻眼睛夢幻地望着遠處，方臉上帶了一點光輝，他半張開大嘴哼着一首叫做『斷頭台上』的日本歌。

「原諒我罷，朋友們，

我無畏地熱愛着你們……」

仁民看着那方臉，聽着那聲音，彷彿全身的血都凝住了。他把他的眼光死命地釘在他所熱愛的這張方臉上，他恨不得把以後幾十年的眼光都用在這一瞬間來看牠。但是那個人却跟着兵士上了汽車不見了。當那人走過

他這一邊的時候，他曾在人叢中說了一個「薩約那拉（日文再見意）」，他的聲音並不很低，可惜却不能夠透過人羣的吵鬧達到那人的耳裏。「佩珠，」他悲痛地在她的耳邊嘆道，他覺得她的身子在他手腕裏厲害地抖起來。「我們走罷，」他的眼睛模糊着，他的心開始痛楚了。

那些兵士都擁上了汽車，於是喇叭一響，汽車就開始動起來。人叢中接着起了一個大騷動，許多人嚷行跑着，警察又拿起鞭子來驅逐着熱鬧的人，很快地馬路上現出了一條路，讓那汽車得意地開走了。

報館門被鎖住了，人已經在門板上貼了封條。一個警察還留在那門前步道上徘徊着。看熱鬧的人散去了，他們一路上談論着。許多人的口裏都發出來不滿的言論。

在那散去的人羣中，仁民挽着佩珠的腰，默默地走着。兩個人都不想

說話，都覺得身子落進了冰窖，血液已經凝固，不再在身體內循環了。眼睛被淚水模糊着，在那眼眶兒上面還印着剛纔的一幅圖畫。

忽然一隻手從後面伸過來在仁民的肩頭輕輕一拍，仁民就鬆了那隻攙着佩珠的手回過頭去看，他遇着了敏的沈重的眼光。敏陰沈着臉，現了憤怒的表情，敏的旁邊站着碧，就是雄的伴侶。碧的臉上好像點燃了火，那小眼睛裏不斷地冒出火光來。她的眼睛是乾燥的，她似乎並沒有哭過。佩珠這時候也把頭掉過了來。她親密地低低喚了一聲「碧」，便往碧的身邊走去。

「我們走罷！」敏命令似地說，拉着仁民往前面走了，讓佩珠和碧留在後面。太陽已經下了山坡，但霞光却升上來，染紅了半個天空，從這馬路上望過去，盡頭處是一匹山，他們的眼睛看不見牠，就只看見那一片紅

光，好像半個天空都給人塗上了鮮血。

『仁民，你看見嗎？我的眼睛裏全是血，全是血，』敏苦惱地說，聲音低，却很沈重，就像用一把小石子投擲在仁民的心上。

仁民，默默地看敏的臉，他突然被恐怖抓住了。他的眼裏充滿着燈光，他看敏，彷彿敏的臉上就全是血。歌了歌，他鎮定了自己，悲痛的感情又在他的心裏升起來，他忍耐不住，就低聲問：『你聽見他的歌聲嗎？』志元剛纔唱的。』

敏微微搖了頭，沈重地回答說：『我的耳朵已經聾了。』過了半晌他纔接下去：『我們上當了。』

碧和佩珠從後面趕上來，走過他們的面前，碧低聲說一句：『到慧那裏見，』兩個女郎就大步走了。

「我們走快一點！」敏說着也就放大腳步，追上去。

不到一會兒功夫四個人陸續進了工會的大門。廣場上很冷靜，克一個人埋着頭在那裏徘徊着。

「你們這時候纔來！」克看見他們走近了，就驚喜地說。

他們不答話，只帶了嚴肅的表情走過來。到了克的身邊，敏沉重地說：「完結了，兩個人完結了。」

「兩個人？」克的臉色馬上陰沉下來。他苦痛地唸着這三個字。似乎不大明白這意思。

「兩個人，雄和志元，我們親眼看見的。」碧接着說。她的火一般的眼睛燒灼着克的臉。她的聲音是嚴肅的，但似乎又是冷淡的。好像她看見自己所愛着的雄的失去，並沒有一點個人的悲痛。而其實那悲痛正隱隱地

割痛着她的心。但是另一種感情壓倒了她，使她忘掉了一切。她就伴着珠往裏面走去。

「這不過是個開場，以後的戲還多着呢！」敏苦惱地，甚至帶了點恐怖地說。

「我們到慧那裏去商量！」克堅決地說。

「仁民，你馬上就離開這裏，這裏現在很不安全。」克一面走忽然掉過頭來對仁民說。

「你自己也應該留心，你的情形比我更危險，」仁民關心地回答着，臉上露了一個笑容，沒有懼怕，但多少有一點痛苦。

「這時候誰還能夠感到安全？我們是不要緊的。你却應該保重自己，」敏的聲音漸漸變得溫和了，他關心地看了仁民一眼。

仁民還想答語，一種感情却突然襲來阻塞了他的咽喉。熱淚從他的眼裏迸出來，他的痛苦好像給一股晚風吹去了。他感激地想：在這時候和那些朋友們一塊兒去死，也是一件很快活的事情。

六

碧第一個走進婦女協會，佩珠跟在她的後面。她們進了慧的房間，慧和彭正在低聲談話。

『誰呢？碧，你一個人來！』慧看見碧就這樣問。碧起先出去，原是去喚雄回來。

『我只來得及看見他上汽車，現在押到旅部去了。』碧痛苦地低聲說，她就疲倦地往床上一倒，把兩隻手蓋着臉。好像她先前努力支持了那

麼久，現在是精力竭盡了。

「什麼？這樣快！」慧驚恐地站起來，她走到床前去追問，影也站起不住地把驚恐的眼光去看碧。

「慧，一切都完結了。我親眼看見雄和志元上汽車，佩珠含着眼淚說。『但是他們沒有懼怕，他們的臉上都帶着笑容。』她說到這裏聲音便澀起來了，她再也說不下去，就抱着慧低聲抽泣起來。

「完結了。」慧絕望地響應道，她緊緊地抱着佩珠。影看見這情形也在旁邊流了眼淚。

碧一翻身從床下跳起來。她的眼睛是乾的，從那裏面繼續射出來火光，她用嚴厲的聲音責備她們說：「你們哭着有什麼用處！他們還沒有死，我們應該想個辦法！」

慧放脫了佩珠，把手在眼睛上一抹，回答道：「我們找克來商量。」
佩珠抬起頭，從淚花中看見了壁上掛的愛瑪·高德曼的放大照像，那女革命家正帶了剛毅果決的眼光來看她。她鎮定了自己，她覺得心上的重壓都給她這一陣笑趕走了。她急急響應道：「我去，事情很緊急了，我的哭就誤了事情。」

「鬥爭開始了，我們應該沉着應戰——」碧奧奮奮地說，她聽見外面有腳步聲便把話止住了。

「仁民來了，」佩珠解釋說，她分辨出來這是仁民和敏的腳步聲。果然接着便進來了那兩個人。

「今晚開會，在你家裏好嗎？」敏一進來就對慧說。

「好，人到得齊嗎？」慧點着頭，一面問。

「就只有我們幾個！有的人來不及通知了。雲今天又在城外。」

「慧，你馬上回去！你和碧一道去。我們接着就來！」佩珠這樣催促。
慧。

「但是這裏還得收拾一下。」慧回答說，把眼光往四面一掃，好像看看房間裏有什麼東西應該收起來。

「你先去，這裏的事我來做！」好些時候不開口的影堅決地這樣說了。

「那麼，碧，我們走罷。」慧開了書桌的抽屜，把一束紙件拿出來，揣在懷裏，便掉過臉去不看碧。

「你一個人走罷。我還要回家去！」碧堅決地說，好像她已經下了決心。

「碧，你不要回去了，」彭關心地插口說。「你家裏不很安全。」

「我一定要回家去，有好些文件都放在那裏。」碧固執地說，她的眼前就動幌着那些文件，她關心牠們，比關心自己的生命厲害得多。

「聽見提到文件衆人就沒有話說了，誰都知道文件的關係是很重大的，他們決不能夠失掉牠。佩珠熱烈地出來說：『那麼我陪你去！我幫你收拾屋子，你沒有理由可以拒絕我。』她側頭看見慧還站在那裏，便催促道：『你還不走！站在這裏做什麼？』

「好，我現在走了！」慧短短地說了這句話便拔步往外面走了。但她又回過頭說：「仁民，你呢，你跟我去。」

仁民沒有回答，佩珠便搶着說：「仁民，你就跟着慧去！你一個人在街上走，不好！」

仁民看了佩珠一眼就默默地跟着慧出去了。磨和佩珠也走了出去。敏走在最後，他還要去通知克，又要到學校去。影一人留在房間裏忙着收拾東西。

敏到學校時，夜已經來了，但天空並不很黑暗。他匆忙地進了亞丹的房間，那裏面還沒有點燈。他聽見亞丹激動地在和幾個學生講話。

「誰？」亞丹看見敏推了門進來，就停止說話驚恐地叫了一聲。

「是我，亞丹，」敏沉重地回答說，他看見亞丹的長臉的輪廓在灰暗的背景中顯露出來。這景象使他的心情更緊張了，他彷彿聽見房間裏有一個細微的哭聲，但看不見什麼。他就問：「爲什麼不點燈？」

「我們的光明滅了，」亞丹激動地回答，聲音裏充滿着苦痛，他剛剛得到了那不幸的消息，他在和學生們談起維和志元的事情。敏了敏他又

問：「你有什麼新的消息？」

「走，我們到外面去！」敏命令似地說，聲音是很短促的，亞丹不知道那裏面含着意思。

「仁民他們怎樣？你看見他們了嗎？」亞丹關心地問。

「他們都好，時間不早了，我們馬上走！」敏說着，他却走到床前去，一面問：「誰在哭？」

一個學生從床上跳起來，撲到他的身邊，拉着他的手膀抽泣地噙着

「敏。」

敏拍拍那學生的頭溫和地說：「賢，不要哭，眼淚是愚蠢的。」別的學生便圍過來，向敏發出一些問話。

「他們怎樣？人家會弄死他們嗎？」賢抽泣地扭着敏的手膀追問着。

「誰知道？每個人都會死！」敏差不多粗魯地答道。

「學校裏的事情怎麼辦？」亞丹忽然發出這問話。「我本想召集一個會，但今天又是星期六。」

「學校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前次我和志元已經掃除過了。」敏很有把握地說，接着便問：「舜民呢？」舜民是這學校的教務主任，一個中年的本地人，他是一個忠實的同情者，不喜歡在會場裏出面，却肯理頭做事。在外面人看來，他的黨派色彩是很淡的，却不知道實際上他替團體做了不少的事情。

「他剛纔得到消息，就去圖書館檢查去了。學生方面就由他們這幾個負責。說不定明後天會有人來檢查學校。」亞丹鎮靜地回答說，一面指着面前的這幾個學生。

「就這樣辦好了。別的事等一會再說。我們走罷。」敏覺得學校方面暫時沒有大問題，便略略放了心催促亞丹快走。

「賢，你跟着我們出去，」敏就拉着賢走了出去，但亞丹還留在房裏向一個學生吩咐一些話。

三個人走出學校，大門便被掩上了。這學校也是由一座舊廟宇改造來的，外面是廣場，但已經被人在那上面修了一條橫貫的街道，偶爾有一兩個人經過，靜寂的沒有響聲。兩株大榕樹立在陰暗的背景裏，那兩大堆茂盛的綠葉在晚風裏微微搖動，就像兩個巨大的黑影在空中舞動。環境是怪涼的，甚至是可怕的，但是在天的一邊，那顆大的金星明亮地閃耀了。

大街上很明亮。店舖大開着，從那裏面射出來乾電燈的光亮；酒館裏正熱鬧，從那不很高的樓窗裏送出來女人的嬌笑和男人的猜拳鬧酒的聲

音。一個穿灰色制服的攙着一個醜裝的孩子面孔的妓女坐在黃包車上走過去了。一個十字路口圍聚着一羣人，在一家店舖門前人在唱木偶戲。木偶在台上荒唐地打起來，一羣人在下面開心地哄然笑了。在另一條街就在報館的斜對面，一家店舖門前又爆炸似地響起了鞭炮。人們在笑着，玩着，開心着。這一天就像是一個節日。

報館冷清清地立在那裏，封條貼在門板上，一個警察站在步道上，對着幾個商人模樣的人談着一段笑話。

『噉。』亞丹忽然用一個戰抖的聲音在噉的耳邊低低喚着。

噉含糊地應着，他的眼睛正在看那門板上的封條。但他並沒有停止腳步，他馬上就把報館留在後面了。

『那東西你放在什麼地方？』亞丹低聲問道，他一面留神看旁邊的行

人。

敏側着頭看他一眼，好像奇怪他爲什麼問這句話。但敏並不給一個答覆。

「前一次是你和志元藏的。我今天在那原地方看過了，」亞丹的聲音抖得更厲害了。他這時候很激動。

敏却用了鎮靜的眼光看他，並且用鎮靜的聲音問他：「你爲什麼想起那事情？」

亞丹看見敏這樣鎮靜地說話，他的激動反而加增了，他追逼似地說：「我知道，我怕你要使用牠！敏，現在是不行的。……一時的痛快，沒有用……現在還輪不到你。」

敏不作聲，好像他沒有聽懂亞丹的話。其實他完全懂得亞丹的確說出

了他所做的事情。不只在今天，好些時候以前他起了那心思，他就預備着做一件事情，然而直到今天，直到先前的一刻，他纔下了一個決心。這決心是無可挽回的，在他，一切事情都已經安排好了。這不是理智在命令他，這是感情，這是經驗，這是環境，牠們使他明白和平的工作是沒有用的，別人不給他們這些長的時間，別人不給他們這些機會。像維和志元那樣的人也不能夠長久地留在他們中間。他的輪值是不會久等的，他說過他不能夠做一個吝嗇的人。他也應該交出他的生命。那麼與其由別人來發動，還不如由他先下手，由他來使用那暴力。

「爲什麼輪不到我呢？」敏沈重地說，那聲音是很堅決的，好像他相信着他的輪值已經到了。

「不行，我們恨的是制度，不是個人，不是個人……」亞丹苦痛地

說，他知道敏已經下了決心了，那事情是無可挽回的，但他確實相信着在目前暴力是不必需的，個人的恐怖更沒有用處。他們正在困難的環境中掙扎着，他們應該慢慢兒發展起來。那一時的痛快會給他們摧毀了一切。他並不害怕。他却相信着那舉動是會有好處的。更難堪的是他不能夠在失掉維和志元以後再失掉一個像敏這樣的朋友。

敏苦痛地微微笑了：「亞丹，不要再說這些話。你不會說服我。你神經太過敏了，我並不預備做什麼事情。」這一次敏却說了假話，他拿牠來騙亞丹。

亞丹果然不作聲了。他並不相信敏的話。他知道敏在騙他。他也知道任何理論都不能夠阻止敏。他的話也是沒有用的。對於這他不能夠做一點補救的事情。他苦痛地在心裏暗地計算那未來的損失。

他們到了慧的家，影出來開門。碧和佩珠還沒有來，衆人正担心着，但不到一刻鐘光景她們便趕來了。

「我們很替你們担心，恐怕發生了什麼事情。」大家看見她們便都放心，仁民欣慰地這樣對佩珠，他又問：「你們在路上遇見什麼嗎？」

「連鬼影也沒有看見！我們一路上非常安全！」佩珠回答說，碧就把那一大包東西放在慧的床上。

大門給關閉了，他們又把槓杆架上，還留了賢在門邊守着。在慧的寢室裏在一種緊張的情緒下面會議開始進行着，每個人輪流地低聲談話，話語很簡單，但很扼要，沒有誰發表一句多餘的話。這樣仔細地談了兩點多鐘，他們決定了幾個辦法，幾個戰略，幾個進行的步驟，……：

會議一結束，陳清就先走了。克接着也走了。他在這境裏是很危險

的，旅部老早就想把他去掉。所以他們派他到另一個小城去，報告這次的事變，並且求那邊朋友們的幫助。

亞丹回到學校裏，彭到婦女協會，他們的危險性比較少一點，而且在那裏還有工作等他們去做。賢跟着亞丹走了。

慧聽說佩珠他們還沒有吃晚飯，就拿出了一箇餅乾，又燒了一點茶給他們喝。大家談了許多話，敏一個人說得最少，却吃得最多，喝得最多，好像他的心裏很平靜，沒有一點事情。然而他那臉却又是很陰沈的。

「敏，佩珠覺察出來這情形，就喚着敏說：『你心裏好像有什麼事情，你疲倦嗎？』她關心敏，因為她知道一件事情在苦惱他。」

「沒有什麼，」他急急辯解說。他微微一笑，但這笑容在別人的眼裏看來是有些悲慘的。他站起來說：『我要走了。』他却不預備走，他留戀

地看着屋裏的幾個人。

『我也回去！』仁民站起來說。

『不行，你不能回到志元那裏！』佩珠搶着阻止他說。

『但是那裏還有些東西，』仁民遲疑地說。

『仁民，你的東西我去替你拿。你到佩珠那裏去睡，那裏比較安全些。』敏連忙接口說，好像他就害怕仁民要到他家裏去。衆人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但也不大留心這事情。他說的倒是真話，佩珠那裏是個比較安全的地方。林舍的已故的丈夫在這城裏有着一點好聲名，又有一點錢，甚至和旅部裏的人也沒有惡感。

『敏的話不錯，仁民，你就到我家裏去睡。你的東西我明天去拿。敏也不應該到你那裏去！』佩珠接着說。『你在這裏我們應該担保你安全。』

將來情形十分緊急時，我們就讓你先走。」

「讓我走，你們呢？難道我怕死？我就不能和你們共患難？」仁民熱烈的爭辯說，他覺得他不能夠離開他們。

「我們爲什麼要你死呢？在那邊他們很需要你。」慧把她的細眉微微一皺，慢慢地嘆了一口氣，帶了關心地說過後就低聲唱起來：

「我知道我活著的時候不會多了，

我就應該活他一個痛快。」

「慧，你又唱這首歌，」佩珠在旁邊抱怨說。

慧在房裏走了幾步，她望着佩珠回答說：「我彷彿看見一步一步地走近了。說不定我們明天就不能夠再見面。」她說到這裏就淡淡地一笑。

「不會的，不會的！我不相信，我們還沒有做出事情來，」碧堅定地

說，她的小眼睛裏冒出火，她的面容是很莊嚴的。

『我們走罷。』佩珠對仁民說，她看見敏貴留在這裏便喚着敏道：

『敏，我們一道走。』她在桌上拿了一隻手電筒。敏正預備走了，他忽然注意到桌上還有一隻電筒；就去拿了在手裏，對着慧說：『這個給我！』

慧點了點頭，但過後又猛省般地問道：『你平常不是不肯用手電筒嗎？』

『這一次我要破例了，』敏微笑地回答着。自從德死去以後敏就不會用手電筒。德犧牲性命救了他。那晚上他失掉了一隻電筒以後，德也不會活着回來。他每一次看見電筒便想起那個死友，所以他不肯再用牠。這事情他的朋友們都知道。

慧不再說話了。

她癡呆似地看着敏的臉，她的臉上漸漸地堆滿了疑雲，那兩隻光亮的

眼睛黯淡了。

敏似乎不曾注意到這個，他掉轉身子跟着佩珠和仁民往外面走了。等他跨出了門限，走下石階到了街心時，慧忽然開了門跑出來喚他。

「敏，你不要走！你就在這裏罷。我有話和你說！」

敏把電筒一按，用電光去照亮慧的臉，那臉依舊是豐腴的給濃髮掩了右邊的臉頰，那眼睛裏有淚光在閃耀。他遲疑了一下，他覺得心跳動得很厲害，他想跑過去捧着那臉頰狂吻，但馬上他就鎮定了自己，急急用一種冷淡的，幾乎是粗魯的聲音說：「不，我走了。明天見！」他滅了電光，亮慧消失在黑暗裏去了，他彷彿聽見她閉門的聲音。

他沒有一點留戀地走了。在他的眼前忽然現了那死友德的臉一般的面龐，同時一個粗暴的聲音響起來：「敏，你走！」他的眼睛開始潤濕

了。

佩珠看見敏許久不說話，又知道他們快要和他分手了，就喚住敏說：

「敏，你不該瞞我們，我知道你已經下了決心了。」她知道敏的心就彷彿看見了牠一般。而且敏今晚上的舉動並沒有一件逃過了她的眼睛。

敏不說話，却只顧埋着頭走，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話。仁民接着也喚他一聲，他也不回答。

很快地他們走到了兩條巷子的交叉處，敏應該往西去了。在這裏也是很靜寂的，除了他們三個，便沒有別的行人。

佩珠站住了，往四周一看，低聲說：「敏，你就這樣和我們分別嗎？」

她伸出手給他。

敏熱烈地一把握住了她的手，感激似地說：「你們原諒我。……我真

正不願意離開你們。」他的眼淚却滴到了佩珠的手腕上。

「爲什麼要原諒？就說祝福罷！……你看我是了解你的。」佩珠微笑地親切地說着，她慢慢兒把手腕放到自己的嘴唇上去。

敏又和仁民握了手，口裏說：「不要緊，我們明天還可以見面的。」他決然地擲了仁民的手往西邊的巷子裏去了。

佩珠還立在路口癡癡地望着他的逐漸消失在陰暗裏的黑影。她心裏苦痛地叫着：「他哭了。」

仁民看見她這樣站着，便走近她的身邊，把一隻手伸去摟住她的腰，親密地低聲在她的耳邊喚道：「佩珠，我們走罷。」

她不答話，却默默地跟他走着，把身子緊緊偎在他的懷裏。過了好一會兒她纔嘆息地說：「敏快要離開我們了。」

仁民一手攬着佩珠，一手拿着電筒照耀那道路，他跟着她慢慢走着。他把頭俯在她的肩上，溫柔地在她耳邊說：「佩珠，不要悲痛，我是不會離開你的。」

佩珠默默地走着，過了半晌，忽然自語似地說：「許多青年到我們墓面來，但很快地就交出生命走了。敏說過他不是一個吝嗇的人。」她的聲音顫動着，那裏面充滿了悲痛。

她的悲痛傳染到了仁民的心上，他愛憐地緊緊摟着她。好像這假倚可以給他們把那悲痛掃除掉。

「佩珠，不要想那些事情了。明天的太陽一定會照常升起來的。在那時候以前我們就不可以談別的事情，個人的事情？」仁民的溫柔的聲音在她的耳邊響起來，她的心不覺微微地被打動了。

她還沒有答話，他就繼續說下去：「你在這裏一點也沒有想到愛情上面嗎？」

「你爲什麼問這個？」她低低地問道，她覺得她的身子在他的懷裏發起熱來。

「因爲我很關心你，」仁民的聲音戰抖着，他差不多要吻到她的臉頰了。「因爲我願意你過得幸福。你還記得我對明說的那一段話嗎？」

「那麼你就看不出來我在愛你？」佩珠覺得發起熱快要熱到溶化的程度了，就忍耐不住進出這句話來。

仁民溫和地笑了：「我想我是看得出來的。我是等着這一天到來的。」

「那麼你來這裏時就帶了這心思？」喜悅使佩珠忘了黑暗，忘了悲痛，忘了周圍的一切。她滿意地笑着問道。

「這全是偶然。我自己也不知道。在S地時我們本有機會相愛。但那時我剛剛埋葬了愛情，我甚至憎恨牠。」仁民直率地回答說，他彷彿看見那些事情都向着他遠遠地退去了。佩珠的美麗的臉遮住了一切，那臉上有一對大眼睛閃爍着，就像兩顆明星。「我到了這裏，是你把我的愛情鼓舞起來，你點燃我的激情。我可以沒有一點慚愧地對你說，「我愛你」。」

「他忽然換了語調用更低的聲音求說：『給我一個吻。』」佩珠把臉掉向他，熱烈地說：「爲什麼我還要吝惜我的嘴唇？也許明天就會離開這個世界，離開你！」說罷她便把嘴伸上去迎接他的俯下來的嘴。兩個身子合在一塊兒，沒有動，電筒的光亮滅了。

「不會的，你的價值不會來得這樣早。」仁民夢囈似地說話。

「這稿似是不會有什麼早運的。假使我明天就死去呢？」佩珠夢囈似

地回答。

『我會在心裏記念着你，我會哭你。我會更努力繼續你的工作，』他感動地說，熱情在他的身體內充滿了。

『仁民，我沒有一點留戀，我沒有一點懼怕，我可以受一切的打擊。也許明天這世界就會全沈淪在黑暗裏，但我的信仰是不會動搖的。……抱緊我，抱緊我，』她愈說下去，她的聲音變得更低微，『過一會兒我們就會離開了。就在這時候，這時候，……你的嘴唇，……你的手，……牠們是那麽有力的，……那麽有力的，……我不怕……我有信仰……給我吻……』她含糊地說着，慢慢兒，慢慢兒她的聲音便低到沒有了。

『不要說話，靜靜的……呵，你的眼睛，你的嘴唇……』仁民低聲說着便把嘴唇壓下去，用力吸吮着，兩隻手把她的身子抱得更緊，他也很清

楚地感到她的回抱。幸福包圍了這兩個人。但是漸漸地那激情在消退了。

靜寂的夜裏忽然起了一個響聲，電筒從仁民的手裏落了下來，但落在石板縫裏生着的青草間，響聲並不大。兩個人好像從一個甜蜜的夢裏醒了過來。仁民慢慢地鬆了手抬起頭，望着佩珠微微一笑，他看見她的大眼睛發亮着，那裏面有東西在流動。

「你哭了，佩珠，」他溫和地說，「爲什麼要哭？愛並不是罪過。」
「這並不是哭，我很快活，」她拭着眼睛回答說。「幸福來的時候也會使人流眼淚。……你看滿天的星光，夜是多麼美麗，多麼柔和。……」

仁民俯下身子去拾電筒。佩珠却出神地望着天空。天空突然顯得更大了，就像無涯的大海，就像一張覆蓋着一切的天幕，那麼平靜，沒有一點皺紋，全是一樣深的藍色，許多星子掛在上面，就像那無數的眼睛。忽然

一線光亮往西邊移動，是一顆星往西邊落，很快地便落下天際不見了。她彷彿聽見吹哨似的聲音。她不禁驚訝地低低叫起來。

仁民剛拾了電筒起來，便吃驚地問：「什麼事情？」他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上。

「一顆流星，落下去了！」說着，彷彿還有金光在她的眼前幌動。

「一個星球毀滅了，」他望着天空惋惜地說。「那也是生命。佩珠，你不害怕嗎？」

「在這地球上每天都有生命在毀滅。我也可以伸出手去毀滅一個生命。在那時候我的手是不會戰抖的。仁民，你相不相信？」她說着把一隻手放在他的眼前一幌。

他抓住這隻手放在嘴邊一吻，感動地說：「我相信你。你會那樣，我

也會。在必需的時候，我們什麼都可以做。」

「我們走罷，時候太晚了，」佩珠縮回那隻手，把仁民的膀子挽住，慢慢地往前面走了。

「佩珠，你真相信那打擊明天就會到來嗎？」仁民一面走，一面用電筒照耀道路，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問道。

「也許沒有這麼快，但我想決不會久。你爲什麼不同S地去？我們不該留你在這裏。你一點也不後悔嗎？」

「爲什麼後悔？你不看見和你們在一起我過得多麼快活？」他放低了聲音，溫柔地說：「尤其是在你的身邊。」他又禁不住吻了吻她的柔髮。

「今晚我們真正瘋了！倘使他們來看見我們剛纔的情形，他們不知道要說什麼話！」佩珠忽然抿了嘴低聲笑起來。

『這環境很容易使人瘋狂，』仁民平靜地回答。『但是你記住：對於我們，明天也許一切都不會存在了。』他沒有一點恐怖，就像在轉述別人的話。

七

陳清晚上到那個在旅部辦事的朋友家裏去了兩次，第二次纔看見了他。那是一個姓林的忠厚的中年人，是陳清小學時代和中學時代的同學，陳清只在中學裏讀過一年書，就進了機械廠做學徒。林做着小官，但他對陳清的思想却也很了解。

『這事情沒有一點辦法可想。我也料不到這麼快！』林憂鬱地說，他沈吟地把手托着他的下頷。

「他們的生命大概不會有什麼危險罷，」陳清懷了一線的希望問道。

「這我就不能夠保險了。前天報紙上的那篇社論把旅長得罪了，大概是那篇文章鬧的禍。」林依蓀沈吟地說下去。「不過我想另外還有原因。聽說旅部××處裏面近來有一個姓王的新職員很活動，他從前和你們的朋友也有過往來……，據說他也在報館裏面做過編輯。你想想看，有沒有這個人？」

陳清一想，他便記來了。那個人叫做王，他的確在報館裏做過編輯，他和他們常常來往，屢次表示過要加入他們的團體，那人似乎是個好人，不過喜歡打扮自己，就因為這一點他們不大滿意他，但他們對他很好，把他當作一個朋友。最近一個多月前他辭職走了。他們偶爾在街上遇見過他。誰也不知道他在旅部裏面做事情。

『不錯！有這個人！我記得他。他和我們做過朋友！』陳清想到這裏不覺氣憤地嚷起來。

『對了。你想事情還有什麼希望呢？你們要謹防他使那一網打盡的毒計！』林替他們擔心起來，他也很氣憤，把一張肥肥的圓臉也掙紅了。

『我常說你們裏面混得有偵探，你們總不肯相信。要知道那般口裏說得甜蜜的人常常是不可靠的。我平日不敢多和你們往來，就是這個緣故。』

『你應該給我們想個辦法！我們不能夠就讓那兩個人死。他們真正是極好的人。我寧願犧牲，就讓他們把我抓去都可以。』一陣感情突然來壓倒了陳清。他不能夠鎮靜了。他想到維和志元，那兩個人平日的種種行爲便誇張地在他的腦裏浮現出來。同時又好像有誰在他的耳邊低聲說：『失掉了，這一切都永遠地失掉了。』那悲哀使他忘了自己。他含了眼淚地向

林哀求着。

「我知道，我很明白你們都是最好的人。只有你們是最好的人。但是我只能夠眼睜睜看見你們受折磨，我躲在一邊。你想我就沒有血，沒有肉，沒有良心嗎？我總要盡我的力量給你們幫忙。但是這一次事情恐怕沒有希望了！」林誠懇地說，他沒有流淚，但他的聲音卻變成苦澀的了。他說的不是假話。他認識那些人，他就佩服那些人。

陳清不說話。林站起來把兩隻手交叉地放在背後，埋着頭在房裏踱着。他忽然掉頭堅決地對陳清說：「我明天下午給你一個確實的返信。」歇了歇他又接着說：「你們都應該管心，事情很緊急。像現在這樣的局面下，白白的犧牲也沒有好處。」他現了十分關心的樣子。

他們繼續談了好些話。陳清離開的時候，夜已很深了。他來不及去把

這消息告訴別的人。他回到了會所，看見婦女協會那邊還有光亮，影和德 [譯] 都還沒有睡，在那裏忙着清理東西，屋角裏地上堆了一大堆紙灰，他把那消息告訴了她們。

第二天大清早，陳清就到慧那裏去。他走進馬路，那地方已經很熱鬧了。許多菜担子擁擠在路中間，一些人圍了牠們吵鬧着。幾輛黃包車拉了學生和行李在人叢中慢慢走過。他經過一個乾魚舖的門前，那臭味直往他的鼻裏送。他連忙掩了掩鼻子急急走過去，無意間把腳踏在了扁担上，給繩子一絆，幾乎跌了一交。等他站定身子時，汽車的喇叭聲在這處響了。人叢中馬上就起了一個騷動，大家爭着讓路，賣菜的挑起担子向步道上跑。

汽車來了，是旅部的大汽車，許多兵擁擠地坐在那上面，在他們中間

露了兩個沒有戴帽的頭顱。汽車經過這段馬路時走得很慢，陳清有機會看清楚了車裏的那兩個頭，他的眼光被他們攝去了。他癡呆地望着。那瘦臉沒有血，一邊臉頰浮腫起來，但表情却很堅定，這分明是維的臉；那方臉，紅眼睛，闊嘴裏哼着日本的革命歌，這分明是志元的臉，雖然那上面增加了幾處紫色的迹印。他想喚他們。但那心裏的呼聲他們是不能夠聽見的。他們沒有看見他，就被汽車載走了。雖然說是汽車走得慢，但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於是兩個熟識的臉便在陳清的眼前消滅了。汽車的喇叭聲一秒鐘一秒鐘低下去，馬路上的人却重新聚合起來，恢復了從前的景象。幾乎使陳清疑惑這會面只是一個幻景。

『又要去打靶了！』一冊賣菜的人驚訝地自語說。

『一定是昨天抓去的那兩個人。又多了兩個冤鬼！』買菜的人說。

「兩個讀書人，好好地爲什麼要捉去打靶；看他們的相貌決不像壞人！」一個商店夥計接着說。

「這世界怕要瘋狂了！好人都不能夠好死！」一個小書舖夥計氣憤地說。

「你不怕給人聽見？街上到處都有兵。」一個老頭兒銜了一根紙烟，走過來勸告剛纔說話的那個夥計。

這些話語沈重地擊在陳清的心上。他癡呆似地站在那幾個人的旁邊，眼睛模糊地望着街中的人羣，他不曾注意到一個人走到了他的面前。

「陳清，」那人輕輕觸動他的膀子，他吃驚地一看，知道了那是敏，就低聲問道：「你看見了嗎？」

敏默默地點了點頭，他的臉色很難看，好像有許多片黑雲堆在那上

面。

「完結了！」陳清嘆息地說，他和敏慢慢兒在馬路上走着，轉一個彎就進了一條窄巷子。

「你想我怎麼能夠忍心去告訴碧！她和雄同居只有兩個多月！」陳清悲痛地說着，他的眼淚就沿着臉頰流了下來。

「我想碧是能夠忍受的，她已經預備把雄交出去了。她昨天沒有流一滴眼淚，」敏極力做出冷淡的聲音說。他時時回頭去看後面。

「那是血，那是血。」陳清抓住敏的手腕，苦惱地說：「她流的是血。」

「你要當心，今天街上恐怕會有不少的……」敏忽然嚴肅地在陳清的耳邊說，他叫陳清不要激動地多說話。其實他並沒有得着關於偵探的確實

的消息。

陳清果然住了嘴，留神地把眼睛向四面望，看見沒有人跟隨他們，他又放心地走了。但心裏的激動依舊是很大的。剛纔看見的兩個朋友的臉還在絞他的腦筋。

「敏，你聽見那些人的話嗎？他們多少有點同情我們。」陳清聲音戰抖地說。「他們不是白死嗎。」後面說的他們自然是指雄和志元。

「你不要太樂觀了，」敏冷冷地說，其實這冷淡是表面上的。他的臉上就隱約他現露出來那極力捺住的苦痛的掙扎的痕跡。「我問你：我們有多少人來死？」

「多少人？那無數……」陳清說到這裏馬上就閉了嘴，他聽見前面起了腳步聲，他們埋了頭安靜地走。等那個人走過他們的身邊。那是一個

工人，赤着腳很快地就走過了。

『那許許多多的人會了解我們，加入我們裏面來，你不記那天的景象？那麼多的誠實的面孔……』陳清帶了單純的信仰感動地說話。『我從沒有失掉過信仰，我就靠信仰生活。我永遠是樂觀的。』

『陳清，你還記起德嗎！』敏忽然苦惱地問起來，這時候他們正走過一個大院子，院子沒有了大門，天井裏叢生着茂盛的青草，是那麼高，而且掩沒了中間的過道。破爛的門靜靜地掩住了裏面的一切。

陳清聽着一個『德』字，他再看那院子，他就明白了。這是一所著名的兇宅，許多年來就沒有人敢進去居住，就在這個地方，兵士們槍斃了德。那時候另一個勢力統治着這城市，如今是那旅長來了，沒有大的改變。德似乎就用這個來攻擊陳清的樂觀的信仰。但是他把那時候他們的情

形和現在一比較，他的樂觀反而堅強了。他就堅定地回道：

「總，我們不會忘掉他，你看，我們已經有很多的進步了。」

「然而我們今天又失掉了維和志元。」……敏苦惱地回答，歇了歇他忽然抓起陳清的手膀，激動地說：「你想像看，就在這時候他們兩個人在山岩上，對着槍孔，等候那一排槍彈射過來，下面就是無底的深淵，他們一瞬間就會葬身在那裏面。他們眼睜睜看着那死一步一步走過來。你想像看，他們這時候的心情，……那血，我的眼睛裏全是血。」他的手在陳清的膀子上面不住地抖動着。

陳清不能夠回答，好像給什麼東西阻塞了他的咽喉，他捏緊了拳頭掙扎着，過了許久，纔說出一句短短的話：「我們快走罷。」

「我不去了！」敏忽然生氣似地擲開了陳清的手膀，就要往回頭的路

上走。

「我們就要到了，你跟我走了這麼久，現在却說不去了？」陳清驚訝地看着敏，不了解這個人的舉動。但敏的臉陰沈着，從那上面透不出一點消息來。於是敏掉轉身走了，也不再說什麼話。走得很快，好像害怕陳清追上去一般。

陳清只得一個人默默地往前面走了。現在剩了不多的路，他急急地走完牠，到了慧的家。

「有什麼消息嗎？」慧看見陳清就問，她和碧正在房間裏低聲談話。

「我在南大街上看見汽車裝了他們去，」陳清苦痛地回答着，他就低下頭，他不敢看那兩個女郎的臉。

「真的！」碧跳起來走到陳清的面前追逼似地問，她好像一定要看清

楚他的臉。

「這時候已經完結了，敏也看見的，」陳清用嘆息似的聲音回答。

「他們看見你嗎？」

「他們的汽車很快就過去了，我就要給他們做一個記號也不行。但他們的相貌是很勇敢的。」

「昨天晚上不知道他們是怎樣度過的。你看見他們臉上有沒有傷痕，想來一定受過了拷打。」慧關心地繼續說。她的臉色似乎是平靜的，然而却漸漸地在變化了。

「沒有，他們的臉和平常一樣，都帶着微笑。」陳清說着又把頭低下來，他自己也明白他說的是假話，他在欺騙她們。那浮腫的臉頰，那紫色的透印，就像燒紅了的炭，擺在他的眼前，把他的眼睛燒得痛了。

一道光亮在碧的臉上掠過去。慧在房裏踱着，她接連地說：『我知道他們會這樣，他們會這樣！』

『你騙我，你騙我！』碧已經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忽然又站起來，把她的鋒利的眼光投到陳清的三角臉上去，苦痛地責備他說：『我知道他們一定受過了拷打！』

陳清抬起頭來，用苦痛的眼光回看她，一面說『碧，這不是一樣的嗎？現在他們已經和我們隔了一個世界了。』

『我不相信生命會毀滅得這樣快！我簡直想像不到他們會死！』慧說着，她彷彿看見那兩個熟識的臉在望着她笑。

碧把嘴唇皮用力咬着，臉上現了一陣痛苦的拘攣，她站在陳清的面前，眼睛冒出火來燒他的臉，那相貌是很可怕的，她忽然伸一隻手去抓她

的往後面披的頭髮，把牠們弄成了蓬鬆的一大堆，她絕望地說：「遲了！我做事太慢了。」這聲音就像一隻受傷的野獸的哀號。她記起了在一百三十四年前法國山獄黨人德木南被判死刑的時候，她的年青的妻子露西也會在街上煽動羣衆去救她的丈夫，結果是兩夫婦都死在斷頭機上。然而現在是太遲了。她走到床前，倒下去，把雙手蒙了臉。

「碧，」慧看見這樣，就愛憐地叫了一聲，也跑過去俯在床上去安慰她。

「慧，讓我靜一會兒，你去和陳清談話，讓我靜一會兒。」碧把臉壓在疊好的被頭上，揮着一隻手去阻止慧。慧應了一聲，就站起到桌子前面空着的椅子上坐了。

陳清背靠了桌子站着，他驚愕地望着碧。

『不要緊，碧過一會就會好的，我們談正經話罷。』慧指着他旁邊靠牆壁的一個方凳，要他坐下去。

『我見過林了，事情是很嚴重的，我們裏面果然有偵探混了進來，』陳清一坐下就嚴肅地說。

碧聽見這話，立刻從床上起來，端了一個凳子在她們中間坐了，注意地聽陳清說話。她的眼睛裏沒有眼淚，她的面容是很平靜的，好像沒有受過什麼打擊，使得陳清也禁不住要驚訝地看她幾眼。過後他就把王能的事情說了出來。

『敏的地方很危險，他應該馬上搬家！他生長在這裏，知道他的事多，』慧關心地說。

『我剛纔見過他了，他這幾天的舉動真有些奇怪，他陪我走了許久，』

快要走到這裏，他却忽然轉身回去了。他說有事情。」陳清想到敏，就彷彿看見了敏的陰沈的臉。他隨便記起敏近來的一些話和一些舉動，他覺得這些他都不能夠了解。

「他近來很激動，這也不怪他，近來我們遇着的打擊太多了。這環境很容易使人煩躁，」慧憂鬱地解釋說。她却暗暗在想敏究竟有什麼事情，爲什麼快到了她家忽然又轉身回去。

這時候仁民和佩珠來了，接着賢和亞丹也來了。亞丹手裏拿了一包乾魚。

「我們給人跟着了，」賢張開突出尚脣唇驚惶地說，使得衆人都屏息了呼吸地聽他說話。他撲過去抓住了佩珠的膀子。

「一隻狗跟着我們咬。」亞丹半鎮靜地敘述道。「我起先還不覺得。」

我和賈從學校出來，後面似乎沒有人，我們也並不注意。大街上人很少，步道前面磚砌的柱子上就貼着槍斃權和志沅的佈告，像是剛貼出來，每一處都有許多人圍着，一面看一面讚出來。賈差不多要哭出來了。我催了他幾次他纔肯走。我們走不到多久，就覺得後面的腳步聲有些不對。我略略掉過頭一看，一個穿學生服的中年人跟在我們的後面。他的面孔，我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那一對狡猾的眼睛直望着我們。我知道我們被人跟着。我就暗暗把賈的膀子一觸，給他遞了一個眼色。他也明白了。我們再試驗一次。我們把腳步放慢一點，那人也跟着走慢了。我們隨後走快一點，後面的脚步也快了，我有一點驚慌，但我在想一個辦法。我就叫賈先走，他果然轉彎走了。那個人却跟着我不放。我就故意跑進那乾魚舖去買魚，一面偷眼看他怎樣，他却站在門前等着我，這笨東西。我又不敢航

擱，怕他再去找了別人來。我匆忙地買好了魚，拿在手裏，又是笑，又是氣。我已經想好了另一個辦法，我看見斜對角有大羣人圍着看佈告，就擠進去，站了片刻，埋下頭，溜到步道上，穿過一個兩面開門的店舖，急急走進旁邊一條巷子，看見他沒有跟上來，他好像還在大街上張望。我就大步走着，再轉一個彎，看見沒有人，就拚命走快，和跑步差不多。我逃脫了這東西，心裏真痛快，在這條街口上我纔遇見了賈。」他愈說，愈激動，不時地嘆氣，就脫了那灰布長衫，往床上一擲。他說到最後就帶了笑容指着桌上的那包乾魚說：「這就是這包乾魚的來源。」他又恨恨地接下去：「可惜是在白天，倘使在夜晚，我一定要把這包乾魚對着他的臉擲去，讓他吃點苦頭！」

他的這一番話使這房間裏的空氣變得很緊張了，衆人都激動地注意聽

着。

「那麼，你不要再出去了，」佩珠接着對亞丹說，「等一會你再遇見那個人，他就不會把你放走。」

「不要緊。我不怕。和他鬥鬥法倒很有趣。只要他再靈活一點，我恐怕也難逃掉。」亞丹興奮地回答着，他的眼前還留着剛纔的那一幕景象。

「你們在街上沒有遇見什麼嗎？」陳清忽然想到這事情就問佩珠。

「沒有，我們很留心的。」佩珠確定地回答，的確這早晨她們在路上很是小心，但是她却忘記了昨天晚上回家時的情形。

「那麼這地方還是安全的，」陳清寬心地說。

「亞丹，你看見敵嗎？他到學校去過沒有？」慧又想到敵，她就焦急地問，她這時候很替敵擔心。

「沒有到學校來，我想他應該到過這裏來了，」亞丹回答着，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彷彿看見敏在那房間裏，站在一個方凳上，取開東邊牆壁上的磚塊，露出一個洞，從洞裏取出了一個黑色的東西。

「他今天還沒來過，陳清遇見過他。不知道他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應該設法通知他，叫他搬家！」亞丹焦慮地說。「而且他在街上亂跑，更危險。等一會我去看他。」他很替敏擔心。接着就把陳清說過的王能的事情重說了一遍。

「沒有用，他決不會在家裏，他一定會自己當心的，他也許到城外，去幫忙雲去了，」佩珠這樣解釋說，其實她知道敏不會去城外。她想敏一定是去幹那件事情，但她沒有確實的證據，而且敏也沒有明白地向她承認過。她不願意再提那件事情，她知道提說並沒有用處。敏已經不預備聽理

智的話了。仁民和亞丹也知道了這點。

『我們昨晚只睡了三個鐘頭，我們把文件通統整理好了，佩珠，你那裏的一部分怎樣？』沈默了許久的碧開口了。

『都藏好了，我敢說無論誰都不會找出來。』佩珠堅定地回答說。

『我想到城外去，』碧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在這方面努力。假如我們早在這方面有了充分的準備，現在決不會像這樣束手無策。』看她的神情，她的意思似乎是很堅決的。

『我也去！』慧接着說。

『慧你不能去，城裏也需要人，』亞丹阻止說，他接着就報告一件事情：『已經有幾組學生出發到那裏去了，又有雲在那裏，人數不算少。』

『慧不能夠去！對於碧我們不能夠阻止她；她住在城裏，給她的刺激

太大了。』佩珠這樣發表她的意見。

『那麼把敏派到城外去，』慧提議道。『他在城外，倒更適宜一點。』

『也好，他這幾天在城裏受的刺激太多了。他再住下去，我看他會發狂的。』陳清確實相信這是安登敏的最好的辦法。

『他恐怕不會去！』亞丹擔心地說。

『不會去！他沒有理由可以反對，』陳清堅決地說。

『事情常常是出人意外的，』佩珠低聲說，她似乎不願意表示她比別人多知道一點。

『我想仁民還是馬上回S地好，他在這裏我很替他擔心，』亞丹懇切的提議說。他把友愛的眼光看到仁民的臉上。

『我早就說過，他不應該在這裏陪我們冒危險，』陳清接口說。

仁民微微一笑，用親切的眼光回答亞丹的注視，他溫和地說：『爲什麼你們都替我擔心？你們的生命不是一樣地可貴嗎？我沒有勇氣在這時候離開你們。……佩珠，你說怎樣？』他走到佩珠的身邊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上溫柔地問，佩珠掉過頭看他一眼溫和地說：『你願意留在這裏，就留下罷。』

『但是他爲什麼要跟着我們犧牲？這是不必要的！』亞丹堅決地反對道。『佩珠，你也看不出來這關係？』

『亞丹，你不要說犧牲。你不知道在這世界上每天都有生命在迅速毀滅嗎？但也有些生命是不能夠被毀滅的。我們爲什麼害怕？其實我比你們更關心他。』佩珠依舊溫和地說話。她的臉上被一層光輝籠罩着，那一對大眼睛透過那光亮，溫柔地看着亞丹的長臉。

「我知道，你愛他，你愛他！」亞丹禁不住粗暴地嚷出來，他以為他發見了一件事情。大家把眼光都集中在佩珠和仁民的臉上。那些眼光裏所包含的，除了驚訝外，就是無限的善意。

佩珠並不紅臉，她完全沒有受窘的樣子。她的臉上依舊帶着微笑。她用平靜的眼光依次回答衆人的注視，她平靜地溫和地回答說：「愛並不是一件罪過，也不是一件可羞恥的事情。我愛他，他愛我。這樣兩個人的心會更快樂一點。也許我們明天就會同歸於盡，今天你不許我們過活得更幸福一點嗎？這愛情只會增加我的勇氣的。」她說到這裏就側頭望着仁民微微一笑，伸一隻手過去撫摩他的手，却給他的手握住了。

「我不是責備你，我不過指出一件事實。固然也有人爲了戀愛放棄工作，但我決不敢拿這來責備你們。」亞丹聽了佩珠的這番話，不覺慚愧地

紅了臉着急地辯解說。

「亞丹，你用不着辯解。我決不會生你的氣。」佩珠溫和地安慰他。

「我可以說，我決不會妨礙佩珠的工作。我願意盡力幫忙她，其實這也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希望大家相信我。」仁民感動地用戰抖的聲音說話。他注意地輪流看着衆人的嘴唇，似乎渴望着他們的回答。

「那麼讓我來祝賀你能，我這個被稱為戀愛至上主義者的女子，」慧開玩笑似地走到仁民的面前伸了手給了他。

「然而我並不是一個戀愛至上主義者，我不是你的同志，」仁民笑着回答說，就伸了手把慧的手緊緊握着。

「那綽號是德給她起的，德最高興人家講戀愛，」碧在旁邊解釋說。

「德已經死了三年了，」聽見碧提起德，慧就把笑容收斂起來，她禁不住要想到那個鷹臉，那兩隻鷹眼睛，那一對鐵一般的手腕，和那一顆炭一般的心。她和德曾發生過一點關係，但這事情就只有她和德兩個人知道，但是德已經爲了信仰把生命犧牲了。

「我們再不會有着像德那樣的見解了。仁民，你不要誤會。我們都希望着你們過得幸福，」陳誠懇地說，他的三角臉給友情塗上了一道光彩。在仁民的眼睛裏那臉變成了非常可愛的東西。幸福的感覺鼓脹着他的心。他覺得他們拿了祝福包圍着他和佩珠。每一個人都分了些愛，分了些同情給他們兩個。他的感動使他同時想哭又想笑。

「佩珠，我真高興，」慧扭着佩珠的一隻膀子把頭偎在那上面，他的眼睛裏却包了一腔眼淚。

「賢，你怎樣了？你到底是在哭還是在笑？」佩珠親切地俯了頭看下去問他。

「我們的生活原是這樣，一會兒哭一會兒又要笑的，」慧聲音朗朗地說。

「我要走了。別的事，等克的信來了時再決定罷，」陳清還有許多事情，他要先走。

「吃了飯再走罷。」慧挽留說。「就是明天要去死今天也應該把兩頓飯吃飽。」

「我回到會裏吃。」陳清短短地說罷，就告辭走了。

「碧，我們做飯罷，」慧送陳清出去，關好門進來，就磨着碧說「吃飽飯，大家都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而且你還要出城去。」

八

臣丹晚上疲倦地回到學校裏，這一天是星期日，寢室裏吵鬧着，他燃了煤油燈獨坐在房間裏面，那些平日常到他房裏來的學生都到城外去了。他想寫一封信，正提筆他無意間把眼光落到了東邊牆壁上面，黯淡的燈光把他的上半身的黑影照在那裏，在他的頭上有幾塊鬆動的磚微微突了出來。他一看見這些磚塊他就把筆放下了，他默默地望着牆壁，好像想穿牠，看見牠後面的東西。

他忽然站起來，端了凳子到那牆邊，站到上面去，伸手去移動磚塊，磚塊去了，就現出一個洞穴來，他伸了手進去，過一會又把手伸出來，手裏依舊是空空的，只黏了點塵埃。

「我快瘋了。我知道那裏面是空的。還要去看看。」他這樣想着，就把磚塊放回了原處。他不再預備去寫信。他下了凳子就在房間裏踱起來。

「怎麼我今天這樣煩躁？」他這樣自語着，他在想一些事情，但這些全都混在一起，他把他們分不開來。思想似乎是遲鈍了。一個「敵」字時時來攪擾他的腦筋。漸漸地在黯淡的燈光下面，那牆壁上又露出一個洞穴來，裏面就現着那東西，敵正在伸手去取牠。但一瞬間這幻景就馬上消滅了。

「不行的，不行的！不能夠讓我去做那事情！沒有好處，只會犧牲他

自己！』他禁不住要這樣地想，他就彷彿看見了敏的趟在血泊裏的屍體。他苦痛地伸手去抓他的頭髮，低低地自語說：『不行。我去阻止他！』他想這時候敏一定在家，他應該去說服他，把那東西拿回來放在另一個地方。他覺得這是很有把握的。這一想他的頭腦就發了熱，血也在他的身體內沸騰起來，他再要安靜下去，沒有效果。他繼續煩躁地在房裏踱着。

宿舍裏慢慢地全都靜寂了，大部分的學生已經進了睡鄉。黑暗穿過新近破爛的窗紙窺進來，煤油燈光似乎漸漸地黯淡下去，房間裏充滿了寂寞，就像是一個墳墓。他的身子很疲倦，也似乎應該睡了。但是他的頭腦被遲鈍的思想絞着痛，他的心跳動得很厲害。他不能夠睡，他不能夠做任何事情。忽然在不遠處吹起了軍號。

『我一定去阻止他，這時候還來得及！』這思想像一股電光射進了他

的頭腦。他匆忙地抓起堆在床上的那件長衫，披在身上，就吹滅了燈走出門來，一面走一面扣長衫的鈕扣。他經過教務處的門前，看見那裏面有燈光，舜民埋着頭在那裏寫字。他也不去喚舜民就急急往外面走了。他的運動鞋的聲音也不會被舜民聽見。

在路上他走得很快。他沒有電筒，也不拿火把。他的眼睛比較習慣了在黑暗裏看東西，天空中又有星光給他照亮道路。沒有人在後面跟他。但他也不會留心過這事情。在他的耳邊常常起了狗叫聲，但那是從遠處來的，而且不久就消滅了。他到了敏的家。

他敲着門，沒有應聲，他把拳頭在門上擂了幾下。裏面就有了回應。接着門開了一扇，現出一個熟識的臉的輪廓，沒有燈光。

「敏在家嗎。」他急急問道。

「敏沒有回來，我還把你當作了敏。」那個女孩子含糊地說。

「好，你去睡罷。我有鑰匙，我在房裏等他。」他命令似地說了，就走進裏面去，讓她開了門。

院子裏面的路他是很熟習的，他走不到幾步就摸索到了敏住的那間廂房，開了鎖進去。他又在桌上摸着了火柴把煤油燈燃起來。

房間裏非常凌亂，一些破舊的書報躺在床和地上，角落裏積了一大堆燒過的紙灰。床頭的簾箱開了口，裏面臃腫地堆了些舊衣服。房間裏的東西似乎顯得比平日少了許多。

他在房裏踱了兩三轉，把地上的書報用腳移到另一個角落裏去。他思索着，他的眼睛時時望着那煤油燈光。他忽然跑到桌子前面，把抽屜接連地打開來，那裏面並沒有重要的東西，他翻了幾下，沒有得着一點線索。

「敵今晚不會回來了！」他陡然被這個思想刺痛了一下，他幾乎要跳起來。失望的苦惱立刻來壓迫他。他掙扎似地自己爭辯道。「那不可能！他一定會回來！」他在桌子前面站了片刻，伸手去把煤油燈扭得更亮一點。他就繼續在房裏踱起來。他不住地用探索的眼光去看牆壁，好像他疑心那後面藏得有什麼東西。

他把四面的牆壁都看過了，他的臉就沒有開展過，兩隻眉毛依舊深思般地皺起來。他伸手去搔頭髮，他咬着嘴唇。他忽然帶着一股勇氣去把床頭的箱子拾起來，放到屋中間去。他接連抬了三口。他的臉色開展了。他的眼睛發光地望着牆腳的鬆動的磚塊。他用熟練的手腕去取開牠們。他慎重地把一隻手伸進洞裏去，他拿出了一隻白郎甯手槍，和一小包子彈，他再伸手進去摸，那裏面再也沒有什麼東西了。

這發見並不使他高興，反而給了他一個證據。他絕望地想：『我來遲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相信敵一定是去幹那事情，那東西一定是被他帶去了！對於這差不多沒有懷疑的餘地了。

他把白郎甯捏在手裏，扳開機關看，那裏面已經裝了子彈，他對着牆壁做了一個要開放的姿勢，但馬上他微笑一下，就把他放進長衫袋裏去。

『他也許很遲才回來！我不能走！我要等他！』他忽然又起了這樣的思想，他差不多是拿這思想來安慰他的煩躁的心。他便在桌子前面坐下來，對着燈光望了一下，便拉開窗簾去看窗外。

『這地方真靜得很！』他把臉貼在玻璃上低低自語說。外面沒有亮，房裏的燈光把窗戶和他的臉全照在天井裏的石板上，微微地動着。『夜是這樣柔和，誰也不想不到明天會有意外的事情。』他低聲嘆息地說。

突然他聽見一點聲音，他就屏息着呼吸地傾聽着，接着有人在外面敲門。他寬慰地說：『一定是敏回來了。』他站起來拉上了窗帷，走出去開門。

他還沒有走到門口，就辨別出來那敲門聲有點不對了。幾個人在外圍撞着大門，聲音很急促，並且發出了粗暴的叫聲。他知道那決不是敏。他感到一種恐怖，便轉身回到屋裏去，馬上關上了門。

那撞門聲和叫喚聲響得更厲害了。他却端坐在桌子前面，就像沒有聽見一般。他的心跳動得很厲害，神經很緊張，思想又變得遲鈍了。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於是裏面的門響了。他聽見那女孩走出來口裏說着含糊的抱怨的話，往外面走去。

他馬上想：『完了！』就把燈吹滅，自己靜靜地坐着。那堅硬的白郎甯沈沈地壓在他的胸膛上。在外面那女孩開了門，却發出哭叫聲，接着就像許多人一齊擁進了院子裏而來。

『在這裏，在這裏。』他聽見有人用本地話叫着，同時幾股電光向他的窗戶上射來。他連忙站起，往裏面床邊躲，一面摸出了袋裏的手槍捏在手裏，對着門邊預備放，這時候他差不多沒有思想，他似乎就把一切全放在手槍裏面。

腳步聲向着他的房門奔騰過來。撞門聲，呼喚聲同時響着，把他的耳朵快震聾了。

『你再不開，我們就要放槍了！』一個兵用本地話罵起來。

他不回答，緊緊地靠在牆上，用被蓋圍着身子，兩隻眼睛死命地向着

門那邊看。那裏並不是完全黑暗的，有光亮從門縫裏射進來。

外面吵鬧着。彷彿有許多人在說話。房東太太也被吵醒起來了。她用尖銳的聲音驚惶地說話。那女孩子在哭，那些兵士在罵。他靜靜地不放出點聲響。

並沒有人放槍，但是門抖動得很厲害，他們在用什麼東西撞門，連房間也震動起來，彷彿發生了一次地震。

「完結了，那些蜜蜂，那些小學生，都永遠地消滅了，」這思想忽然掠過他的頭腦，他微微一笑，接着臉上便起了一陣痛楚的拘攣。他彷彿聽不見任何聲音了。他看見那門向着他的頭上打下來。

於是門發出了一聲大聲，猛然倒了下來，幾股電光向着房裏亂竄。一些人拖着撲進來。他很快地推開了被褥跳起來，向着那些人就扳動槍機。

他清清楚楚看見那子彈打進了一個兵的頭。那個人發出一聲哀叫，馬上倒了下來。他瘋狂地捏着槍對着第二個人預備再放，但是許多顆子彈同時向着他這邊飛來，幾股電光全向着他這邊射。他覺得一陣麻木就倒了下去。他心裏知道：中槍了。

『他中槍了！倒了！』那些人高興地嚷着，就慢慢地用電筒照着路走過來捉他。

他倒在床邊，身上中了兩槍，左手壓在地上，右手拿着白郎甯伸在外面。他的知覺馬上恢復了，他知道得很清楚，剛纔是怎樣地發生了衝突。他知道現在是他完結了。他看見他們走過來捉他。忽然他的眼睛一亮，他看見在那兵士的中間露了一個熟習的臉，這個臉偶然被電光照亮了，那上面帶着勝利的笑。『王能，這是他，』他憤怒地嘶聲叫着，一股火從心上

冒起來，他馬上瘋狂似地把左手用力在地上一撐，撐起了半個身子，他的右手很快地把槍機一扳，他看見槍彈飛進了那個人的胸膛。他還要再放槍，然而他的身子却倒了下來。

那些人立刻驚惶地跑開了。但看見那裏沒動靜，就重新聚攏來，對着他倒臥的地方接連放了許多槍。

亞丹靜靜地躺在黑暗裏。半睜開眼睛，他全身染了血，但嘴唇上却留着微笑，好像他還睡在他的蜜蜂和他的小學生的中間。

人把他抬了出去。

這時候敏在瑟的家裏，他剛剛到了那裏去。

「敏，這夜深你還在街上跑？你那樣不當心！」瑟看見敏不發驚喜地

說。

敏還不會說話，慧又接着說：「今天你跑到什麼地方了？我們到處都找不到你！他們說你到雲那裏去了。」

慧的面容是很高興的，她這一天很擔心着敏的安全，現在却看見他安然地歸來了。

敏把手裏的一包東西放在桌上，他指着他對慧說：「這東西放在你這裏，好嗎？」他的面容是很莊嚴的，上面沒有一點笑容。

「你還和我客氣？」慧笑起來。

「慧。」他忽然溫和地叫了一聲，那面容也漸漸地變成溫和的了，他用留戀的眼光，癡呆似地望着她，就像不認識她一般。

「敏！」慧驚訝地看他，她從沒有聽見他這樣地喚過她，他也沒有這

樣地看過她，她溫和地說：「什麼事情？你爲什麼這樣地望着我，就像不認識我一般？」她歇了一下又說：「你預備去城外罷，大家決定了派你到那裏去。」

「城外，」他冷淡地唸着這兩個字，好像牠們和他沒有什麼關係。瑟的面部表情變得更驚訝了，但她還等着他說後面的話。他却把嘴閉了好一會兒，好像有些苦痛的思想在割他的腦筋。

「瑟，我問你，你有時候也曾想到死上面去嗎？你覺得死的面目是個什麼模樣？」敏忽然動着嘴說了這問話。他就在瑟的對面坐了下來。

「死，我從沒有仔細去想過牠！你爲什麼忽然提到這事情？」瑟把她的光亮的眼睛探索似地看他的臉，那面容是很平靜的，她看不出來這時候是什麼東西激動着他的心。

「我覺得死也許完全不可怕。不過我並不願意離開這世界。死必須來的時候就讓他來拿我去罷，」慧說着，她並沒有一點懼怕，她要在腦筋裏找出一個死的固定的面目，但她却完全不能夠。她只看見一些模糊的淡淡的影子。

「有時候我覺得生和死就只離了一步，但有時候我又覺得那一步也難跨過，」敏懇切地說，他的面容很嚴肅，他彷彿看見在他的面前就立着一道黑暗的門，他應該踏進裏面去，但他還不能夠知道那裏面是什麼樣的情形，他的心還爲這個痛着。

「爲什麼你會有這奇怪的思想？一個人活着的時候不應該想到死，」慧溫和地責備說。她的眼睛愛憐地看着他，就像從前某一個時候那樣。「這幾天的情形是很容易使人激動的。但是佩珠和仁民相愛了。」她對着

他一笑，這笑裏含着溫情，同時含着焦慮。

一道光亮掠過敏的臉，他低低地說：「那是很好的事情。」他沒有一點驚奇，就像那是他意料中的事。

「敏，你近來變得多了？你不像從前那樣。」慧關心地說，她的眼睛探索似地望他。她看見他不辯駁却默默地一笑，接着說下去：「我不相信目前這些打整就會使你發生動搖！」這帶了點激怒的口氣。

敏的臉上現了一陣苦痛的拘擊，他依舊癡癡地望着她，就像聽不見她的這些話。他忽然站起來走到慧的身邊把一隻手壓着她肩頭哀求似地問：「慧，你會常常記念着我嗎？」

慧掉頭看他，把一隻手伸過去，放在他的那隻手上，驚訝地但是鼓勵地問道：「奇怪，你爲什麼問這話？」

「你給我一個回答罷。你難道連一個回答也不肯給我嗎？」他固執地哀求道。

「敏，你不要這樣說，我們也曾相愛過！」慧的眼睛裏洩露出了愛情。她很溫柔地看着他，她對他笑了笑。

「那麼你會常常記念着我罷，」敏熱烈地追問道。

慧笑着點了點頭。

敏突然把兩手伸去捧了慧的臉，熱烈地甚至粗魯地在她的嘴唇上接了一個響吻。過後，他縮回了手，口裏短短地說了一句：「我走了！」不笑。慧再說話便急急地往外面走了。

慧驚愕地望着他的背影，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她就像落入了夢裏一般。忽然她猛省似地站起來追出去，但他已經開了門跨出門限了。她趕上

去喚他。

『敏，你就在這裏睡，彭今晚不回來，』她說。

他站在石階下面回頭來看她，口裏低低地說：『我走了！』就把自己的身子投進黑夜裏去了。

慧在門前站了一刻，便進去關了門。她的心漸漸地痛起來。她覺得她現在明白了。

九

早晨十一點鐘光景，敏在馬路上面閒步着，一隻手插在學生服的袋裏，捏着那東西。

他很激動，心跳得那麼厲害，但他極力做出鎮靜的樣子，他故意時時埋下頭來，却又偷偷地去望前後的那些行人。

『他打死了兩個人，他自己也死了。』這話語忽然闖進了他的耳朵。他驚訝地抬起頭一看，在那步道上磚柱子旁邊站着兩個學徒在談話。

「他真厲害！人家打傷了他！他還爬起來開槍殺人！」

「他們說他的名字叫什麼敵。年紀青，身材高高的。」

這兩個年青人天真地談着，都帶了讚嘆的臉色和聲調。敵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事情。他聽見「敵」字，不覺驚訝地看了那學徒一眼，但他馬上也就明白了，他的眼前就現了一個頗長的影子，灰布長衫，運動鞋，還有那長長的臉。

「他和德一樣，連他的相貌也差不多和德一樣，」他苦痛地在心裏說。他的耳邊忽然就起了那一個熟識的聲音：

「現在是不行的，現在還輪不到你。……不是個人，是制度。」

他覺得一根針突然刺在他的心上，那痛楚使他的身子微微發抖起來。他的臉上又起了一陣拘擗。他在心裏說：「怎麼又輪到你呢？你和我不是

一樣的人嗎？」那個躺臥在血泊裏的屍體就在他的眼前顯現了。他想像着那個人怎樣躲在黑暗裏拿了槍預備着放，又怎樣受傷倒下爬起來再放了一槍。他彷彿看見一縷一縷的血絲從他的身體裏冒出來。

「你是不會死的，」他安慰誰似地低聲說，沒有人聽見他的話。他已經拋棄了那兩個學徒往前面走了。

他的脚步下得很慢，像在等候什麼人。他時時埋下頭，不願意給人家多看見他的臉。但一個思想還來追逼他。

「我們現在不需要暴力，牠會毀了我們自己。」那長臉又在他的眼前出現了，那嘴張開，說出了這樣的話。接着這話語就起了槍彈的聲響。於是那個面孔便馬上消失了。

「你——你爲什麼——」他想問一句話，但是他的眼睛開始潤濕起

來，他只吐出了這幾個字，聲音是很低的。「我太激動了，」他禁不住要這樣想，就伸了另一隻手在眼睛上擦幾下。

這是一個很好的晴天，一切都沐浴在明亮的陽光裏。馬路上擁擠着，依舊是那麽多的行人，鬧的，笑的，靜的，和平常沒有兩樣；但在敵的眼裏看來他們都是很陌生的，就像和他隔了一個世界一般。

一輛黃包車過去了，接着又是一輛。過後就有六七個女人梳了辮子在牠的身邊經過，髮髻上插滿了紅花，下面露着一對赤足，汗珠沿着鬢角流下來。

「她們不知道，」他低低唸着，他不覺憐憫地笑了。

「我被人跟着了！」忽然這一個思想刺進了他的頭腦，他幾乎要跳起來。他發覺有一個人在他後面跟着他，那是一個青年人，上身只穿了一件翻

領襯衫。『我毀了！』他禁不住暗地着急起來。

⑤ 他慢慢走着，故意做出不知道的樣子，却埋着頭在思索。但很快地他就掉轉身子回頭走去，這舉動是那人所料不到的，那人只願往前面走，幾乎撞着他的身子。他却看見了那人的老鼠眼似的一對眼睛。

那人略略停了一下，他似乎不便馬上跟着敏掉轉身子。敏一轉過身就急急走着，等那人跟着追上來時，他們中間已經隔了好幾步光景。敏把眼睛往四面看，看見旁邊有一家酒館，他打算趁那人不看見時溜進那裏面去躲一下，他知道在那樓上他也可以看見馬路上景象。

他走上了步道，正預備走進酒館裏面去，忽然聽見在前面起了汽車的聲音。他的心馬上劇烈地跳動起來，他把腳縮回去，轉身走下了馬路，站在街邊去看那汽車。

汽車還沒有到，兩個警察就忙着在趕行人，一些人爭吵起來，他們都退到兩邊，把中間讓出了一條很寬的路。敏努力擠到前面去。那警察用鞭子攔住他，他便站在警察旁邊，他掉頭去找剛纔跟他的那人，他看見那人正在人叢中擠着，也要到前面來，那兩隻老鼠眼似的眼睛却不停地往他這邊望。

「我勝利了，」敏想着得意地笑了笑。他的右手在袋裏提起了那東西。

汽車在他的眼前出現了。他遠遠地就看見車外面那兩個站在踏板上的馬弁。他緊緊地望着那輛車，把全付精神都放在一對眼睛和一隻手上。他不能夠忍耐地等待着。

汽車逼近了，很快地就飛馳過來。他忘了一切地衝出去，他做得那麼

快，沒有人來得及阻止他。他的眼睛裏，就只有那汽車，別的一切都變得模糊了。他甚至沒有看清楚車裏面的人臉。他瘋狂似地把袋裏的東西拿出來在汽車前面的地上一擲。他只聽得耳邊響着許多聲音。

於是一個爆炸的聲音突然響了起來。他的眼睛花了，在一陣劇痛以後他完全失了知覺。

街中間起了一陣劇烈的騷動，哭叫聲壓倒了一切。很快地人就逃光了，剩下那寬敞的馬路。在那上面凌亂地躺着汽車的碎片，和死傷的人的屍體，馬奔死了一個，旅長不過受了一點微傷。離汽車不遠的一個地方在血泊裏躺着敵，人看不清楚他的臉，那上面全是血，一隻腳離開了他的身體。

佩珠伴着德華走在街上往婦女協會去。她們起初聽見了響聲，不知道

什麼事情，接着就看見許多人逃進巷子裏面來，每個人都帶了驚恐的臉色，奔跑着，像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在後面追趕一般。

『什麼事？』德華攔住一個中年人問道。

『旅長遇刺了！』那人喘着氣回答了一句，就跑開了。

像一個響雷打在這個女郎的頭上，她們呆住了。過了片刻佩珠忽然伸出一隻戰抖的手去觸德華的膀子，低低地說：『一定是他。我們快去看。』她的心跳動得十分厲害。

她們急急地走着，走進了大街，那裏人擁擠得很厲害。有一些人從前面退下來，又有一些人從後面擠上去。

『旅長沒有死！』一個粗暴的聲音闖進她們的耳朵，絞痛着她們的腦筋，她們側頭看，一個穿窄短衣的黑漢子氣憤憤地走過去了。

「完結了，」佩珠苦痛地在德華的耳邊低聲說，她的眼睛裏射出一股恐怖的光。

「不是他，不是他，」德華茫然地搖着頭。這時候一個人迎面攔來，使她站不住脚跟，身子往後面一倒，却被佩珠把她扶住。

她們又向着前面擠過去，很費力地擠進了人叢裏，兩個人額上都出了汗，背上也濕了一團。那周圍的男人的汗氣還直往她們的鼻端撲來。她們要移動身子也很費力。前面的人阻塞她們的道路，後面的人又用力往前面擠。

「慧，」德華低聲對佩珠說，她看見前面不遠處現露了慧的頭，那頭髮依舊飄散着，遮住了半邊臉，她用手把慧指給佩珠看。她同時叫了一聲「慧。」

『不要喚她，』佩珠連忙阻止了德華。但慧似乎已經聽見了那喚聲，她就回過頭來看，很快地她就看見了她們。她笑笑，也不說話。那神情很激動，她只對着她們點個頭，交換了一瞥苦痛的眼光。她就回頭去看前面，把身子往前面移動了。

佩珠也拉着德華往前面擠上去，恰好前面有幾個人走開了，讓出一個縫隙，她們便急忙跑過去，再加一點力，出一次汗，她們就到了慧的後面。

『慧！』德華把身子假過去，欣慰似地喚了一聲。

『那是敏，』慧回頭看她們，低低地說，『他毀了！』她的臉上起了一陣痛苦的拘攣。她的身子微微戰抖着。佩珠默默地伸一隻手去握緊了她的右手。前面似乎鬆動了一點，後面的人只顧向前面衝，她們趁這樣機會

又移動了幾步。這時候她們快走到一個十字路口。

前面的人不走了，她們也只得站住。她們蹣跚起腳看，就只見無數的人頭，此外再看不出一點別的景象。太陽直晒着她們的頭髮，汗使得衣服緊貼在她們的背上。那熱氣加增了她們的焦慮。她們正在着急的時候，前面便起了一個騷動。許多人忽然退了下來，使她們也站不住腳，只得跟她們退了好幾步。

「兇手死了！」「真可怕！」「一身都是血！」許多話句從許多人的口裏說出來，她們的耳朵一時間就只能夠抓住這幾句。

她們躲到了步道上面，就站在磚柱旁，看着那人羣像潮水一般向後面退去。慧猛然把右手伸出去抓住了佩珠的一隻膀子。她的耳朵裏不間斷地響着那幾句話。

「我再擠上去！」慧堅決地說了這句話，就一個人往馬路中間跑，佩
跌和德華也跟着跑去。

大部分的人都往後面跑，她們却要到前面去。但前面就立着那肉的屏
風，阻攔住了她們。她們帶着一臉的汗，瘋狂似地往人叢中亂竄，常常是
走了兩步又退後一步。

前面的人看見她們這樣子，便投了一些驚訝和嘲笑的眼光在她們的臉
上。

「你們這些姑娘們倒喜歡看熱鬧！」前面過不去了。「那裏戒了
嚴不讓人通過。」幾種聲音，幾句話向着她們的臉上吐來。也有些光滑的
手趁這時候在她們的身上摸了一兩把。

在前面起了軍號聲。她們又退到步道上，就站立在一家店鋪門前，

只看見人往後面奔跑。

漸漸地看熱鬧的人跑光了。接着就現了一小隊武裝的兵士，他們擁着兩部汽車走了過去。

『一定是到醫院去。』佩珠低聲說，她却看不清楚汽車裏面的人，那是被兵士遮住了。

兵士們擁着汽車走遠了。好些人又圍攏來。她們也擠到裏面去。但是前面還不許人通過。大家站了好一會兒，那在十字路口守衛的軍警才取消了禁令，放了幾個人過去，接着又放過去一些人，慧，佩珠，德華都過去了。

那條街中間就是出事的地點。人剛剛抬走了那馬弁的死屍。毀壞的汽車還倒臥在地上。不遠處就躺着一個屍體。

一些人圍着屍體看。她們也擠進去。無疑地那是敏的臉，雖然是被血染污了，但臉部的輪廓却能夠被她們認出來。身上也全是血。一隻腳離開了腿部，飛到了汽車旁邊。

「敏，這就是你的輪值罷，」慧想說這樣的話，沒有說出口，却已經流出了眼淚，她的心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厲害地痛楚過。她的眼睛模糊起來，她彷彿看見那血臉把口張開，從口裏說出話來：「你會常常記念着我嗎？」

德華把身子緊靠在佩珠的身上，她的身子抖着，她的眼睛也潤濕了。「我們走罷，」佩珠低聲對她們說，她極力忍耐住心裏的激動。她知道慧和德華都不應該在這裏久看，她就拉着她們走開。

慧起初不理佩珠，她只顧不轉眼地埋頭看那屍體，過後經了佩珠幾次

催促，她纔跟着佩珠走了。德華早就不能夠支持了，她的臉色白得很難看，眼睛裏含了一包眼淚。

她們三個人在路上都不開口，好像爲着一件事情在生氣。後來她們就到了那所舊廟宇。

廣場上榕樹下面圍聚兩堆人，在談論爆炸的事情。她們走進裏面就先到婦女協會去。

影正在會客室裏和惠琴談論，看見她們進來，便急忙問道：「你們知道那事情嗎？」

佩珠應了一聲點了點頭，那面容很嚴肅。

「我想××一定受了重傷，」影雖是有些激動，但她的臉上還有一點喜悅的表情，她以爲那是一個好消息。

佩珠苦痛地搖搖頭，她沉默着。

「敏死了，是他幹的！」慧的口裏迸出這哭聲，她就急急往裏面去了，德華也跟着進去。

影的一點喜悅也給慧的話趕走了。她拿恐怖的眼光在佩珠的臉上一掃，她戰抖地問：「真的？」

佩珠低下頭：苦痛地說：「怎麼不真？我們剛剛看見他的屍首，鮮血淋淋的。」

影驚呆了似地望着佩珠，淚水就突然從她的眼裏冒出來。她彷彿還看見敏的臉龐在她的眼前沒漾。

「他爲什麼要幹這蠢事情？又沒有人派他去幹！」德華直率地問道，她的臉上也帶了憂鬱的表情，但她並沒有流淚。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但是他已經定下決心了。」佩殊悲痛地回答。「你想想看，他經歷了那麼多苦痛生活，眼看着許多人死，他是一個太多感情的人。激動毀了他。他隨時都渴望着犧牲。」

「但是這一次他把我們的計劃毀了！」彭帶着抽泣地說，聲音低，但很嚴肅。

「是的，他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壓迫。」佩殊忍住淚接口說。「這事情他決不會想到——」她還沒有把話說完就看見陳清帶着一張蒼白臉跑進屋來。

十

房裏沒有人說話，大家抽泣着。陳清埋下頭用沈重的脚步踱來踱去。過了半晌德華低低說了一句：「他的蜜蜂……這就像一場夢。」

這時候仁民帶着賢——從外面走了進來。衆人一齊往門那邊看。

「你們都在哭，」仁民悲痛地低聲說。

佩珠放開了德華，賢就跑到佩珠的身邊抓住她的一隻手。

「這是什麼時候！你們還在哭。」仁民的聲音依舊是低低的，但却是堅定的，這表示他的頭腦還很清晰，他的意志還很堅決。

陳清用苦惱的眼光看仁民，嚴肅地回答道：「我們的損失太大了。」他沒有流眼淚，但他的心却因了思念那幾個朋友而痛楚着，就像有人拿了刀子在割牠。

「仁民說得對，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佩珠猛省似地說，她摸出手帕揩臉，從眼睛裏射出堅定的眼光。

「現在情形是更危急了，那更厲害的反動馬上就會來的。」仁民鎮靜地說，那相貌很莊嚴，顯然是他臨時用一種力量把那複雜的感情壓抑了下來。「我們若沒有預備，這更大的損失還在後面。」

仁民的平靜的話語進了衆人的耳朵却成了恐懼的警告。但他們並不因這個就生了懼怕。這時候沒有人再哭了。大家都想到那未來的事情。

「我恐怕會裏這一次是免不掉了，」陳清帶了確信地說，他依舊是激動的，但他並不害怕。

「一定的！他們第一個就會解決工會！」慧搶着說，她的眼睛冒着火，好像她已經準備出發到戰場上去了。

「克應該有信來了，他也許會有好消息來，」彭帶了希望地說，她的眼睛還是紅的，但德華的眼睛更紅。

「我們不能夠坐着等他的信。陳清，你快把會裏再洗刷一次，你自己應該避一下，慧，你們也應該搬家。仁民，你不能夠再像這樣亂跑了。」佩珠趁着他們談話的時候思索了一下，這時候就把她的意見說出來。她的面貌很莊嚴，話語很急，眼光輪流在幾個人的臉上轉了一下，就像在發命令。

「在這時候要我整天留在家裏，我就做不到！」仁民微笑地分辨說，這微笑裏面並沒有一點喜悅，甚至這微笑也是嚴肅的。

「英倒很好，他整天就在園子裏忙着養蜂，」德華接着說了一句。她的意思是要仁民就像英那樣做。

「你們要雲進城來嗎？」惠華急急問道，她忽然想到了雲。

「不要，他在城外很安全，就讓他在那裏。」陳清明天也到那裏去，慧，你們也去。其實仁民也可以去，」佩珠說着，就把垂下來的頭髮挑到後面去。

「佩珠，你呢？」仁民接着問。

「我留在城裏，城裏的事情讓我來應付！」佩珠勇敢地說。

「你一個人應付不了！我要留在這裏，我不能夠放過這機會了！」慧拾着說，她紅着臉，搖着頭，她的飄蓬的頭髮跟着她的頭動，這一次是她像一個獅子。她的眼睛冒出火就像一對獅子眼。她穿着灰的短衫，繫着青的短裙，套着黑的長統襪，這裝束把她顯得比佩珠更勇敢一點。

「我也不去，我願意和你們在一起，」仁民堅決地說。

「那麼你快點去收拾那邊，你要人幫忙時，我們都去。」佩珠接着對陳清說。

「不要緊！那邊有人，而且重要的東西已經搬走了，」陳清回答說。

「那麼我先去了。」他就往外面走。房間裏的人繼續着談話，陳清馬上又

走了回來，臉却變成了白色。

『那邊給圍住了，』陳清驚惶地說，他變得口吃起來。

這個消息使得衆人全都激動起來，他們一齊走到窗前去，看對面的景象。他們的眼睛裏全是兵。

『陳清，你不要過去了！』佩珠聲音戰抖地說，她急忙在腦筋裏找主意。

『陳清，你就留在這裏！』慧也勸阻陳清。

『但是他們會到這裏來的。』德華焦慮地說。

『我要回那邊去，』陳清預備着往外面走，他說：『如果他們找不着我，就會到這邊來。』

『我們這裏有後門，大家就冒一次險罷，從那裏出去也許是安全的，』

慧激動地說。她伴着衆人匆忙地走進裏面房間，開了那一扇小門，外面是一條很窄很窄的巷子。她告訴他們走完那巷子就有一道門，開門出去，前面是一條小河，但河邊有草徑可以走。這事情佩珠和影都知道。

『你們快走罷，』慧說着便表示自己願意留在這裏。

『我也遲一點走，』佩珠接着說。她却抓起賢的手膀吩咐說：『賢，你陪仁民出去，他在這裏是很危險的，陳清也是這樣。我們女人遲一點不要緊。』

『要走大家都走！我一個人不願意走！』仁民激動地主張道。

『仁民，想不到你還有這種書呆子脾氣！大家不走，給捉住有什麼好處？我們遲一點走不要緊。你們都先走，就讓我和慧在這裏好了！佩珠着急地責備仁民說，把她的堅定的眼光投在仁民的激動的臉上，那眼光是

很鋒利的，而且明亮的，就像星光一般。

『好，我們聽你的話，』仁民點着頭說，他軟化了。『你們也應該快快地來呀！』他帶了希望的語調對她一笑，這笑容裏似乎含了一點悲痛。

彭領頭，仁民跟着，惠和賢再跟在後面，他們摸着那高牆沿着巷子走去。陳清不肯走。他很固執，衆人都不能夠說服他。

佩珠送他們出去關了門再回來。她進了房間，陳清和慧兩個人正把臉貼在窗上看對面的景象。

慧聽見腳步聲就回過頭向佩珠問：『他們都走了嗎？』她的臉上還帶着焦慮的表情。

佩珠默默地點着頭，她也走到窗前去，正看見兵士忙碌地從工會裏面搬出種種的東西來。

陳清一面注意地看，一面捏着拳頭氣憤地低聲罵着。

「工會又給人毀掉了！」慧悲痛地說。

「我要去，我不能讓他們毀掉牠！」陳清粗暴地說，他差不多把工會當作自己的家，看見人家在毀他的家，那氣憤和痛惜快要使他變成了瘋狂的人。

「陳清，安靜一點，你不要太激動了！」佩珠低聲說，她一面又喚慧道！「慧，我們快收拾這裏的東西！等一下我們就要動身！」她就離開窗前，去開抽屜。

慧繼續在哼她的歌，她被佩珠催促兩次，也就忙起來跟着佩珠收拾東西。重要的東西已經搬走了。她們再把不甚重要的東西包紮成了兩包，放在床上，預備等一會帶出去。

陳清依舊站在窗前，他看見兵士們搬完了東西就開始押着人出來，都是工會的職員，都被他們反剪地縛着兩隻手。

「慧，佩珠，我走了。」陳清覺得他的胸膛裏鬧得很厲害，那顆心就像要跳出嘴裏一般。他忍耐不住，就猝然地掉轉身子要往外面走。

「陳清，你到什麼地方去？」佩珠喚住他，驚訝地問道。

「到那邊去！」他短短地回答，他很苦惱，但他沒有絕望，他並不會失掉信仰。

「這簡直是愚蠢的舉動！你沒有權利白白犧牲你自己！」佩珠嚴肅地責備說。

「你愛說你常常是樂觀的。你現在要學着敏的樣子！」慧接着說，話語裏帶了嘲笑的味道，但她的眼睛裏還冒着火光。

「我並不悲觀！然而我一定要去。我不能讓別人代我去受罪。我去，人家就可以釋放他們，」陳清懷着原始般的正義的信仰堅持說。

「不會的，你出去不過多添了一件犧牲品！別人不會得一點好處！你難道還以為那般人會有一點仁慈嗎！」佩珠熱烈地阻止說。她也很激動，彷彿覺得如果她說錯一句話，她就會送掉一個人的性命。

「你們快走，快去預備應付的方法，讓我去犧牲自己使得你們有從容的時間……」陳清抱了辭職義正的態度說話。他的眼睛裏射出犧牲的火，他的三角臉紅着，那上面添了許多生氣。

「但是這犧牲是不必要的。我們都可以平安地逃出去！我們更需要着像你這樣的人！」佩珠堅決地說。

「然而他們在工會裏抓不到一個重要的職員是不會甘心的，克……」

陳清固執地爭辯說，他沒有把話說完，忽然瞥見外面有幾個兵士正走在橋上，往這邊過來，他馬上變了臉色用戰抖的聲音對她們說：『他們來了，你們快走！』

慧本來站在窗前，背向着窗戶，就馬上掉過身子往外面看。佩珠也跑過去，她立刻回到床邊拿起那包裹挾在腋下短短地說：『我們三個都走！』

『好，』慧也去拿起了包裹。她急急把嚴肅的眼光投在陳清的三角臉上說：『陳清，你跟我們走罷。』

陳清遲疑一下，就點點頭，一面催促她們說：『你們快走！再遲一刻就不行了。』

佩珠去開了那小門，第一個走出去，慧跟着她。她們再回頭來看陳清，陳清微微一笑，便突然把門關了。她們着急地在外面槌着門，一面喚

着陳清的名字。陳清並不答應，却反而拉了桌子去把門抵住。

「走罷，」懋嘆了一口氣說，她把那一對細眉緊緊皺起來。她們就沿着巷子跑出去。

「賢，你還在這裏？」佩珠開了門不覺驚訝地叫起來。

賢正站在河邊的一株龍眼樹下，他一聽見響聲，便掉轉身子，他看見了佩珠，就向着她跑去，他捏着她的一隻手，親切地，快活地說：「我在這裏等你們！」他做了一個滑稽的笑容，露了那突出的牙齒。

佩珠微微笑了，愛憐地撫摩着他的頭髮，一面說：「你這頑皮的孩子，他們呢？」懋也伸出手過去在賢的頭上敲了一下。

「他們到你家裏去了。」惠翠一個人回家去，賢回答着，他看見沒有陳清，就問道：「陳清呢？」

「他不肯走，他還在那裏面，他把門關了，」佩珠一面說，一面踏着亂草沿着河邊走。慧在她的後面，她回頭問慧：「慧，你想他們會把陳清捉去嗎？」她的脚步走得很快，聲音裏洩露出來她的焦慮。

「爲什麼不會呢？他們已經到協會來了！」慧苦惱地說。她接着便用力咬她的嘴唇。過了半晌她又說：「婦女協會從此也關門了！我們的婦女運動也完結了。」

佩珠又掉過頭去看慧，她正遇着慧的冒着火的眼睛，她不覺顫抖了一下。慧的那樣深的苦惱把她的心靈也震動了。但從這裏她却得到一個回答：那只是一句氣憤的話，慧和她一樣並不相信那運動就會從此完結的。

沒有人在後面跟隨她們，四周圍是靜悄悄的。沿着河邊生長着一些龍眼樹。小河在陽光下面發亮，那水緩緩地流着。她們踏着那快長齊她們的

膝頭的青草，但却時時被荆棘絆住了她們的長統襪。她們很困難地走完了這一段路，腿已經掛了無數的荆棘，她們看見並沒有人追上來，就放心地用手把荆棘拍落了。

前面立着一堵破牆，已經倒塌了一段，現出一個大洞，地上堆了許多磚塊。沿着牆邊也有一條小路，但這是引到山上去的，從那裏走時，路就愈走愈遠了。

磚塊上有好些脚印，多半是女人的，顯然是德華幾個人就爬過牆，進了那一條荒涼的巷子。

「我們翻過牆去罷，」瑟提議說，說着便踏上磚塊，彎着身子從那個洞裏爬進了裏面。

佩珠和賢兩個人也就跟着爬過去。

裏面是一條僻靜的巷子，路上堆着好些磚塊，石板縫隙裏生着茂盛的青草，破舊的牆頭上長着仙人掌一類的植物。這條巷子似乎很久就沒有人走過了。在牆裏的一邊也有幾家破舊的院子，但都是些著名的兇宅，沒有人在那裏面居住。

「我們居然跑到這地方來了，」慧說着不覺笑起來，方纔的緊張的心情這時候就寬鬆了。她站着得意地往四面看，她知道這時候她們已經安全地逃出虎口了。

「快走！到我家裏去！」佩珠催促說。

她們看見太陽的位置，分辨出了方向。三個人急急走着，進了僻靜的巷子，轉了好幾個彎，就穿過大街。大街上依舊擁擠着，許多人激動地談論着旅長遇刺和工會被封的事情。在好些人的臉上她們看出了憂鬱和憤怒

的痕跡。在十字路警察亭子前面幾個兵把守在那裏檢查行人。

她們急急走進對面一個小巷子，在那裏，沒有人注意她們。她們揀着僻靜的巷子走，故意多繞幾個彎。

「我們應該給雲報個信息，」佩珠忽然想到這事情就說出來。

「我去！這的確是很要緊的！」慧接着說，她的眼睛又發出光來。

「我想叫影去更安全一點，你比較容易引起人家注意，」佩珠思索一下就反對說，她的態度是很誠懇的。

「不要緊，我一定去！我就去！」慧搖動着頭讓她的濃髮在臉頰邊飄舞。她馬上把包裹遞給賢一面說道：「賢，你把這個拿去。」她又對佩珠說：「你叫影回去收拾東西，預備搬家。」她不等佩珠說別的話，便昂着頭紅着臉甚至帶了得意的樣子，掉轉身子走了。佩珠回頭去看她，只見她

大步走着，兩隻手不停地往前後甩，風吹動着她的濃髮，她的短裙也跟着風飄舞，看那姿勢就像她是被風吹起了一般。

『慧，』佩珠不覺用愛憐的聲音溫和地喚了一聲，她沒有聽見，不曾轉過頭來。佩珠也就拔步走了。

兩個人到了家，賢就去喚門，德華開了門出來。看見佩珠，德華便現出欣慰的顏色來招呼她。

『慧呢？』德華擔心地問。

佩珠進了房間把東西放好纔告訴德華說慧到城外找雲去了。

『但是雲進城來了，』德華婉惜地說。

『他在什麼地方？』佩珠驚訝地問。

『就在後面，克自己回來了。他就在城外，雲帶了他的信進城來。』

德華嚴肅地低聲告訴說。

「好，我們到後面去！」佩珠匆忙地說着便走出房間往裏面走。

「賢，你就留在外面看門罷，」德華溫和地說，對他笑一下好像姊姊在吩咐她弟弟。賢本來打算跟着進去，聽見她的話，便應了一聲規規矩矩地順從了。

佩珠進了蜂場，果然看見雲在裏面，仁民和影也都在那裏。他們站在樹叢中談話。英忙着在加糖水，林舍在旁邊給他幫忙。

「佩珠，你回來了！又跑得這樣氣喘呼呼的！」林舍看見佩珠就笑着叫起來。用愛憐的眼光看她。

佩珠帶笑喚了一聲「林舍」，隨便說了兩句話。

「亞丹呢？他爲什麼不來呢？英一個人又弄不好。」林舍動着大嘴高

聲道。

佩珠遲疑着，她彷彿看見那灰布長衫裹着的頹長的身子在樹叢中動了一下，心裏感到一陣微痛，但她連忙做個笑容回答說：「亞丹有事情回小學校去了。」她說完便拔步往雲那邊走去。德華已經先到了那裏在和他們談話。

「克回來了。那邊朋友的意思要我們全都暫時撤退到城外去，只留幾個不大被人注意的人在城裏，那邊馬上就派幾個新的人來，」雲莊重地說。

「工會被封了你知道嗎？你那裏一定很危險的！」佩珠着急地說。她摸出手帕來揩拭額上的汗。

「我進城來纔知道。我們那裏已經撤了家，現在另有個秘密會所，每

晚上都有工人去，雲嚴肅地說，他的態度很鎮靜。

「你知道陳清被捕嗎？」佩珠追逼似地繼續問。

「陳清被捕？」雲驚惶地說。

「他一定不肯走，兵到協會來了，我想他決不會跑掉。他說他要做一個自願的犧牲！」佩珠激動地說着，聲音依舊很低，但臉部的表情却是把悲痛，讚嘆，和懷念混在一起。

雲的鎮靜被這幾句話攪亂了。他癡呆似地望着佩珠，他的臉色慢慢地變換着，他默默地用力咬着嘴唇皮。

「事情不宜再延遲了。我們應該快些決定。免得再多貢獻幾個犧牲，這幾天裏我們就快把最好的人都損失完了。」仁民嚴肅地說，他看出了事情的嚴重，他沒有眼淚，他只想到了那快來的艱苦的鬥爭。

「克帶來的意見也很對，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的勢力太微弱了。我們還不能正面和他們抵抗，」彭懇切地說。

雲歇了片刻，用手揉揉他的塌鼻頭，他這時已經恢復了平靜的態度。他依舊用嚴肅的聲音說：「城外的的工作進行得很好。我們那裏太缺乏人。碧去了也還不夠。鄉下也需要人，那些學生去了以後稍好一點。」

「你們都到城外去罷，我就留在這裏，我是不要緊的，」德堅決地說，她的神情很勇敢。

「我們到外面商量去！」佩珠這樣提議說。他們四個人就陸續地走出外面進了佩珠的房間。

不到一會兒功夫，會議就完結了，他們接收了克帶來的那邊朋友的議決案。彭到露的家裏去，德去婦女協會探聽消息，雲去看那個旅部裏的

朋友。

影和雲先走了，德華在房間裏停一會兒正預備走出去，剛跨出門限，又走回來對佩珠說：

「佩珠，你有一封電報，我忘記了給你。」她翻開桌上的一本書，從裏面抽出一封電報遞給佩珠，自己匆匆地走了。

佩珠接過電報就急急拆開來。這是S地來的電報。她從桌上的書堆裏找出那本電報號碼，就匆忙地翻譯起來，一面翻書一面寫：

「……劍……虹……」

她的心開始猛烈地跳了，她的手也戰抖起來，她極力捺住那激動，繼續翻譯下去：

『失……踪……速……來……燭』

「你若。」佩珠把電報紙遞給仁民便把頭俯在桌上，一聲不響。

仁民讀了電報，抬頭去看佩珠，只看見她的肩頭不住地聳動。他用悲痛和愛憐的眼光把她的頭看了好一會兒就把電報紙放回在桌上，在房裏默默地踱起來。

過了片刻他走到佩珠的旁邊，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頭上，俯下頭溫和地在她的耳邊說：

「佩珠，不要傷心。我們還是到後面走走。」

佩珠慢慢地抬起頭看仁民，悲痛地說：「仁民，我能夠忍受的，再大的打擊，我也能夠忍受的。」她就站起來一把拖着他，把頭壓在他的肩頭上。

「我知道，我知道，」仁民摟着她的腰，接連溫柔地說。「但是，佩

「佩珠，你回去嗎？你到S地去嗎？」

「佩珠不說話，過了好一會兒，纔抬起頭來，鬆了手，把悲痛的眼光直視着仁民的臉慢慢地搖着頭：『我不去，我不能夠去。』然後又用懇求的眼光看他：『你替我去罷。你也是他的朋友。』」

「仁民還不會回答，賈就從外面跑進來，他是從蜂場裏來的。他一進門，口裏喚着佩珠，他看見房裏的情形就閉了嘴。他瞥了桌上的電報紙便走去讀了他。」

「佩珠，你要走？」他走到她的身邊，拉着她的一隻手急急問道，他差不多要哭出聲來。」

她溫柔地看着他，伸手去摸他的頭，像在愛撫一個孩子。她說：『我不走，賈，我不願意離開你們。』

「但是你的父親——」賢着急地說。因為他疑心她在騙他，故意用這樣的語來安慰他。

「我請仁民去，因為那邊更需要他，」佩珠插口說，她又把懇求的眼光去看仁民一面溫和地問：「仁民你願意嗎？」

仁民的眼睛忽然黯淡了，他把頭埋下去，低低地說：「我不能夠在這時候離開，佩珠，要走我們一道走！」

「我也走，我和你們去！」賢在旁邊搶着說，聲音裏帶了眼淚，他把佩珠的手握得更緊，就像害怕佩珠馬上會飛去一般。

「爲什麼大家都走呢？」佩珠微笑了，她的面容漸漸地清明了，她彷彿已經驅走了那激情，現在是用她的精細的頭腦來衡量一切了。然而眼睛裏依舊充滿着愛憐的眼光。「我不能夠離開這裏，尤其是在這時候。仁

民，你應該回去，你已經完成了你的使命。你現在可以把你親眼看見的事
情帶回去告訴那邊的朋友。」

「然而劍虹，劍虹的事情應該你去料理。你不去你不會後悔嗎？」仁
民打插說。

佩珠的臉色略略陰暗了，她埋下頭，過了半晌纔抬起來，眼睛裏面有
淚珠在發亮，但她的面容已經是平靜的了。她搖搖頭用低低的但又是堅定
的語調說：「我不會後悔。我已決定了。」她看見仁民不說話，夢幻似地
望着她。她就走到他的身邊，伸手去挽他的手膀，把身子偎着他，溫柔地
懇求說：「你替我去，我相信你，這就和我自己去一樣。你去罷，你沒有
留在這裏犧牲的必要。」她這時候完全沒有想到自己的命運。

「佩珠，」仁民側着頭看她的臉憂鬱地嘆道。兩個臉靠得很近，他的

嘴差不多要吻着她的額角，他溫和地說：

「我不能夠拒絕你這要求。但是在這時候要我離開你，離開你們大家，我實在沒有——」

突然外面起了搥門聲，仁民驚惶地住了嘴。

「我去。」賈匆匆說了這兩個字，便往外面跑去。

進來的是惠，跑得氣喘吁吁的，一張臉成了青黃色，很難看，兩隻眼睛恐怖地圓睜着。她一進屋就說：

「慧被捕了。」

「你在什麼地方得到的消息？」佩驟驚恐地叫了一聲，接着便這樣問。

「我看見好幾個兵士押着她走。她一路上唱着歌，她的樣子沒有一點改變，那眼睛裏冒出火來，頭髮飄動着，就像獅子的鬃毛。她看見我，給

我做了一個眉眼，就走過去了。『惠羣倒在藤椅上激動地說，她接連着在喘氣，使她變得口吃起來。

『你看見彭嗎？她到慧家裏去了！』佩珠站在她的面前，注意地望着她的臉，不能忍耐地等候她的回答。

『沒有看見！我們應該去找她回來！』惠羣的話沒有說完，就給佩珠打岔了：

『我去找彭，事情很急了。』佩珠就預備走出去，也不和仁民他們說別的話。

『佩珠，讓我去！』仁民搶着說，他預備去阻止佩珠。

『我去。你們都不要走！』賢接着說了，他搶着往門外跑。

『賢，你站住！』佩珠跑去把賢抓了回來。她堅決地說：『我一個人

去。我知道逃避危險的方法。」她走到門口又掉回過頭來對仁民說：「仁民，我父親的事情託你！我現在管不了那些事情了。」她便匆忙地出去關了大門走了。

仁民跑着出去關了門進來，看見賢躺在床上哭。

「仁民，你爲什麼不阻攔她？她一去，他們一定會捉住她。」賢抽泣地責備仁民說。

「你這蠢孩子！不要哭。他們不會捉住她。她還要活着做許多事情！」仁民用了極大的力量鎮壓住紛亂的心曲，他低聲回答着賢的話，却慢慢地抬起頭去看掛在牆上的那一張新近在意大利病死的老馬拉薩斯達的半身像。

雷

(附錄)

一

一條靜寂的街道上有幾家荒涼的舊院子，有幾棵樹，街是窄小的石板道，從石板縫隙裏長出了青草。

沒有路燈，每家院子的門緊緊關閉着。時候快逼近中夜了，天色是黑暗的。街上沒有行人，除了風吹着樹葉抖動外，就沒有別的聲音。彷彿一切都睡去了。

突然黑暗裏起了一個低微的響聲，一家院子的門開了，從裏面射出一點燈光，一個人影閃了出來，接着又是一個，兩個，三個……

「敏，那草案你帶去了？」院子裏面的人低聲問。

叫做敏的那青年剛要跨出門限，便回頭匆忙地答應了一句：「帶走

了。」於是他大步走出了舊院子。他的右手裏拿着一根火把，光不大，却也照亮了他的圓臉。兩隻眼睛是很明亮的，他是一個二十歲光景的人。

院子的門關閉了。十多個人被趕到荒涼的街上來。街上就起了皮鞋的聲音。都是沈重的，而且單調地在這靜夜裏響着，沒有回應。

火把被風一吹就爆炸似地燃起來，火花時時落在地上。黑暗街道在牠的微暗的光亮裏戰抖了。那些青年的脚步踏在那街心，永遠是沈重的。從一條街道轉到另一條街道，大家都不大說話，只聽着風吹動樹葉的聲音。兩三個人分成一組，每一組隔了十多步路的光景，後來進了一條較寬敞的街道，於是大家分散開了。

最後的一組有三個人，除了敏外還有一個瘦長的男子和一個中等身材的女郎。

「噉，你們爲什麼都不開口？」那女郎看見噉把快燃完的火把擲在地上，用腳踏滅了牠，却不說話，忍耐不住地問了這一句。她這時候噓了一口氣，似乎燈光給了她一點安慰。

「我們沒有話說，當然用不着開口！誰像你那樣多嘴？」瘦長的男子接口說。他的態度是有些粗暴的。年紀也只有二十多歲，和那女郎差不多。

「噉，我沒有和你說話，不許你插嘴！」女郎做了憤怒的樣子對這叫做噉的男子說。她掉過頭去看噉，噉在旁邊笑了，並且說：

「噉的態度永遠是這樣地粗暴；我說這不行，以後應當改掉！」

「我有一個好比噉，噉就像一個響雷，那來勢倒很兇猛，可是過一會兒什麼也沒有了。」女郎說着就撲嗤地笑起來。

「慧，你要當心！謹防有一天這個雷會打到你的頭上來，」德說這話態度是很正經的，他有些氣憤了。他這個人很容易被人激怒，他的朋友們知道這個就常常故意用話來激怒他。

「我不怕，看你的雷怎樣打到我的頭上來。你至多不過罵女人不革命罷了。」慧得意地回答說。聲音裏還帶着笑。

德不作聲了，氣憤地沈默着，用力把皮鞋在石板上踏。他抬了頭望天空。天空是黑暗的，沒有星子；像一條海，但沒有波浪；平靜的，深沈的，沒有一點響雷的朕兆。他的心跳動得很厲害了。

「慧，你不要和德爭論，你們兩個遇在一起就免不了要吵架。大家讓德安靜一點，等一會到家他還有工作，我還要和他商量修改那草案，」嫩和平地說。

「草案，你老是談着草案，敏，你和德一樣，你也以為世界上除了草案以外就沒有別的東西，你們都不像年青人，」慧激動地說，她這時候臉色突然發紅了，但那兩個男人都不會注意到她。他們都在想自己的事情。

「你們女人的心理真奇怪，剛纔你不是也熱心地討論着草案嗎？……」敏說到這裏，就突然換了話題：「慧，我們送你回去？」因為這時候他們已經走到敏的家門口了。

「我不想回去了，現在這樣遲那裏恐怕也沒有人給我開門，」慧突然轉過身望着敏說，聲音裏充滿了煩躁。她有些害怕回到那寂寞的家裏去。

「不回去……」敏現了爲難的樣子沈吟地說。「好，我們三個人擠一下罷。」

慧沒有異議。敏就去敲門，敲了好幾下，裏面纔起了應聲。三個人站

在石階上等候着，大家都不說話。各人有自己的思想。

門開了，露出一個人臉，一盞煤油燈。『你們回來了。』從裏面傳出
來一個青年的聲音，這聲音又有點兒像夢囈。

敵先走進去，懸懸着，輪到德時他却用堅決的聲音說：『我到學校去
睡！』就掉轉身子要走。

『到學校去，這時候也不容易叫開門了。我們今晚還有事情，你不能
走！』敵驚訝地看着德，說了這樣的挽留的話。

『我明天早晨再來。』德臉色變得更陰沈了。他不多說話就大步走
了。他走得很快，就像害怕別人要追他回去。敵站在門口看他。他馬上被
黑暗吞食了進去，只有那沈重的皮鞋聲還送到敵的耳邊來。

敵帶了一個不愉快的感覺掩閉了門，轉身正看見懸的現着奇異的表情

的臉龐，給那青年手裏的燈光照亮了。

他們進了房間，那青年問了幾句話，就把燈留給他們，自己去睡了。

敏和慧坐下來，沒有疲倦，只有激動。兩個人都不想睡覺。有什麼東西整據着他們的頭腦。

「德的心理真正有點奇怪，原說我們今晚就弄好那草案，他現在却到學校去睡了。」敏訴苦似地說，又像在對自己說話。

「大概是我在這里住的緣故，」慧解釋了一句，她極力要表現着鎮靜，但仍露出激動的樣子。

「大概是——」敏沈吟地應道，他開始在思索。

「他今晚故意走開，以後他就有話來嘲笑我們了，」說到「我們」兩個字她特別把聲音提高起來。

敏不答話，他茫然地望着那黯淡的煤油燈光，過了半晌，忽然站起來，走到桌子前面，用一隻手搔了搔頭髮努力說：「慧，我們現在來弄好草案，不必等候德，明天給他看一下就行了。」他從身邊摸出了一束紙件，放在桌上。

慧把兩條細眉微微一皺，默默地看着敏坐下來攤開紙件在那里低聲唸；敏就坐在她的對面，他完全俯下頭，似乎就害怕看她一眼。她知道這情形，不說話却開始冷笑了一聲。

沒有動靜，敏抬了頭看她一眼，不說一個字又把頭埋下去了，他只顧去唸那紙件上面的文句，但聲音却有些兒顫動。

這輩詞把慧變得更激動了，她終於忍耐不住，開口叫出了一聲「敏」。敏似乎沒有聽見，她便又叫了一聲。

敏停止了工作，抬了頭看她，他的眼光抖着，他知道她一定有什麼不尋常的話語要說給他聽。

「你把草案收拾起來罷，在這樣的夜裏，在這春天的夜裏，你爲什麼還拿草案來折磨你自己？」她激動地說，臉紅着，眼睛裏射出光亮。

「草案，那不是很重要的東西？明晚上開會時就要用牠！」敏彷彿知道她在向他挑戰了。而且他也明白自己的戰鬥力是薄弱的。他匆忙地用了上面的話來防衛他自己。

「草案，那是明晚的事情！你不覺得今晚和明晚的中間就隔着一個很大的界限嗎？也許我們明天上午就會離開這個世界。爲什麼我們今晚就不該想到別的事情，個人的事情？……敏……」她熱烈地，辯駁似地說着，那聲音裏含了不可抗拒的力量，當一個女人被激情鼓舞起來的時候，那是

很可怕的。她的聲音後來變得柔軟了。她伸一隻手去掩了敏的紙件，揣在她的懷裏。

「慧，不要開玩笑，我們談正經話。把草案還給我！」敏受窘似地站起來說。「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是不行的。我們不應該想到個人的事情。」

「然而你要知道我們女人不單是靠着草案生活的。你們可以整天價埋頭去弄什麼草案。我們不行，我們還需要別的東西，」慧強硬地辯駁說。

「但是蘇菲亞——」敏帶了困難地接下去，但他剛說了五個字，就被慧搶着說了：

「蘇菲亞，你們的理想就只有蘇菲亞！蘇菲亞不是也有她的熱利亞博夫嗎？誰個女人不需要人愛？」她很聰明，她看見她的話已經在他的臉上

發出什麼樣的影響了，她像一個勝利者似地繼續去追逼她的敵人。

「無怪乎德要常常罵女人了。」敏帶了微笑說，他就用微笑來掩飾自己心裏的激動。「我們四週圍充滿了哭泣和呻吟，這時候你們還想到愛情上面去？這事情只有你們女人能夠做。」他口裏這樣說，心裏却並不完全這樣想。

「你又拾了德的話來說！其實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人生下來並不是完全爲了給與。也該有一些享受。我們既然有這本能，當然也有這權利。爲什麼我們就應該犧牲掉這個權利？人說革命家應該像一株枯樹，那是腐爛的話！」慧繼續說着，笑容籠罩了她的因激動而發紅的臉。

敏把慧呆呆地望了半晌，他的臉上的表情很快地變化着。他被種種的思想纏繞着，後來他纔下了一個決心，對她說：「你也許有理！我不和你

辯論了。我現在也不向你稟章案，我到上面那裏去睡。你好好地睡罷。有話明天再說。」他激動地說了上面的話，不敢再看慧一眼就匆忙地往外面走。

慧並不挽留他，她甚至也不站起來，她只冷笑地說了一句：「我知道你沒有這勇氣！」那神情有些鄙視他。

敏已經走出房門，聽見這話又回轉來。他的臉被一層薄霧籠罩着。他的眼睛就只看見她的給濃髮掩蓋了一半的白皙的圓臉。他站了半晌，好像有一種力量牽引着他，他一直走到她的面前，伸出了兩隻手。

在他們兩個人的中間再沒有爭論了。激情像一根帶子把他們縛在一起；激情燃燒起來就像一股猛火，牠燒掉了周圍的一切，把黑暗也變成了光明。

夜色慢慢地淡了。

二

第二天下午敏帶了修正的草案給德看，在學校裏遇見了德。他看見

敏，第一句話就是：『昨晚上有什麼花樣？』

敏紅着臉，即刻找不出話來回答，過一會纔用別的話支開了。德不注意到這事情，他却只顧說：

『爲什麼上午不來？我等了許久。』

敏很容易地找出了解釋的話，他的眼睛裏還有慧的影子在跑。

兩個人就同着走進了德住的那個小房間。一張木板床，一張破桌子，一堆舊書，這就是房裏的重要陳設。

「今早晨慧什麼時候走的？」在討論草案的時候德忽然這樣問起來。

「八點鐘。」

「我不相信。」德表示懷疑地說。

「我用不着騙你！」敏正經地回答着。

過了一會德又把草案放下了，沈着臉對敏說：

「敏，你要當心！慧很厲害，不要上她的當。」

敏莊重地回答道：「我和她又沒有什麼關係，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那麼昨天晚上你爲什麼要走？」他的眼睛裏依舊有慧的影子在跑。

「昨天晚上你根本就不應該留她在你那裏睡！」德說着臉上也露了笑容。

兩個人又繼續着討論那草案，這並不需要很長久的時間。但是慧來

了，同來的有一個叫做影的女學生。

「慧，我問你，今早晨什麼時候回家？」德一看見慧，就收起了草案發出這問話。

「十點鐘，」慧不加思索自然地說了出來，敏吃驚地看着她，想阻止她，已經來不及了，他的臉上立刻發紅起來。

德默默地把臉一沈，就站起來往外面走，彷彿並沒有注意慧的答語。

「我們一來，你就走，什麼緣故？」慧帶笑地問他，她的臉上忽然帶了一點不自然的表情。

「我有事情，沒有閒功夫陪你們玩！」德粗魯地回答着就走了。

「但是影有話要和你說，她特別跑來看你，」慧趕出去喚着德說。這時候影也跨了門限出來。

總站住了，看見影就問：「什麼事！」

「你給我的書已經看完了。我還想再討幾本另外的。」影帶着一個女孩子的謙遜的神情說。她的唇邊露着微笑。

「好，我明天託人給你送來……你都懂嗎？」他帶笑說。

「大意是懂得的，有不懂的地方她已經給我解釋了，」她說話時回頭去看了看慧。

「好，」他說了這一個簡單的字，點一下頭就轉身走了，很快地就進了另一個房間。

敏從房裏走出來，輕輕拍了一下慧的肩頭低聲說，「慧，我有話和你說。」於是兩個人就搗開影往外面走了。

過了一點鐘光景，敏弄好了那草案走出來，經過他自己的房間，推了門

進去，看見影在裏面，就驚訝地說：『你還沒有走？一個人！他們到哪裏去了？』

『我在等你，』影膽怯似地回答說，『我有一點事情。』她的橢圓的臉龐上彷彿堆了幾片黑雲，一對眉毛緊緊地攏在一起，樣子顯得很可憐，和先前的不同了。

『什麼事情？』德的聲音變得溫和了。

『父親不許我讀書了，他要我回家去結婚，』她站起來用一種憂鬱的聲音說。『這樣看來，什麼都完結了。』她說着彷彿就要哭出來。

德一時找不出話來說。但是一種異樣的感覺在他的心裏生長了，他自己也分辨不出來，是同情，是憐憫，還是別的。他有些受窘了。

『我實在不願意回家去，我不願意……』她還想接連地再說幾個不願

意，但她被一個悲痛的感情壓倒了，她低下頭不讓他看見她的臉，却用力在咬自己的嘴唇皮。

「不回去，一定不回去！」德氣惱地說，他心裏很不快活。「苦惱是沒有終結的。我們太慢了！」他就在房裏大步走起來，這房間很小，就像囚籠一樣把他拘束住了。

「懣勸我反抗，但是我沒有能力，我又愛我母親……」影訴苦似地繼續說。她的聲音就像遊絲一般地軟弱。這時候她顯然是沒有了主見。

窗外在那天井裏學生們快樂地笑鬧着，那些清脆的聲音在春天的空氣裏飛跑，進了這小房間，就增加了德和影的苦惱。

德氣青了臉，氣紅了眼睛，他覺得好像這房間倒塌了，就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壓得他不能夠動彈。他猛烈地抖動身子，掙緊一個拳頭放在

桌上大聲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我們有辦法！」

影驚訝地抬起頭來看他，不知道他的主意究竟怎樣。過了半晌她纔畏怯地說：「慧叫我搬到她那里去，她勸我就不要往學校了。」

「這也是一個辦法，」德接口說，「總之我們一定幫助你！」

「但是母親……」影用親切的語調談起了母親。

「母親不要管她，她不久就會死了。你沒有理由爲了母親犧牲你自己！」德堅決地說，那神情就像一個裁判官在宣告被告的死刑，被告却是那較前的一代人。

「我不能夠這樣想，也許我是太軟弱一點，」她謙遜地辯解說。「也許我的舊習慣很深。……不知道像我這樣的人，你們肯不肯要？我一點能力也沒有，我很想跟你們在一起做事。」她懇切地望着他。在她的臉上那

愁雲漸漸地淡了。

「那你以後就應該強健起來。我們自然歡迎你。什麼人我們都歡迎的，」德有些高興了，他的臉上也有了笑容。

「好，你就決定搬到慧那里去。家裏的事情就不要管他。我們會找事情給你做。」他站起來預備走出去，影也只得走了。

「影，告訴你，我看見多一個青年反抗家庭，反抗社會，我總是高興的，」德粗聲說着，動了動他的長身子，就滿意地微笑了。

德把影送出去，一路上談了些鼓勵的話語。在學校門口廣場上大榕樹腳下，敏和慧站在那里談話，慧把身子靠在樹幹上，飄散的黑髮遮了她的半個臉，藍花格子的布衫掩着黑的短裙，兩隻健康色的手腕不時地動着。看見德，她遠遠地就送給他一個微笑，那兩隻亮眼睛就像鋼刀般鋒利。

「慧的確有些魔力！」德不覺這樣一想，就覺得慧的面影向着他壓下來。但馬上他把身子一抖，好像要抖落掉這個可怕的影子。

敏在慧的旁邊徘徊，看見德，就大聲喚他。影本來走了，却又給慧喚了回來。

「明晚上有一個學生的會，影，你一定參加罷，」慧在影的耳邊說。一道紅霞上了影的面頰，在激動的感情裏她的眼睛看見了另一些奇異的景象。她答應了。

學校裏鐘聲響着，最後的一堂課完畢了。接着一羣青年的學生從裏面跑出來。

一個傍晚，影跟了慧去參加那學生的會。慧不告訴她會場在什麼地方，她只是默默地跟着慧走。她的心情很奇怪，她平常很少是這樣。這是緊張，是高揚，她自己找不出話來形容。

她們穿過一條巷子，又走過一條長街，走的總是不平坦的石板路，路旁偶而有幾家舊的小院。有幾處，路旁就長了深的青草。剛下過雨，石板有些滑，空氣却很新鮮，而且有草香，有樹香。從院子裏伸出來的荔枝樹在開花了。

沒有月亮，有幾顆星，天色却是很亮的。街道很寂靜，她們所走的都是些僻街，這時候差不多就沒有別人經過。只偶而有一隻狗跑。她們的後面叫起來。影的心因了胆怯而厲害地跳動了。慧卻沒有一點怕懼。她那鎮靜安詳的態度使得影禁不住要佩服她的胆量。

最後在一個舊院子門前她們停止了。那兩扇矮小的門關住了裏面的一切，在影的眼裏看來這院子和其他的並沒有兩樣。但慧輕輕在那門上敲了兩下，門馬上就開了。從裏面露出一個孩子的臉。

「慧，是你！」那孩子對着慧笑了笑，又用天真的眼睛把影打量了一下。影看見他的天真的面孔就很覺得奇怪，他年紀很青，至多也不過十六歲。

「這是影，就是我說過的那個，」慧對那孩子這樣解釋過，就帶了影往裏面走了。

「他這樣年青，就到你們這裏面來？」影一面走一面低聲問慧。

「他還不算是最小的，他已經有十九歲了，」慧不在意地說。她一面又要回答別的青年的招呼。

她們走完了天井，就進了一個小廊，那裏面有一個樓梯引了她們到樓上去。

樓上兩個房間裏面都有不少的人。前面一個房間接連着露台，房間不大，只有些少的舊傢具，好些人就坐在地上。德已經來了。影看見他站在露台上和兩個學生談話。

人家叫影坐在那張木板床上，坐在她的旁邊的還有兩個女學生，聽到露台上去了。房間裏好幾組人在低聲談話。接着又來了幾個人，夜也跟着來了。

「明，再沒有人來罷，」德在露台上面轉過身子問那個站在門上的方臉學生道。並不等明回答他，就繼續說：「不等人來，我們就開會罷。」
「好，人來齊了，」明回答說。接着房間裏起了小的騷動後，後面房

裏和舞台上的人都擁擠到前面房間裏來。除了五六個人外，大家都盤腳坐在地上。門關閉起來。桌上一盞舊煤油燈的微光黯淡地在一些人的臉上塗了一層黃色。衆人沈靜着，三四個人用窒息的聲音咳嗽。在片刻的寧靜之後，明的聲音響起來了。

明說明白了開會的本意，就讓德來說話。德坐在桌子前面，背着燈光，人看不清楚他的臉，但他的話語是不會被人遺漏的。他從開始說到結尾，中間就沒有停頓過。熱情鼓舞着他，又使他鼓舞着別的人。他陳說着，在目前的環境裏青年團體應該如何地加緊工作。他的論據在那些學生的耳朵聽來是異常確辯的。每個青年的心都爲他的話而戰抖了。

彭在這環境裏是生疏的。但德的話把她吸引住了。這些時候她就沒有把眼睛離開過德。德的臉就像一個魔臉似地壓迫着她的眼睛。她被兩種思

想磨折着：時而，不要再說了；時而，繼續說下去罷。他的話被她完全聽進了耳裏，而且經過了仔細的咀嚼。好些話使她很難堪，但她又禁不住在心裏說：「你是有理由的！你是有理由的！」在她的謙遜的女孩的心裏，她把德過分地看重了。

街上簡直沒有一點聲音。夜從窗外窺進來。房間裏空氣很沈悶，又有好些人在低聲咳嗽，但德的話語依舊沒有阻礙地流下去，像一股水流。水流進了彭的心裏把她的畏怯全洗了。「他有好些話都是指着我說的，他在指摘我的錯誤，」當她聽見德說到對於弱勢力應該堅持着不妥協的態度時，她忍不住激動地這樣想了。

水終於流盡了。德閉了嘴讓另一個青年起來說話。接着第三個人又說，就這樣繼續着。這全是些工作報告和以後的工作計劃。彭覺得自己不

能夠全懂。但她也努力聽了。她很奇怪，好幾個年紀很青的學生居然是那麼勇敢，她平時也偶爾遇見過他們，她決不會猜到。還有她旁邊坐的那個相貌醜陋的女學生也說了許多使人激動的話。所以當她被介紹到那些同伴中間時，她不覺慚愧地紅了臉。別人接連問了她幾句話，她一時幾乎回答不出來。

後來會開完了。門打開，人陸續散去。學生們赤腳走下樓梯，每一個青年的臉上都帶了嚴肅的表情，不說話，好像奉了一個重大使命離開這里。

影跟着慙走了。她們走得不很快。一會兒慙就從後面趕了來。他走在她們前面，和一個學生談話。

沒有人預備火把。灰白色的天空給這一行人指着路。影一面和慙說

話，一面却在注意德的背影。德的瘦長的影子像一隻鷹盤旋在她的頭上，那大的翅膀給她遮住了眼前的一切。

四

回到家裏。慧和影進了房間。慧燃了桌上的煤油燈，看錶已經是十二點鐘了。

「今晚的印象怎樣？」慧這樣問影。

「我只有感動。我不配說別的話。」影說這話時還感到心的跳動。

「你覺得德怎樣？」慧在床沿上坐下來，露了一個笑臉。忽然發出這問話。兩隻亮眼睛敏銳地望着影。

「德——」影剛說出了一個字，就閉了嘴，她的臉給慧看得發紅了。

她低下頭過了半晌纔抬起頭，不自然地問道：「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看你就這樣害羞了！」慧狡狴地笑起來。她把身子倒下去，斜臥在床，過後又站起來，走到影的身邊，把一隻手搭在影的肩上微笑說：「大家都說聰很討厭女人。但是他却有些地方使女人禁不住愛他！」

影驚訝地回過臉看慧，這兩個女人的眼光成了兩根平行線。於是影的眼光往下面移動。她的臉漸漸陰沈起來。她不回答慧的話。

「影，我的話不會傷害你，你為什麼忽然又不快活了？」慧就把半個身子靠在影的身上，在她的耳邊貼似地說。

「我在想我自己的事情，和你的話沒有關係。」影開始辯解着。「我的身世是很苦的。……父親嚴厲，待我沒有一點感情，母親多病又瞎了眼睛。我過去就很少有過歡樂的事情……」影的聲音抖動着，好像一滴一滴

的眼淚就從那裏面流下來。那臉上的表情是悽慘的。

「爲什麼要談過去的事情，現在的情形不同了，你已經走進新的路了，」慧緊緊偎着影溫柔地安慰說，就像把影當作她的妹妹。

「慧，你是幸運的，你的環境好，你有勇氣，你已經站立起來了。我怕我沒有這勇氣。我現在還不知道能不能夠脫離苦海？」影的苦惱的聲音深深地打動了慧的心。影把雙手蒙住眼睛，似乎怕見那燈光一般。

慧把臉緊緊靠着影的臉，用溫柔的聲音，差不多要咬着了影的耳朵說：「影，不要傷心。現在社會裏我們女人的生活的確太苦了。但是我們要爭回我們的幸福來。你就忘記了今晚看見的碧和萍？她們的過去環境都是很壞的，並不比你好。碧從小就死了父母。但是現在她們都是學生團體裏面的活動分子了。」

「影聽清楚了慧的話。她記得琴和平，琴就是那個時常發言的醜陋的女學生，有小的眼睛和高高的顴骨，她的熱烈而富於條理的說話，使許多人表示贊同。平相貌還端正，不大說話，在場的人似乎都很尊重她。她就是那房屋的主人，是她和另一個男同伴用了夫妻的名義把那房屋租下來的。」慧告訴過她，平曾經爲團體做了好幾件事情。她們今晚和她也談過幾句話。她們的年紀並不比她的大，爲什麼她就和她們差了這麼遠？

「我希望我能夠做到她們那樣，」影掙扎了許久纔努力說出了這一句話。這時候她彷彿看見那隻大鷹的黑影向着她的頭壓下來，但慢慢地鷹又飛走了。

「影，快樂起來。我的生活裏是需要快樂的。爲了那個大事業我們會犧牲掉一切，甚至明天的太陽和空氣。所以我們有空時間，就應該把牠快

樂地度過。我是需要快樂的。」

影覺得她的身子在慧的緊抱中發熱了，慧的小嘴唇就吐熱氣在她的臉上。她覺得那悲哀在她的肚裏堆積起來，要到了她的喉管，但忽然間全都消去了。她就伸出手來回答慧的擁抱。

五

團體裏工作一天天地緊張起來了。德好幾夜就沒有睡夠覺。

星期日下午學校裏很靜寂，學生們都回家或出外去了。沒有人來擾德，讓他安靜地躺在木板床上。溫暖的春天的空氣很容易叫人感到疲倦。

很快地德就拋卻了手裏拿的一本書，閉着眼睛沈沈地睡去了。

他從來不做夢，一閉上眼睛就失了知覺，直到第二次睜開眼睛。但這

一天他却有些糊塗起來了。他覺得一塊熱的東西壓在他的臉上，一股熱氣直往他的口裏噴，使他的身子變得更軟了。但他還在努力掙扎。他想，這一定是夢。於是他微微睜開了眼睛。一個女性的面龐貼在他的臉上。那熱的嘴唇就緊緊壓着他的嘴。一股香氣刺進了他的鼻端。他吃了一驚，就睜大了眼睛，想站起來，努力說：「是你？」然而那個柔軟的身子又壓倒在他的臉上。那熱氣使他的頭腦昏亂了。他屈服似地伸了兩隻手來抱着她。

這陶醉使德忘了自己。但過一會兒他又慢慢地清醒起來了。慧的戰勝者似的笑臉刺着他的眼睛。他忽然生起氣來，就推開慧在一邊，自己從床上起來，一個人顛蹣地在房裏大步踱着。但房間太小了，拘束了他的脚步。

「慧。你這小鬼！你爲什麼跑到這里來？」他恨恨地對着慧說，慧坐

在床沿上，帶了狡狴的笑臉看他。

「我要來看看你這個雷究竟怎樣厲害！」瑟看見德的懊惱的樣子更加感到了勝利的得意。

「我說你們女人都行，你們都是自私自利的。你們都該挨雷打，」德掙扎紅了臉罵起來。

「可惜你這個雷只是空心雷，沒有一個女人會怕你！」瑟冷笑說。

「現在你的最後防線被我突破了。哈哈！」

「突破了，對你又有什麼好處？」

「我就討厭你們這般公式主義者！開口閉口總是說女人不行，說戀愛是革命的仇敵。現在你該明白了你的弱點罷，哈哈！」瑟帶着笑站起來，兩隻眼睛半輕蔑半引誘地望着他。

德沒有話說，就垂下了頭。

「可憐影還把你當作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聖人！」慧進逼似地譏笑說。

「好，我給你一個滿足罷，」德忽然粗聲說了這一句，就撲過去，一把抱住了慧的細腰，瘋似地把吻像陣雨般地落在慧的臉上，唇上。他的擁抱是那麼緊，使得慧軟弱下來了。慧從來沒有這樣軟弱過。

這樣過了好一會德就放鬆了手，捧着慧的身子粗暴地把她往床上一推，讓她倒在床裏，就像拋擲了一件用舊了的東西。然後他半瘋狂地笑起來，接連說：

「你害了敝，還要來害我。我不怕，你記住我是一個雷，一個雷。」
「敝，我爲什麼害他？那是兩人同意的事情。而且現在也完結了。」

蘇坐在床沿上撫着她的疼痛的身子。那勝利者的驕傲已經完全喪失了。淚珠從她的眼眶裏流下來，但這並不是爲了悲哀。

兩對眼睛望着，眼光成了兩根平行線。看那臉部的表情，他們就像兩隻鬥獸，等着機會互相來吞食。

時間在沈默中過去了。這是蘇讓步先開口說話：

「德，讓我們現在來講和罷。我們爲什麼定要裝得像這般地互相憎恨，這對於事情有什麼好處？」

「但是……」德掙扎似地說，他把眼光掉開不看她。「我們的事業已經好幾次給你們女人的愛情破壞了。你現在又來……你把敵和別的人都抓在手裏玩弄着。但我不是敵那樣的人。」他努力在記憶裏找尋女人的壞處，尤其是隱的罪狀，想拿這些來做自衛的武器。

「那不是我們女人的錯，大家都應該負點責任，」慧溫和地辯解說。
「自然給我們一種本能，一種欲求，我們就有權利來使牠滿足。」高德曼在她的自傳裏就沒有一點隱諱地敘述了她的許多次的戀愛。我的見解和行為和她的並沒有不同處。」

高德曼是德崇拜的一個女革命家，她的兩大冊的自傳德已經讀過了。那裏面甚至有這樣的事實：在年青時候，她曾有一次爲了事業到街頭去拉客人。慧真聰明。她知道德的弱點。她一提高德曼，德就無話可說了。的確他再找不出話來駁倒慧。

她的一切行爲都是有理由的。她究竟是一個勇敢的女同志，那可愛的圓臉，堆在右邊臉頰上的飄散的黑髮，光亮的眼睛，大的嘴唇，健康色的手腕，這一切都是值得使每個青年男子心醉的，現在她自願地全都給他，

他也是一個年青人。他不能夠再固執地拒絕了。

六

晚上在一個集會裏德遇見了敏，德幾次在談話的時候紅了臉。後來關於某一個問題敏又和德吵架似地爭論起來。德很疑心是敏故意向他挑戰。

開過會，德最先走出來，敏却在後面喚着：

「德，等我一下，我有話對你說。」那態度是很懇切的。

德想敏一定是和他談論關於瑟的事情。他有些不願意聽敏說這件事。但他也答應了。

兩個人走在寂靜的街上，敏用手電筒照着路。德和敏離得很近，他看不見敏的面孔，但聽見敏的急促的呼吸。

「德，你爲什麼這幾天不到我這里來睡？」敏用了窒息的聲音問。

「我沒有空，」德短短地，冷冷地回答着。

「這是假話，我知道這是假話！」敏戰抖地辯駁說。「你不來，是你不高與我，爲了慧。」德聽見他的話就彷彿看見他的心的跳動。

「你知道，就不用說了。」德只怕敏再說到慧的事情，他想用這一句話來堵塞他的嘴。

「德，我訴告你，我現在向你說真話。我不能夠再瞞你。我和慧已經發生了關係。」敏說這些話，聲音抖得更厲害，感情激動着他，他似乎要把心都吐出來給德看。

德有些受窘了。他想不到敏會拿這樣的態度對待他。自然敏不知道他和慧的事情。但他能夠永遠瞞住敏嗎？他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說，他第一次

感到躊躇了。

「這也許是不對的，你們大家在努力工作，我却把時間浪費在個人的享樂上面，我覺得很抱歉，彷彿你們大家都因此看輕了我，」敏懇切地甚至帶了懊惱的調子說。

德被敏的態度感動了。他覺得應該安慰敏。但馬上另一種思想又制服了他。他想敏也許是在故意試探他，敏也許已經知道了他和瑟的事情。那麼他的話就沒有一點用處了。他不能說別的話，只接連說了幾個「不」字，這只是在分辯說他們並不看輕他。

「這幾天瑟又和我冷淡起來，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我的心早被她拿去了。離開她我彷彿就不能夠生活下去。……她一定是愛上了別人，他也許是拿我來開玩笑……但是我離了她，就不能夠生活下去。德，幫忙我

罷。」敏的聲音一直抖下去，和風吹動樹葉的聲音伴奏着，不遠處有兩隻狗叫起來。黑暗包圍着這沈睡了街道。只有手電筒放出來一圈光照亮了兩人的脚步。在這沙漠般的寂寞的背景裏這個被愛情所苦惱着的男子顯得更可憐了。

「敏，這是什麼樣的一個觀念！你會說出這種話！你這惡人！你自己難道就不會害羞？」德被許多瑣碎的思想糾纏着，正在解不開。聽見敏的最後一段話，就帶着氣惱努力從那網中掙扎出來。他開始責備着敏，但話裏面沒有恨，只有關心。「這全是幼稚的行動，我不能給你幫忙。」

「你不能夠了解我的心。你完全不懂得。」敏聽見那些他所不會料想到的德的答語就搖着頭感嘆地這樣說。然後他又用他的戰抖的手一把抓住德的手膀，不住地搖撼着。「德，你去把慧給我找來，你去，你一定

去！」

「敏，不要裝傻。你還是這樣，我就不和你一道走了，」德變得煩躁起來，他不能夠再忍耐地靜聽敏的話語。慧的臉在黑暗裏現出來，口裏說：「我和敏的事情現在完結了。」他應不應該把這個消息告訴敏？把他和慧的事情告訴敏？這思想像苦刑一般磨折着他。

「德，你一定去，你去告訴她……我的心跳得這麼厲害……要她來……我需要她，」敏半瘋在地哀求說。那隻手依舊緊緊地抓住德的手腕。

「你這傻子！明天見！」德起初不答話，後來忽然被一個狂暴的思想佔有了。他猛然把身子一抖。摔開敏的那隻手，短短地唸出了這幾個字，就向着黑暗裏大步走了，拋了敏在後面。

敏跟着趕上去，德便加快了脚步。在一條三叉路口，敏看看要追上德

了，却被一隻手攔腰擋住。

「往那里走？」一個兵士站在他的身邊嚴厲地問道。

「回家去，××街。」敏用了電筒去照那兵士的臉，一個黃瘦的三角臉。

「電筒拿過來！」那兵士更嚴厲地命令道。

「不拿給你！這是我的東西！」

「拿過來！」兵士堅執地命令道。

「我不拿，你沒有權利命令我！」敏昂然地反抗說。

「你不害怕？」那兵士就把盒子硬抵住他的胸膛。

「好，拿給你！」敏知道再反抗也沒有用處，就把電筒交給了兵士，轉身要走開。

「不行！不准走！」兵士接過電筒就大聲叫起來，拿了電筒去照敏的臉。

「電筒交給你，還不能走嗎？」敏裝出一個平靜的聲音問，但顫動是掩飾不住的。

「不行，還要檢查！」

一個恐怖的感覺壓倒了敏，他知道身邊有些文件是不能夠給那兵士發見的。他在想逃避的方法。

兵士看見敏不說話，就動手來檢查，敏預備着抵抗。恰恰在這時候一個雷響了，打在兵士的頭上。兵士把身子一側，在他的身後就出現了一個瘦身的黑影。

「噠，你！……」敏快活地叫起來。

「敏，你回去。讓我來對付這東西！我的氣憤比你的夾！」德的粗魯的聲音把靜寂的黑夜攪亂了。同時他在奪兵士的盒子砲。敏在後面拖住那兵士的手。

「敏，你走！你的身邊的文件要緊！」德又一次命令地叫起來。於是一個劇烈的鬥爭就接着發生了。

七

第二天城裏就謠傳着一件重大的事情：一個外省青年人打死了一個兵士，奪走了盒子砲，却又給別的幾個兵士抓住當夜槍斃了。

青年的屍首陳列在一個舊院子的門前，那院子沒人居住，是一所著名的兇宅。據說那青年就是在那裡被槍殺的。

許多人圍着屍首看。看清楚了的就滿足地走開了，讓沒有看見的人擠進來。兵士們守着屍體，想借這個做線索來捕捉死者的同黨，但等了一個整天都沒有得到點線索。於是他們就把屍首掩埋了。死者是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名字，他們却始終不知道。

事實上德的好些朋友都到場來看過。慧和影就去過好幾次，每次都是流着眼淚離開的，但那些愚蠢的兵士却完全不會注意到。

最後一次她們回到家裏，影忍耐不住就倒在床上把臉伏在枕上哭起來。

慧沒有哭，她在房間裏踱着。影的哭聲把房裏的空氣也弄得變成悲哀的了。沉默很使人難受。那哭聲漸漸地刺痛了慧的心。慧就坐到床沿上去，撫着影的起伏的肩頭勸慰說：

「影，不要哭了。你不聽見敏說過，德是爲什麼死的嗎？那是很光榮的事情。你用不着爲他傷心！」

「但是德不會活轉來了，」影抽咽地說。

「我們還有別的人呢！死了一個德，會有許多新的德來繼續他的工作。這不算是什麼大損失！」慧說這話自己也知道是很勉強，她極力抑制住她的聲音，不要使那裏面帶一點感情。

「這不是損失？」影像小女孩似地哭着分辯道。「你不知道，你不要他，你一點也不關心他，你不知道他的好處！」

慧又被這幾句話擾亂了心，就猛然地站起來。她的眼前彷彿現出了德的塵一般的面龐。那兩隻光一般的眼睛，那一對鐵一般的手腕，那一顆炭一般的心，現在都消滅了。她還說這不是一個損失！她不能夠這樣地欺騙

她自己。

「現在他死了，我可以告訴你一句話：我愛他。……我愛他，可是他至死還不知道。我把他當作我的一盞明燈，現在這燈却給暴風雨吹滅了！……他的樣子那樣慘，我們却只敢躲在人叢裏偷偷點眼淚，」影抽泣地說完了這些話，又傷心地哭起來。

慧站在房子中央，呆呆地望着壁上掛的高德曼的放大照像，想從那女革命家的剛毅果決的面容上得到一點鼓舞來抵抗影的哭訴。她努力去想別的更遠的事情，但沒有用，她終於自語似地說了下面的話：

「德，我不是常說我們的生命是不會久長的嗎？……現在我們永遠和解了。你的雷不會打到我的頭上來了。你的雷，那的確是一個響雷呵！」說到最後，她覺得聲音有些澀了。突然那感情在她的身體內滿溢起

來，就像要往外面奔放似的，她忍耐不住，就急急走到床前，俯倒在彭的身上，把嘴放在彭耳邊低低地說：

「彭，我的悲哀也是很大的。我也愛他，我很久就愛上了他。」

一九三五，一，二十 付排

一九三五，三，二一 初版

一九三六，六，一 再版

1——4000

4001——5000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實價大洋九角

